**目** **录**

[**广陵散** 梅 阡 ( 1 )](#bookmark1)

[大幕已经拉开 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78)](#bookmark2)

[**高加索情思** 关守中刘玉茹(179)](#bookmark3)

**广** **陵** **散**



梅 阡

人 物 表

方思贤——男，六十多岁，古琴家。

安淑兰——方思贤妻子，近六十岁，家庭妇女。

方力群——方思贤之子，二十四岁，某大学音乐系高 才生。

唐伯寅——男，六十岁，收藏家。

南素云——三十三四岁，唐伯寅之妻。

唐惠芳——二十二岁，唐伯寅独生女，大学生。 冷一凡——三十六七岁，唐伯寅表侄。

张 大——男，三十多岁，唐家佣人。 王白叟——男，七十岁，唐家的门客。

季 妈——七十多岁，唐伯寅之父收过房的丫头，老 佣人。

筱艳红——四十岁，唐伯寅姨太太，名坤伶。

**第** **一** **幕**

〔时间：民国年间，北洋军阀割据混战的年代，吴佩孚 的直军与张作霖的奉军激战方酣。 一个积雪初晴的 早晨 。

〔地点：北京西城，靠近四牌楼一条深巷里的庭园。 庭园占地不大，但布置得精雅幽邃。叠石假山，曲折 游廊，满院杂莳四时花木。 一花一木的安排煞费匠 心，看来是出自名家的设计。舞台所见是几间精致 的花厅。这是主人待客会友、吟诗作画的地方。楠 木雕花的落地罩刻的是喜鹊登梅：连枝梅花，络绎盘 旋，几只上下翻飞的鹊鸟，姿态生动，意象不俗。室 内陈设一套盛明式样紫檀木条案桌椅，造型优美，质 朴中见精巧。案上摆着几件龙泉窑的瓷器，素净淡 雅，光泽悦目。架上放满线装书，多是宋元版本。墙 上悬一幅近人张大千的人物，题的是“听琴图”。刚 刚下过一场大雪，透窗望去，庭园似一片粉雕玉琢。 太阳出来，光华耀目，更显得室内窗明几净。室外空 气依然十分凛冽，但厅中生了个高大的火炉，炉火熊 熊，温暖如春。

〔幕启时季妈正在收拾屋子，把桌上一盘隔夜下残的 围棋收拾起来。季妈七十多岁。她原是唐家买来的

丫头，唐伯寅的父亲晚年半明不白地把她收了房。 唐父死后她没有离开唐家，因为已找不到乡间的亲 人。她一直保持着半主半仆的身份，唐家老少都管 她叫姨妈，上面还冠上她的本姓“季”,也是一种对她 轻蔑的表示。她在唐家苦熬了几十年，也曾偷偷识 了几个字，略懂些文墨上的事。她性格敞亮，心地善 良，爱说笑话，有时倚老卖老，多嘴多舌。稍候，南素 云从隔壁卧室走出来。南素云是唐伯寅的新太太， 三十三四岁，苏州人，皮肤细嫩，体态妖娆，一双水汪 汪的眼睛富有魅力。听说她是清末某翰林公的后 裔，因家道中落，曾沧落为上海名交际花。一次唐伯 寅畅游苏沪，花了大把的银子把她收为个人的专宠。 南素云为人十分聪明，自嫁唐伯寅后更是附庸风雅， 琴棋书画样样粗通。她有时心怀抑郁，自伤命薄；有 时又放诞任性，举止骇俗。此刻她像是刚刚起来不 久，还带着慵慵的倦意，虽未梳洗，仍觉风韵动人。

**季** **妈** 太太，才起呀?

**南素云** (娇慵慵地)这一夜，这老不死的能把人缠死。 **季** **妈** 怪不得他天天吃鹿茸精呢。

**南素云** (瞪季妈一眼)去打洗脸水去。

**季** **妈** (指 一 旁的洗脸盆)早打了，太太。(半晌)方老先生

可早就来啦。 **南素云** 嗯 。

**季** **妈** 他老人家在东书房里等您半天了。 **南素云** 哦 。

**季** **妈** 张大来催了几趟，我可没敢 ……

**南素云** (打了个哈欠)季姨妈，几点钟了? **季** **妈** (咄咄地)表不是戴在您手上。

**南素云** (不经意地看了看手表)哟；快十点啦。 **季** **妈** 昨儿晚上，您弹琴又弹到半夜!

**南素云** (喃喃地)越弹越想掉眼泪 …… (懒洋洋地洗脸)

**季** **妈** 昨儿晚上，老爷催了您三趟，您不去睡，老爷都发脾 气了。

**南素云** 逼我学琴的是他，催我睡觉的也是他，都得按着他的 圣旨活着。

**季** **妈** 老爷疼您，怕您用功过度。

**南素云** 就这么用功还挨方老头子的骂呢!弹得差点儿，就 跟你吹胡子瞪眼。

**季** **妈** 严师才出高徒呢!琴棋书画，老爷要您样样精通，从 里到外的“雅”。

**南素云** 可惜他碰上了我这么个大俗人。

**季** **妈** 要说方老先生真有个耐心烦，哄小孩似的，把着手 教。听老爷说人家可是什么虞山派的大琴家，弹琴 是祖传 ……

**南素云** 别听他神吹，大琴家如今值几个钱一斤啊! 季 妈 不是老爷的面子，人家会收您作学生?

**南素云** 哼，车马费五百块钱一个月呢! 季 妈 人家可没看在那几个钱上。

**南素云** 是啊 …… (忽然，诡秘地)季姨妈，你猜猜，他不为钱 为的是什么?

季 妈 为什么?跟老爷是琴友，都好喜(hàoxī)这个呗。

**南素云** 哼!敢情这老家伙到这儿来教琴，还存着个鬼心眼 呢!

**季** **妈** 什么?

**南素云** 原来他想看老爷收藏的那本《广陵散》。 **季** **妈** 《广陵散》?丸散膏丹?药方啊 ……

**南素云** 说到哪儿去啦!《广陵散》是个失传了一千多年的古 琴谱。如今那琴谱收藏在老爷的手里——海内孤 本，是个无价之宝。方老先生说，他访了多少年，查 不出这本古琴谱的下落。后来知道在老爷手里，就 同意来教琴，说老爷答应给他看看，把它打出来。可

是老头子一直又推三阻四，吊人家的胃口! **季** **妈** 古曲子，弹出来叫大家听听多好。

**南素云** 曲子打出来流传开，那琴谱不就不值钱了。 **季** **妈** 倒也是……

**南素云** 我真想找出来送给他! **季** **妈** 那您就……

**南素云** 可惜我没有那樟木柜子的钥匙!钥匙栓在老爷肋条 骨上，形影不离，死了也得带进棺材里去。

季 妈 老爷那一柜子的古玩字画，谁也不给看，只有一个人 半夜两三点偷偷爬起来打开摆弄，摸呀、瞧呀，真当 个乐儿呢。人哪，真是各有一好。

**南素云** 哼，“名扬海内的收藏大家”!

**季** **妈** 要说老爷收藏这点儿字画也真不容易，肯花银子、舍 得出大价钱不说，只要他看上的东西，费尽心血也非 弄到手不可，不然觉也睡不着，真叫有瘾!

南素云 什么瘾?这是病，没治!这不，西苑的那个园子“挹 秀园”刚刚卖了，你说这兵荒马乱的拿着几个钱不好 吗，他又花了美金两万五，买了个什么《江山万里 图》,钱不够，还搭上个赵孟频的册页。

**季** **妈** 这份家产非让他糟践光了不可!您不劝劝他?

**南素云** 他能听我的?琉璃厂那个五掌柜真叫坏，说是宫里 的东西，跟着溥仪流出来的，说老爷要看不上，人家 就要带到香港去。这一白话，他就心动了，马上说： 留下，留下!没治!

〔这时从后院传来一阵凄厉的尖笑声。

季 妈 (望望后院)唉，疯姨太 …… **南素云** 这两天她的病又犯了?

**季** **妈** 隔三差五的她总得闹一闹。 **南素云** 王六爷的药方不管用?

**季** **妈** 药熬好了端给她，她就叫张大偷偷给倒了!一个红 得发紫的大青衣，老爷花了二十根条子把她弄过来，

从此就当古董收藏起来了! **南素云** 唉 … …

季 妈 您想想，从此不许她再登台唱戏，要唱只许唱给老爷 一个人听!二十年了，不得把她憋闷坏了?摸不住

病根，王六爷那几副汤药管什么用? **南素云** (深有同感)也怪可怜的 ……

〔后院传来筱艳红的歌声：“来至在督察院，我举目往 上观，吓得我心惊胆又寒 …… "

季 妈 从打您进了门，她的病就更厉害了，摸不着老爷的边



**南素云** 我算什么?不也是他的收藏品?眼前只是个新鲜劲 儿 ……

季 妈 她有时疯起来，多值钱的东西，都往地上摔!谁也拦 不住，就是张大还能降服她……

〔这时，筱艳红从后院扭了出来。筱艳红四十岁左

右，面目清秀而略显苍白，身材颀长苗条，走路带有 几分走台步的痕迹。她身穿一件淡灰色的丝绸棉 袍，脖子上围着一条长可拖地的白色绸巾。

**季** **妈** 哟，您怎么出来了?

**筱艳红**三郎呢?我那狠心的三郎呢?(说着就向卧室走去) **季** **妈** (忙拦住)老爷正在会客呢，您可别打扰他!

**筱艳红** 我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季** **妈** 老爷忙，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筱艳红** 我就是要问问他，我没用毒药毒死沈燕林，为什么把 我关在洪洞县的大狱里， 一关我就是二十年 …… (又

高唱)"苦啊 …… " **季** **妈** 听话，快回房去吧!

**南素云** 季姨妈，快扶她回房去。

〔筱艳红看见梳装台前正在打扮的南素云，缓缓地走 到她背后，左右端详着。季妈跟在她的后面。

**筱艳红** 妹妹，看，你这身条，你这卖相，要是我给你“扮”起 来，一挑帘，准得是个碰头好!

**南素云** (局促不安)好，好，等有空儿，您也教我唱出戏。

**筱艳红** 启蒙戏就唱《苏三起解》。 **南素云** 好，《苏三起解》……

**筱艳红** 您可别也碰上个没良心的王金龙，当上九省巡按啦

就忘了老相好的，苏三命真苦啊…… **南素云** (敷衍着)苦!苦!

**筱艳红** (似乎有些清醒)妹妹，咱俩都是苦命人啊，正像戏词 里说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南素云** (有同感，站起握着筱艳红的手)我扶你回房去吧。

**筱艳红** (十分高兴地)好，等会儿我叫张大给你找副头面来，

你等着。(快步走下)

**南素云** 唉，“同是天涯沦落人”…… 季 妈 这么看哪像个疯子。

〔张大上。此人三十多岁，唐府走上房的听差，为人 奸坏油滑，心黑手辣。他身板硬挺，动作麻利，镶着 几颗金牙，总是皮笑肉不笑的。他进门前先咳嗽了

*一声。*

季 妈 张大!

张 大 太太!太太 — —

季 妈 什么事，这么火燎眉毛的神气?

张大(笑着对南素云)方老先生又发火了，从九点等您到 现在……

**南素云** (没好气地)知道了。

**张** **大** 是。刚才他老人家夹起琴来就要走……

**南素云** 走就叫他走得啦。

**张** **大** 太太今天不学啦，那我去……

**南素云** 谁说我不学啦?

**张** **大** (莫可奈何)那 ……

**南素云** 你没长眼，没看我刚梳完头吗?(轻轻地放下木梳， 这才慢条斯理地梳理完那一头又黑又亮的柔发)

**张** **大** 是。 ……老爷一再请求人家把那张古琴带来瞧瞧， 方老先生好不容易答应了。

**南素云** 那张琴他带来了吗?

**张** **大** 带来了。这要是慢待走了……

季 妈 好了，好了。你去说太太昨儿晚上弹琴弹到半夜两 点，起晚啦，这就来。

张 大 是喽。(下)

**南素云** 哼!你们老爷根本没安好心眼儿，挖空心思想琢磨 人家那张古琴，却拿我填陷!

**季** **妈** 怎么,老爷又爱上方老先生那张古琴啦? **南素云** 不到手，他连觉都睡不着!

**季** **妈** 老爷收藏了那么多古琴，什么唐朝的、宋朝的……还 要这一张，熬着吃啊?

**南素云** 方老先生这一张是曹魏时期的。竹林七贤嵇康亲手 弹过的古琴，天下第一。

**季** **妈** 又是个天下第一。

**南素云** 一个惦着他的琴谱， 一个琢磨他的古琴——他们俩 在斗法呢，可我倒霉!

〔王白叟上。王白叟七十多岁，祖父是清朝某省督抚 大员，父亲在庚子事发后任京城九门提督，曾经是煊 赫一时的簪缨世家，如今已家业荡然，处境寒酸。但 他为人达观风趣，诗文字画都有较深的造诣，白发婆 娑，颌下有一缕美髯。他从头上摘下带着一层油泥 的黑缎老式风帽，两耳已冻得通红。

**王白叟** 嗬，好大的雪! **季** **妈** 王六爷!

**王白叟** 季妈早，素夫人早!

**南素云** 六爷，这大冷天还出来走动?

**王白叟** 啊 … … (欣赏着窗外的积雪)真美呀!美!(跺了跺 脚上沾的残雪)这雪，踩在上边，咯吱咯吱地，踏碎琼

瑶。一路行来，畅快，畅快! **季** **妈** 哟，当心，您可别滑个跟头。

**王白叟** 踏雪寻梅嘛。(忽然一瞥，指着窗外一枝横斜盛开的 红梅)素夫人，您看，这一枝红梅真正可以入画。等

会儿您来一张，我给您题几句诗。 南素云 白叟，您真是雅兴不浅哪。

王白叟 (高吟)“十年不到香雪海，梅花忆我我忆梅。”

〔张大又满脸堆笑地上。 张 大 太太 … …

南素云 知道了，别催命。 张 大 六爷!您早!

王白叟 早 ! 早 !

南素云 六爷，您先坐着，方老先生正等着我教琴呢。 王白叟 您请便。

〔南素云翩然而下，张大随下。

王白叟 (向季妈，朝内室努了努嘴)老爷早起啦? 季 妈 在小客厅会客呢。年根底下啦，特别忙。

王白叟 (不禁慨然)唉，年关逼人哪! 季 妈 我估摸着这几天您该来了。

王白叟 (惨然一笑)我那一大家子二十多口子呢，都张着嘴 等着我喂!

季 妈 坐吃山空，一座金山也得掏空了。您那位大少爷画 得不错呀!

王白叟 管个屁用。这年头，别说他们了，连我王白叟这一笔 兰花，南北驰名，又怎么样?三年，没卖一张!古人 说，以喜气画兰，怒气画竹。我是越来越没那点儿喜 气了，现在是一肚子怨气怒气。

季 妈 那您不正好画竹子吗? 王白叟 算了吧!

季 妈 说真的，我替您出个主意。 王白叟 什么好主意?

**季** **妈** 就这年根底下，您不会在隆福寺摆个摊儿，写点儿春 联卖?那倒或许有人要。

**王白叟** (摇了摇脑袋)“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我?好 嘛，九门提督的后人……

**季** **妈** 不偷不抢，有什么拉不下脸来的。

**王白叟** 季妈，就说卖春联吧，可您叫我写什么词儿? **季** **妈** 写吉庆话呗!

**王白叟** 是啊，吉庆话?写“忠厚传家”吧，可这年头谁忠厚谁

倒霉；写“人寿年丰”吧，可一个个都在挨饿!

**季** **妈** 要说也是。

**王白叟** (忽然想起，有些自豪地)你还别说，先父还真在隆福 寺、西城护国寺摆过摊儿。

**季** **妈** 真的?卖什么?

王白叟 是这么回事：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洋兵把东西都抢 光了，在东单一带摆摊儿卖，换酒喝。跟洋人议和 后，先父保驾西太后从陕西回来，老佛爷听说东西都 散失在民间啦，火儿了，说：下道旨意，把宫里的东西 都交出来，不交的杀头。

**季** **妈** 真厉害!

**王白叟** 先父说，老佛爷您可别这么办，老百姓害怕杀头，谁 敢往上交啊，东西可就全毁了。他老人家出了个主 意，就在隆福寺、护国寺摆俩摊儿，往上收：交出来的 有功，赏银子。老百姓这才敢把藏着的东西往上送



**季** **妈** 这主意高!

**王白叟** 先父经手三分肥，把好东西都自己留下——嘿，故宫 里剩下的，比当初我家的差远了……(感慨地)这几

年，一件件的都便宜了古玩店、打小鼓的，卖光喽! **季** **妈** 这叫来得不明，去得马虎!

**王白叟** 这年月，大帅们打仗抢地盘，我挨饿!(愤然地)前两 天学生们请愿游行，我真想混进去打着小旗喊一嗓 子：我饿，我饿呀……

季 妈 哟，您可别去，大兵拿水龙头浇!再说枪子没长眼 那年不是打死了好几个学生?快别喊了，您饿我给

您盛碗刚熬的腊八粥去。 **王白叟** 好啊，广结善缘。

〔季妈要下。唐惠芳匆匆跑上。唐惠芳是唐伯寅的 独生女儿，学艺术的大学生，二十二岁，性格开朗豪 放，外号野小子，被唐伯寅视为掌上明珠。

唐惠芳 季姨奶奶——啊，王老伯。我爸爸呢? 季 妈 在里屋。

唐惠芳 (向季妈耳语)先别让他知道我回来了。 季 妈 怎么?

唐惠芳 有吃的没有? 季 妈 你也饿啦?

王白叟 惠姑娘放寒假啦?

唐惠芳 啊，比不放假还忙。姨奶奶快点儿，给我搞点儿吃 的 !

**季** **妈** 等我给你也端碗粥去。 **唐惠芳** 不是我一个人!

**季** **妈** 还有谁呀? **唐惠芳** 几个同学。 **季** **妈** 人呢?

**唐惠芳** 在前院大客厅里。

季 妈 一群狐朋狗友 …… 唐惠芳 都是我的同学。

季 妈 老爷可一再嘱咐，闲人一概不许往家里带!外边兵

荒马乱，怕你惹出事儿来。 唐惠芳 他管不了我的事儿。

季 妈 这些天，警察半夜里砸门抓人，听了叫人心惊肉跳，

你可得当心! 〔 张 大 进 来 。

张 大 (笑嘻嘻地)大小姐! 唐惠芳 什么事?

张 大 那几位大小伙子…… 唐惠芳 我的事儿你甭管。

张 大 等会儿老爷碰上要问起来…… 唐惠芳 你就说没看见。

张 大 老爷说 … …

唐惠芳 他说他的，我没听见。姨奶奶快点儿啊!我饿啦。 张 大 大小姐 ……

季 妈 你少啰嗦!走，跟我给他们端粥去!(拉张大下) 王白叟 惠姑娘……(欣赏地)怪不人都叫你野小子呢!

唐惠芳 我要是个小子倒好了，我爸总说“不孝有三，无后为 大”!

〔张大从后院端出一锅腊八粥来。季妈端的托盘里 有几副碗筷，她盛了一碗递给王白叟。

季 妈 六爷，您尝尝，我亲手作的。 王白叟 好，好。(接过)

季 妈 等会儿您吃完了，再给疯姨太太看看病。 王白叟 是喽。(坐下吃粥)

**唐惠芳** 姨奶奶，等会儿把我那件黑呢子大衣找出来。 **季** **妈** 你放哪儿啦?

**唐惠芳** 就是我爸爸从打上海订打的箱子里。

**季** **妈** 四只箱子，一色一样的，在哪只箱子里?

**唐惠芳** 都打开，一个一个地找。(转身向张大)走，端到前院

去!(又回头嘱咐)别让我爸知道! 〔张大随唐惠芳下。

**季** **妈** (望望唐惠芳的背影)天天打仗不说，还抓什么共产

党、国民党的……六爷您是什么党?

**王白叟** 我是君子不党，谁管我饱我喊谁万岁!

**季** **妈** 您吃吧，这年头吃上这个不易。

**王白叟** 嗬!江米、玉米、菱角米、小米、栗子、大麦仁，真齐 全。

**季** **妈** 还有莲子、百合呢!来，再多撒点儿青丝、玫瑰、桂花 卤。我再给您盛碗。

**王白叟** 成了，成了。(狼吞虎咽地吃罢)唉，早晨全家那一锅 豆汁真不顶事儿!(沉默)

〔室内暂时静了下来，从书房里传来一阵丁冬的古琴 声 。

〔季妈与王白叟都侧耳倾听。 **王白叟** 听，这弹的是《流水操》。

**季** **妈** 太太弹得还行吗?

**王白叟** 你别说，还真有点儿意思。

〔唐伯寅从内室走了出来。他六十岁，父亲在袁世凯 手下当过一任财政部长，给他留下偌大的家业。他 是某大银行的董事长，以在野之身成为社会贤达，是 地方上最有威望的绅者。他每天琴棋盘桓，诗酒唱

和，大有闲云野鹤之致；他又精鉴赏，是海内有名的 收藏家。唐伯寅头顶微秃，面色红润，风流潇洒，一 副名士派头。尽管患着视网膜退化的病症，但他一 双眼睛仍然炯炯有神。他随着隔壁的琴音，缓缓踱 出，被琴声所吸引而如痴如迷。

**王白叟** (连忙打招呼)伯老。

**唐伯寅** (只微微点了点头，仍然听得入神)啊，白叟。

**王白叟** 素夫人真是聪明，这一曲《流水操》弹得真够味儿! **唐伯寅** (缓缓地)是这琴好 ……

**王白叟** 弹得好啊! **唐伯寅** **好琴!**

〔琴声逐渐停歇，余韵悠然。

唐伯寅 (深深叹了口气，赞叹地)方老这张琴真是不同凡响! 这琴音柔中带刚，韵在弦外，不愧是千年古物，算得 国之一宝。白叟，你说，这张琴怎么会传到现在，落 在方老先生手里呢?

**王白叟** 我听说是四川峨嵋山上一位老和尚传给方思贤的先 祖晋德公的。

**唐伯寅** (倾注地)峨嵋山上的老和尚?

**王白叟** 是啊。说来话长，这其中还有一段神奇的故事呢! **唐伯寅** (颇有兴致)听听!

王白叟 那是方思贤几代以前的事了：在一个风清月白的夜 里，他先祖晋德公半夜游山，迷了路，漫步走近一座 荒僻的古庙。这时从寺院里传出一阵朗朗的琴音， 他觉得这架琴的音韵不同凡响，能传到数里之外，就

驻足偷听。这时，万山静寂，连松针落在地上都听得 见 。

**季** **妈** 松树都在听琴吗?

**王白叟** 是啊!不想琴音戛然而止，遍山松涛一下子喧嚣起

来，天上也电闪雷鸣。 **季** **妈** 真叫神!

**王白叟** 这时啪的一声(一拍桌子，令人一惊)庙门开了，走出 一个小和尚，双手合十，唱喏道：“何方施主，有失远

迎。师父有请，请到庙中叙话。” **季** **妈** 他怎么就知道门外有人呢?

**王白叟** 这叫缘分……晋德公略一迟疑，跟着就走进庙来。 在一间古旧的禅房里，只见当中蒲团上坐着一位老 和尚，仙风道骨，长眉逾寸，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布 衲，足有百岁开外，精神矍铄。老和尚略一欠身，说 道：“施主也赏识这琴音吗?”晋德公原是乾嘉时代的 大琴家，回答说：“略知一二。”他低头一看，老和尚的 膝前焚着一炉檀香，旁边就放着这张古琴。那琴朱 漆斑驳，式样古朴。晋德公不觉大为惊奇。老和尚 笑着说：“施主也识得这张琴吗?”晋德公借着半明不 亮的油盏仔细一瞧，但见在龙池之内刻着“郁雷”两 个篆字，不禁大吃一惊，贸然说道：“这莫非就是当年 中散大夫嵇康曾经用来弹过《广陵散》的那张‘郁雷’ 吗?”这一说不要紧，只听这琴的龙池之内不弹自响，

滴铃铃发出一阵悦耳的琴 —

季 妈 (听得入神，禁不住打个寒颤)啊，真够疹人的!琴怎 么活啦?

王白叟 老和尚慢慢点了点头，慨然道：“施主不但知音而且 知琴。这琴原是先师弘大法师的遗物，传给贫僧时 曾经说过，这是先贤的手泽，理应藏之名山，传诸后

人，唯有德者居之。”说着，老和尚双手把琴一举，说 道：“请施主笑纳。”

**季** **妈** 就这么白送啦?

**王白叟** 可 有 一 个 条件— **唐伯寅** 什么条件?

**王白叟** 老和尚说：“先师有个遗愿—--当年嵇康临死之前曾 用这琴弹过一曲《广陵散》,如今这曲子失传了一千 多年，只知有一本曲谱还流传在世。得到这张琴的 人，要走遍天下，访求那本曲谱，把《广陵散》重新依 谱用这张琴打出来，使这绝世的琴、谱合而为一。这 是件大功业。”老和尚还说：“贫僧年迈，愧对先师遗 教，今日幸会，只好托付施主，望施主能完成先师的 遗愿，也算了此一段因缘。”说罢他双目紧闭，就那么

坐着圆寂了。 **季** **妈** 死啦?

**王白叟** 这张琴就从此落在晋德公的手里，成为传家之宝。

这岂不是一段琴坛佳话吗? **季** **妈** 真神，什么事都是个缘分。

**唐伯寅** (深有所感，但故作贬词)你信他?什么事到了白叟 的嘴里，准会添油加醋，说得天花乱坠。

**王白叟** (认真地)不，真事儿! **唐伯寅** 你亲眼得见?

**王白叟** 我是亲耳得闻，是方老先生亲口对我说的。

**唐伯寅** 他故意说得玄，无非是想抬高这张琴的价钱。言归 正传，白叟，我托你向他转达我爱这张琴，请他割爱

的话，你向他说了吗? **王白叟** 说了好几次!

唐伯寅 他如何表示?

王白叟 只那么一笑一摇头。

唐伯寅 你说，我唐伯寅肯出大价钱的! 〔王白叟摇了摇头。

唐伯寅 无论多少银子，只要他张口! 王白叟 方思贤这人，钱是打不倒他的。 唐伯寅 你是不肯为我尽力!

王白叟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天地良心。我还跟他的夫人说

了几次，让她劝劝思贤。 唐伯寅 对。他夫人怎么说?

王白叟 她说，琴就是他的命，你不是要他老头子的命吗?君 子不夺人所好，请唐大爷高抬贵手吧!

唐伯寅 (愤然一拍桌子)混话!他老娑不是病在床上吗?

王白叟 绝症，肝病，恐怕不久于人世了。方思贤为了给夫人

治病，也曾想把这琴暂时向银行抵押出去。他夫人 却说：“我宁可死，你再也不要打这琴的主意。”

季 妈 真死心眼，宁要琴不要命了!

唐伯寅 你告诉他，我唐伯寅搞文物收藏，无非是为了保存国 粹，使这些东方文化精髓不致流散出去，不是图个人 私利。你要向他陈明利害。

王白叟 我已磨破了嘴皮。 唐伯寅 君子要成人之美。 王白叟 君子不强人所难。 唐伯寅 你还是不肯帮忙!

王白叟 伯老的事我无不听从差遣。

唐伯寅· 如今打仗打得紧，炮火连天，知道会遭逢什么劫难， 劝他不如换几个钱花花。

**王白叟** 他曾发誓说：“人在琴在，琴亡人亡!” **唐伯寅** (沉吟有顷，摇摇头)真是没有办法了? **王白叟** (灵机一动)伯老，我倒有个好主意 …… **唐伯寅** 讲 !

王白叟 我想，那《广陵散》的琴谱不是在您手里吗?您不妨 让他依谱打出来，完成他先祖的遗愿，再谈让琴的 事，也许能好办些。

**唐伯寅** 你倒替他作说客了!

**王白叟** 我也是成人之美。如果使千年失传的古曲在您的赞 助下再度流传开来，岂不是一件好事?

唐伯寅 那我这海内绝密的孤本不也就一钱不值了?你还是 去说服他让掉这张琴吧!事成之后，我一定另有重 谢。

**王白叟** 好，我一定尽力而为。(想到自己来的目的)不过 ……远水解不得近渴。伯老，今天我带来个东西，请 您过目。

**唐伯寅** (看穿王白叟的心思)年根底下，银根紧哪。

**王白叟** 在您身上不过是九牛一毛。(打开带来的一个蓝布 包儿，拿出一个精裱的册页)您先看看，这是件稀罕 物!

**唐伯寅** 什么稀罕物?

**王白叟** 您上眼，准得拍案叫绝。

**唐伯寅** 什么东西到你嘴里也得长三分行市。(接过册页，带 上花镜，打开看)咳，你怎么把……

**王白叟** 这是仇十洲的亲笔《汉宫春意图》。您看这意思，妙 就妙在含而不露。

**季** **妈** (向王白叟)拿来给我看看。

王白叟 (拦住)这是妇道人家看不得的。

季 妈 咳!你当我没看过呢?我年轻的时候，(指唐伯寅) 他老爷子——

唐伯寅 (打断)去!去!后院通知疯姨太，王六爷来了，等会

儿过去给她看病。 〔季妈下。

唐伯寅 (转向王白叟，故作愠色，实深喜之)白叟，这样的东

西你也往我这儿拿? 王白叟 怎么,伯老不喜欢?

唐伯寅 我屋里足有半箱子呢。

王白叟 (死乞白赖地)伯老，留下吧!这种压箱子底的东西，

我不是山穷水尽，怎么会……唉! 唐伯寅 (对册页有点爱不释手)张天!

〔张大上。 张 大 老爷。

唐伯寅 等会儿叫账房给六爷开张支票。 张 大 多少?

王白叟 两万元!

张 大 (等唐伯寅的指示)老爷…… 唐伯寅 (慷慨地)就照六爷说的开。 张 大 是 。

唐伯寅 六爷一向是言不二价，再说几辈子交情啦……不过

那琴的事儿…… 王白叟 您放心，我有数。 张 大 老爷没事啦?

唐伯寅 你去吧。

〔张大正要下，冷一凡上。冷一凡是唐伯寅远房的表

亲，不到四十岁，在法国某大学得过硕士之类的头 衔。借着这镀金招牌，兼以唐伯寅的财势，他在官场 上平步青云，曾任某驻外使馆的文化参赞。北洋政 府把大量历代珍贵文物运出国去，在西欧举办了一 个“东方艺术展览”,冷一凡当了这次展览的专使。 这是他刚刚从国外回来。他风度翩翩，为人颇富心 机，雅善逢迎。南素云未嫁唐伯寅前曾是他的拼妇， 嫁后二人依然关系暖昧。冷一凡把南素云让给唐伯 寅，其实怀着图谋唐伯寅家产的阴谋，却因此更得唐 伯寅的信任。他身着裁剪考究的西装和拷花呢的大 衣，戴一顶法式的小软帽，夹个公文皮包，虽然风尘 仆仆，却是意态飞扬。

**张** **大** (连忙迎上去为冷一凡掀开门帘)表少爷来啦! **冷一凡** (平易近人地显着外国派头)张大，你好吗?

张 大 托表少爷的福。您这是刚下火车? **冷一凡** 我来了几天了。(向唐伯寅)姑父。

**唐伯寅** 一凡，你回来了? **冷一凡** 您这一向身体好?

**唐伯寅** 还好，只是这眼睛越来越坏，怕有失明的危险。西医

无能为力，我在吃中药。 〔 张 大 下 。

**王白叟** 冷博士，久违呀! **冷一凡** 啊，王老伯。

**王白叟** 我看报上说，这次在西欧举办的中国历代艺术展览， 很得洋人的赞赏。商周的青铜器，汉代的石刻，唐三 彩陶瓷，宋元字画，明清刻丝，应有尽有啊!不过，冷 博士，我看这些国宝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吧?

冷一凡 国内战事打得紧，放在外国更保险些。 王白叟 听人说那是吴大帅拿去换军火的!

冷一凡 造谣。

唐伯寅 一手岂能遮盖天下人的耳目，真是!败家子!

王白叟 巴黎还那么热闹?

冷一凡 王老伯也到过巴黎?

王白叟 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先祖奉西太后之命出使 法国，我冒充随员，去了一趟。先祖原想把我留在巴

黎念书，因为我怕…… 冷一凡 王老伯怕什么?

王白叟 我怕女毛子胳肢窝底下那股子狐臭味， 一闻就得熏 个倒仰!否则我也会混个博士、学士什么的，不会像

今天这样穷愁潦倒。 唐伯寅 白叟，你是真会扯淡!

王白叟 (十分识相)得，你们谈吧，我去看看张大开的那张支 票去。冷博士，过两天我请你北京饭店去跳舞。啊， 巴黎、巴黎……(边唱边舞地下)

冷一凡 姑父，看到我的电报了没有?勃克教授说，那张三国 时期的古琴和琴谱，他们国家博物馆肯出一百万美 金 。

唐伯寅 嗯 …… (沉吟不语)

冷一凡 姑父，一百万美金啊，这可是个大价钱! 唐伯寅 (瞪冷一凡一眼)你又见钱眼开!

冷一凡 (一笑)这可是难得的交易。

唐伯寅 这张琴我还没弄到手呢。方思贤是爱琴如命的人， 不肯出手。

冷一凡 一个穷教授，多给他几个钱嘛!

〔唐伯寅摇了摇头。

**冷一凡** 必要的时候必须给他点儿压力 …… **唐伯寅** (摇头)我跟他讲买讲卖。

**冷一凡** 这件事您就交给我办，这可得快! **唐伯寅** 你 … …

〔琴声又从隔壁小客厅隐约传来。 **唐伯寅** 你听，这就是那张琴……

**冷一凡** 哦……

**唐伯寅** 我特意请方思贤今天带来观赏一下的，好不容易他 才答应。你来得正好，等会儿也开开眼。

〔这时琴声突然停止，只听得几句争吵的声音——

方思贤：“我再说一遍，这一段不能那么弹!” 南素云：“这样弹又顺手又好听。”

方思贤：“可是你弹错了!看谱!看谱!” 南素云：“错就错!人还能让琴管着!”

方思贤：“这样弹是要贻笑大方的!”

**冷一凡** 怎么,姑母 …… **唐伯寅** 这人，太任性!

〔南素云气哼哼地闯进屋来。

**南素云** (把琴谱朝桌上一摔)学的是什么断命的琴! **冷一凡** 姑 母 。

**南素云** (望见冷一凡突然怔住)你 …… **冷一凡** 姑 母 !

**南素云** 你还记得我呀!

**冷** **一** **凡** (遮掩地)姑母，跟谁呀，发这么大的脾气? **南素云** 跟 谁 ? 跟 你 !

**冷一凡** 跟我?



南素云 (转向唐伯寅)这个死老头子，从今以后，我不学了， 我不受他的气。

〔王白叟进来，手里拿着张支票。 王白叟 伯老，支票开好了，请您盖个章。

唐伯寅 (从怀里掏出图章，盖在支票上)白叟，你来劝劝她。 王白叟 (已明白大略)素夫人，学琴是个风雅的事儿 ……

南素云 算了吧，别整治我啦!

王白叟 素夫人您在音律上是大有天资的，我刚才听您那一

曲《流水操》实在够味儿。 南素云 六爷，您别骂我了。

王白叟 怎么是骂呢!冷博士，素夫人近二年是琴棋书画，样 样精通了。这也是伯老的苦心栽培啊!

南素云 他呀，把我当个面人捏!是他看什么闲书看入了迷， 想着当年秦淮河上那一群风流名妓都会琴棋书画， 所以也硬逼我学，冒充“风雅”!

王白叟 伯老是当今的大名士，不正该有这么一位夫人吗?

南素云 可惜我不是那个材料!算啦，我不学了，免得贻笑大

*方!*

唐伯寅 (暗示地)小不忍则乱大谋，太太!

南素云 我不管。你们安着什么鬼心眼儿琢磨人家那张琴， 别拿我填陷。

唐伯寅 (火了)你闭上嘴! 南素云 你少跟我摆威风! 唐伯寅 越来越不懂事了! 冷一凡 姑母，冷静些!

南素云 你住嘴，我恨死你了!当初都是你拉皮条 …… 唐伯寅 不知耻!

南素云 我是卖身从良，瞒得住谁?那方老头子打心眼儿里 瞧不起我，可我也是一甲探花的后人哪 …… (越说越 伤心)

〔张大死命地将方思贤往屋里劝。方思贤抱着琴只 好随他进来，隐忍着满腔的怒火。方思贤六十多岁， 为人耿直质朴。他头发斑白，面容有深刻的纹路，穿 着一件旧棉袍。

唐伯寅 (连忙起身迎上去)方老，快请坐，请坐。我正在说她 呢!

方思贤 唐伯老，我很对不起…… 唐伯寅 (打断)哪里话，哪里话!

方思贤 有负伯老的抬爱，教琴的事，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唐伯寅 万万不可。看在老朽的面子上……素云娇纵惯了，

很不懂事，很不懂事— 南素云 怎么,我不懂事?

唐伯寅 还不快向方老道歉!得，我代贱内赔礼。(深深地一 揖)

方思贤 (不知所措)唉呀，这可不敢当!

南素云 倒真会作戏。(一扭身走向内室) 唐伯寅 真不成体统!

王白叟 (打圆场)素夫人，素夫人…… 唐伯寅 方老，不要见笑啊……

方思贤 琴者德也，学琴也是为了培养人的道德品质 ……

唐伯寅 是贱内太不成器，还要您多加栽培。对了，我介绍一

下，这是我的表侄冷博士，刚从法国回来…… 方思贤 啊，冷先生……

冷 一 凡 方老先生，久仰，久仰!国外许多汉学家也十分仰慕

您的大名，您不愧是名扬中外的古琴国手! **方思贤** 过誉了，过誉了。

**冷一凡** 听说您这张琴是唯一流传在世的三国古琴，能让在 下拜赏一下吗?

**方思贤** 请，请。(打开琴套，把琴放在桌上) **冷** **一** **凡** (不知如何赞赏)古得很，古得很 ……

**唐伯寅** (用手轻轻抚摸着，由衷地)好琴，好琴!圆熟松透， 元音古淡!

**冷一凡** (轻轻弹拨了一下琴弦)这就是竹林七贤嵇康弹过 《广陵散》的那张古琴吗?

方思贤 是啊。当年嵇康为人狂放正直，得罪了权门贵族，为 司马昭所害。临刑之前他泰然自若，还要弹奏一曲， 用的就是这张琴。

**唐伯寅** 在《晋书》和《神奇秘谱》、《西晋堂琴统》上都见过这 样的记载。

**冷** **一** **凡** 那《广陵散》是怎么一个琴曲呢?

方思贤 这支曲子共有四十一拍，写的是战国时代聂政为严 仲子刺杀韩国宰相侠累的故事，反映权奸当政，鱼肉 百姓，赞扬豪侠之士，仗义锄奸，抒发一种慷慨悲歌

的情怀。 **冷一凡** 好 。

方思贤 可是这支曲子不为历代当政者所喜。它反对暴政， 反对封建独裁。嵇康在司马昭面前弹了这支《广陵 散》惹了个杀身之祸，历史上因弹琴而被杀头的他是 千古一人。

**唐伯寅** (摇了摇头)不过那曲子写了一片肃杀之声，有背诗 人温柔敦厚之旨，是不足为训的。

方思贤 不能那么说，伯老。琴者心声。古来仁人志士，对于 残民以逞的暴政，窃国的权奸，心怀悲愤，难道不能 寄之于琴曲吗?

唐伯寅 我平素认为圣人作乐，在于陶冶人的性情，教化百姓 以中庸之道，所以说“琴者禁也”,就是禁止的“禁”, 禁止人们过激的思想行为。

**方思贤** 照伯老的意思，那么弹琴的人都要脑子里没有思想， 心里没有爱憎吗?

**唐伯寅** 只有这样才能心地纯净，才能出现一片纯真的天籁， 那才是得琴学的真谛。

方思贤 可是伯老，如今我们处在这样的乱世，军阀和贪官污 吏贪污腐化，横行霸道，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做一个 人又怎么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我的满腔孤愤 就是要用琴把它弹出来!

**冷一凡** 哈哈，两位老先生对琴学倒是各有见地，佩服得很。 不过这《广陵散》不是早已失传了吗?

方思贤 其实并没有。嵇康临死前在刑场上要求再弹一曲 《广陵散》,监斩官答应了他。家人抱上这琴来，嵇康 全神贯注弹奏， 一时乌云压顶，日月无光，寒风凄厉， 围观的百姓人人掉泪。弹罢，嵇康把琴向地上一摔， 说：“唉!袁孝尼曾要我教他这个曲子，我不肯，怕他

也惹上杀身之祸……啊!《广陵散》从此绝矣!” **冷** **一** **凡** 可惜!可惜!

**方思贤** 当时袁孝尼躲在人群里为老师送行，听了这支曲子 就把它记录了下来。《广陵散》曲谱虽然流传了下

来，可是多少年没人敢弹它了…… **冷一凡** 那这琴谱 ……

方思贤 就在唐伯老的手里——我毕生的志愿，就是想照谱 把《广陵散》打出来，叫它流行开，这可要伯老帮忙 了 。

**唐伯寅** 是啊，过几天我一定找出来，大家研究研究。

**冷一凡** 这一琴一谱，经历千年，如果再度在二老手里会合起

来，那真是千古盛事，盛事! 〔张大匆匆走上。

**张** **大** 方老先生，您的少爷有急事找您。 **方思贤** 他在哪里?

**张** **大** 在前院大客厅。

〔唐惠芳拉着方力群上。方力群是方思贤的独生子， 二十四岁，某大学音乐系的高才生。他外表文质彬 彬，但英气内含。方力群与唐惠芳交往密切，是唐惠 芳崇敬又爱慕的对象。

**唐惠芳** 力群进来!到我家里，甭客气。爸爸，这是我的同学 方力群。

〔冷一凡冷眼注视着方力群，上下打量他。

**方力群** 唐老伯。 **唐伯寅** 啊，请坐。

**方思贤** 你来有什么急事?

**方力群** 我刚从前门医院来。妈妈的病情发生了突然的变 化，大口吐血，医生说需要马上动手术，要您去签字， 还要预付三两黄金的手术费。

**方思贤** 真是越穷越出事!(急忙收拾琴套)

**唐伯寅**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方老不要着急。 **方思贤** 三两黄金，一时如何拿得出来?

**唐伯寅** 如今的医院都是敲竹杠，真是乘人之危!不过，方

老，治病救人要紧啊!

方思贤 不瞒您说，政府欠薪不发，物价一日三涨，我一个穷 教授，吃窝头都有困难，这真是……(对方力群)走， 快走吧……先去看看再说 …… (夹着琴走向门口)

**唐惠芳** 爸爸 … …

唐伯寅 (用手势止住)等一等，方老。(见方思贤止步回身) 方老，你我虽是君子之交，但朋友有通财之义，你的 难处就是我的难处。这笔钱是燃眉之急，如果方老 一时筹措不来，我倒愿意帮个忙，总不能看着尊夫人



**方思贤** ( 事出意外，不知所措)那……那怎么成?……那怎 么成?

**唐伯寅** 救人要紧……张大! **张** **大** 在。

**唐伯寅** 你从账房领三千块钱，陪方老先生父子到医院。用

多少钱，如数付。 **张** **大** 是。

**方思贤** 伯老，我……我太感激了，太感激了! **唐伯寅** 这不足挂齿。

**方思贤** (泪水簌簌而下)我方思贤一定感恩图报! **唐伯寅** 不要担搁了，快去吧!

〔方思贤与方力群急下，张大随后跟下。

**唐惠芳** (搂着唐伯寅的脖子狠狠地亲一下)爸爸，你真好! **唐伯寅** (莞尔一笑)哼，傻闺女!

**冷一凡** 姑父，高明!

〔唐惠芳欣然欲下。

**唐伯寅** 你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唐惠芳 说吧。

冷一凡 表妹，快毕业了吧? 唐惠芳 (冷冷地)啊!

冷一凡 有男朋友了吗? 唐惠芳 ……还没有。

冷一凡 要不要呢? 唐惠芳 当然要。

冷一凡 那好，我给表妹介绍一个如何? 唐惠芳 谁?

冷一凡 陆司令的大公子，上次我在给姑父的信里提起过，姑 父倒是很同意。

唐惠芳 我得先看看他是个什么德行。

冷一凡 (连忙打开皮包取出照片)这次我把照片带来了。你 看，多英俊!

唐惠芳 喲!就这么个油头粉面的花花公子啊!呸! 冷一凡 怎么?不满意?(连忙揩拭照片)

唐惠芳 咱配不上!你白当个洋博士了! 冷一凡 什么意思?

唐惠芳 怎么尽给人拉皮条?我走了!(下)

〔南素云从内室走出。 南素云 怎么,方老头子走啦?

唐伯寅 你呀!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南素云 谁知道你那一肚子的《三国志》!

唐伯寅 (得意地回味)他老婆这个病 … … “东风但与周郎便”



冷一凡 (点头一笑)“铜雀春深锁二乔”! 〔季妈上。

**季** **妈** 老爷，燕窝粥熬好了，您去吃吧。 **唐伯寅** 一凡，你坐一下，我就来。

〔唐伯寅走向饭厅，季妈随之下。室内只剩下冷一凡 与南素云。

**冷一凡** (涎着脸)姑妈，气消了?

**南素云** 一看见你气又来了!你叫我什么? **冷一凡** 姑妈呀!

**南素云** 我一听这两个字就有气!

**冷一凡** 素云，你看我从巴黎给你带来的高级香水。(取出香 水 )

**南素云** (把香水瓶向沙发上一丢)不稀罕!你在巴黎花天酒

地玩得痛快吧?

**冷一凡** 那不过是逢场作戏。

**南素云** 你跟谁不是逢场作戏呀!

**冷一凡** 素云，轻一点。(望望内室)

**南素云** (偏偏提高声音)你把我甩了不说，还把我弄到这死 老头子手里!不死不活，我一辈子就这么交待了?

**冷一凡** 别这么大声嚷。

**南素云** 我不怕!你不是叫我嫁给他一年以后就打离婚吗? 如今已经两年半了……

**冷一凡** 素云，我在北京饭店209号，我们的事慢慢商量。 **南素云** 我要好好地跟你算账!(拿起一支烟)

〔冷一凡连忙殷勤地上前掏出打火机，想为南素云点

烟 。

**南素云** (一时按捺不住，把冷一凡紧紧搂在怀里)这一次，你 一定要带我走!带我走吧!

〔冷一凡仓皇失措，打火机险些烧了手。

〔正在这时，唐惠芳从外面撞了进来，看到他们的丑 态，不动声色地走向衣架，拿起大衣转身走出。

〔南素云和冷一凡面面相觑。 〔 幕急落 。

**第** **二** **幕**

〔时间：紧接前 一 幕。

〔地点：北京后海河沿一带，方思贤家。后海河沿一 带，早先原是内城唯一的风景区，王公巨商、有钱有 势的人们曾在这里盖了些庭园别墅，以待他们罢官 闲居，颐养天年。这些建筑本来十分考究，可是经过 风雨剥蚀，加上主人们生活的沧桑变化，多已残破不 堪，有的分间出租，成了大杂院，房屋颓倾，梁柱歪 斜，但依然可以看出一些昔日的风貌。方家就住在 这样一个杂院里的东厢房，两明一暗，中门通庭院， 右门通卧室。室内敝旧零乱，四处透风，墙皮剥落， 露着潮湿霉硝的痕迹。窗纸已熏成暗褐色，上边仍 保留了夏日的卷帘。此时窗纸被风吹得沙沙作响， 玻璃上结满了冰花。窗前放一古旧的书桌，桌上有 水盂、石砚、书画、碑帖，都浮着一层尘土。临窗放几 盆普通的花草，其中一只泡养的白菜头开着嫩黄的 花，颇有生意。书桌横头置一精致的琴几，那是主人 抚琴的地方。左墙壁下是一堆木箱，高高叠起，顶端 零乱地堆一些古书、琴谱之类的东西。其前有一只 旧竹躺椅，上面垫着一条破旧的棉被。室中是个瓦 盆式的小洋炉，几节旧烟筒伸出窗外。烟筒接缝处

都用报纸糊好，但有时仍然冒出缕缕白烟。偏右是 个小八仙桌，是主人吃饭的地方，上面放着茶壶茶 碗，令人醒目的是一堆西药瓶子和熬药用的沙锅。

〔幕启时室内空无一人。有顷，安淑兰从外面打开门 锁，推门走上。安淑兰近六十岁，头发花白，面容消 瘦，是晚期的癌症患者。她出身于读书人家，与方思 贤结婚四十年，夫妻感情至深，是方思贤的贤内助。 安淑兰性格贤淑刚强，但积郁于中，特别是长期缠绵 病榻，恶疾折磨使她失去了人生的意趣。她强自挣 扎着走了进来，似乎隐忍着剧痛，扶着门框喘息半 晌，踉踉跄跄地走至炉前，打开炉门，把火捅旺，然后 坐在躺椅上，凝思有顷，泪从两颊缓缓地流下。

安淑兰 (用力地捶着两腿)我，为什么不早些死呢!自己受 罪，还拖累人……(把脸埋藏在两手中，嘤嘤地哭泣) 〔方思贤与方力群匆匆上。

**方力群** 妈，您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我不是叫您在医院里等 吗?

**方思贤** 我们赶到医院，说是你一个人先回来了。现在觉得 怎么样?

**安淑兰** 还好。(偷偷擦干眼泪，露出一副惨淡的笑容)思贤， 天这么冷，你快烤烤火。

**方思贤** (放下琴，搓了搓双手)不冷，急得我一身汗呢! **安淑兰** 当心，可别着了凉。

**方思贤** 今早我出门的时候，你不是还好好的 …… **安淑兰** 不要紧，……好了，好了……

**方力群** (端茶)妈，您先喝口热茶。饿不饿?我去煮些挂面

来。

安淑兰 给你爸爸煮碗吧，他没吃早点呢。 方力群 好。(忙着煮挂面)

方思贤 (拉了个凳子坐在安淑兰跟前，抚摸着她的额头亲切 地)大夫怎么说?

安淑兰 说是要住院开刀。刚才我是不想去医院的，力群这 孩子硬逼着我……叫你担心了。

方力群 刚才我一进门，妈妈一个人疼得昏倒在地上……还 吐了一地的血。

方思贤 (惊诧地)啊，淑兰，你的病不能硬挺着，需要开刀，我 看就住院开刀吧!

安淑兰 (摇摇头)力群去给你送信，我拉不住他……这不是

明明叫你为难吗? 方思贤 有什么为难的……

安淑兰 我听大夫们偷偷议论，这病，就是开刀也不保险；即

使开刀好了的话，最多只能再活上二三年。

方思贤 别听那些，会有希望的。

安淑兰 我们又哪里有那么多钱?学堂欠薪半年了 …… 方思贤 淑兰，钱我借到了……

安淑兰 借到了?(着急地)这年月，人情薄，谁肯借给你? 方思贤 是唐伯寅。

安淑兰 他?(沉思地)你跟他并没有深交啊!

方思贤 想不到他倒是真能救人之急，很讲朋友义气。 安淑兰 这钱咱们用了，将来拿什么还?

方思贤 这 …… 以后再说吧。

安淑兰 (深思)上次王白叟来不是说他看中了你这张琴? ……他是不是在打你这琴的主意?

**方思贤** (爽然一笑)你何必这样瞎想呢，我们不能以小人之 心度君子之腹。

**安淑兰**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思贤，把钱还给 他吧!

**方思贤** 淑兰，治病要紧，还是去开刀吧!

**安淑兰** 思贤，你的心意我知道。我怎么不想治好病再多活 些年，熬过这苦日子，看着力群成家立业……可是我 明白，我的病是没什么希望的了，我不能再给你增加 负担，使你负债，那我就更死不瞑目了……

**方思贤** (很动感情地)我弹了一辈子琴，你跟我受了一辈子 苦，我真是对不起你!

安淑兰 这是哪里话。“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 改其乐”。我们做入就是要安贫乐道。我只希望你 把失传的《广陵散》早些打出来，遂了你平生的志向。 思贤，唐伯寅既然和你是道义之交，他为什么还不把 那琴谱拿出来给你看看呢?

**方思贤** 你想，他是个有名的收藏家，这种海内孤本，怎肯轻 易示人呢?我们还要耐心等待。

**方力群** (憋不住地插了一句)爸爸真是迂，如今是弹琴的时 候吗?

**方思贤** (一怔)你说什么?

方力群 (激动地)爸爸，您也推开窗子朝外边看看，如今是个 什么世界?军阀混战，横征暴敛，老百姓喘不出气来 了!谁还有心思听琴?您还有情绪弹琴吗?

方思贤 (愤然一拍桌子)你以为我不关心国家大事吗?这群 军阀贪官是暴君，《广陵散》就是个反暴君的曲子。 跟他们斗，我们有什么武器?手无寸铁!我有的就

是音乐，就是琴!越是黑暗的时候，我越要把《广陵 散》弹出来!我就是要做今日的嵇康，杀头也不怕! 〔短暂的静场。

〔张大上。他手里提着两筒奶粉和一个纸包，笑嘻嘻 地站在门口。

**张** **大** 方老先生，方太太!

**方思贤** 张大，请进来。有事吗?

**张** **大** 我刚才回去，一进门就挨了唐老爷的一顿骂。 **方思贤** 为什么?

张 大 骂我不会办事。我说方太太没有住院开刀，自己回 家了。老爷不信，说一定是我心不诚，手太紧，不肯 痛痛快快地拿钱付款。老爷说好事要做到底，不能 虚情假意，特意叫我从银行取出三千元现款，送到府 上来；这两筒奶粉，一包人参，叫方太太好好补养身 子，还叫我问方太太好。(说着把奶粉、人参和一个 纸包放在桌上)

方思贤 你们老爷的深情厚意，我实在感激。不过开刀不开 刀，我们还要商量一下。钱暂时用不着，这些东西也 请你带回去，替我好好谢谢唐大爷。

**张** **大** 不能。您要是不收下，我回去没法交待。(说着仓促 走下)

**方思贤**(把桌上的纸包慢慢打开，里边是一沓崭新的钞票) 淑兰你看，这怎么办?

**安淑兰** 这些钱我们不能用。我们不能平白受人家的恩惠， 你立刻去还他!

**方思贤** (犹豫不决)我们不能这样辜负了人家一片好心。

**安淑兰** 你呀，弹了一辈子琴，简直成了个书呆子。世上哪有

这样的善人，一再送钱给你?我怕他醉翁之意不在 酒 。

方思贤 我但愿做个书呆子。他爱我这张琴，这我知道，可是 今天借钱给我，完全是出于一片至诚，这我感受得 到。如今这世道，能够急人之急的有几人?能够讲 朋友之义的有几人?我受人点水之恩，便当以涌泉 相报。有一天只要我用这琴把《广陵散》打出来，完 成了先祖的遗愿，我宁愿把这琴双手奉献给他!

**安淑兰** 你居然这么想?

**方思贤** 淑兰，这琴是千年古物，灵气所钟，唯有有德行的人 才配享有它，我不能让它埋没在我的手里。先父叫 我走遍天下访求那本琴谱，把失传的古曲用这琴打 出来，我没有完成这遗愿，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憾事! 我是个不肖的子孙。(动情落泪)

**安淑兰** 你不要难过，思贤。

方思贤 再说，这琴终究是身外之物。淑兰，你听我说，我虽 珍惜这琴，但我更珍惜你我近四十年夫妻的情分。 没有至真至诚的感情，又能弹什么琴呢?为了给你 治病，我不惜抛弃一切!

**安淑兰** 你这一辈子就吃亏在这个“迂”字上，不知怎么才能 教训过你来。(说着，感到一阵剧痛)

**方力群** 妈!

**安淑兰** 不要紧。(忍住疼痛)我知道，我的病不过是早死几 天晚死几天的事，你再不要因为我的病卖掉这张琴!

**方思贤** 淑兰，你怎么这么想呢?

**方力群** 妈，挂面好了，您吃点儿吧!

**安淑兰** 不，我吃不下。我倒想进屋去躺一躺。思贤，你把那

止疼安眠的药给我。

〔方思贤从桌上递药瓶给安淑兰，她吃了两片。 方思贤 我扶你到里边躺一躺。(扶安淑兰进里屋)

〔唐惠芳上。 **唐惠芳** 力群。

**方力群** 惠芳，你来啦。

**唐惠芳** (一副指责质问的神气)你为什么不让伯母住院开

*刀?*

**方力群** 她不肯。

**唐惠芳** 怎么,钱不够吗?

**方力群** 不是。她是怕因给她治病而负债，怕爸爸因给她治 病而卖琴，怕这笔钱用了将来还不起——

**唐惠芳** 咳，这钱是我家的，还用还吗? **方力群** 怎么不用还?那 … …

**唐惠芳** 你想想，咱们两家谁跟谁呀?我爸爸虽然守财如命， 平常抠门儿得厉害，可今天我看他倒是十分痛快。 再说我是他亲闺女，我也做得了半个主。你就放心 吧!走，我们到医院去联系，找个最好的大夫……走 哇!

**方力群** 别那么冒失，你沉住气，这事儿还得跟我爸爸商量商

量 。

**唐惠芳** 这还商量什么?你办事总那么温温吞吞，真肉!(拉

方力群) **方力群** 你等等!

**唐惠芳** 嘿，今天的机会真难得，我老想把你带到我家去，给 我爸爸瞧瞧，相姑爷嘛——刚才我就跟我爸爸提了。

**方力群** 提什么?

**唐惠芳** 咱俩的事啊! **方力群** 啊……你 … …

**唐惠芳** 我爸爸总说，你已经二十多啦，也该有个人家啦。我

说对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自己找好主儿啦。 **方力群** 你呀，太冒失了!

**唐惠芳** 我想早晚也得唱这 一 出，不如一下子把窗户纸捅破

了!我说爸你就点头吧，可他一直摇头。 **方力群** 他不会同意。

**唐惠芳** 是啊。他说，你嫁到他家去，跟他们受一辈子穷啊? 我说穷富不是婚姻的条件，也不应成为婚姻的障碍。

**方力群** 这话有理。

唐惠芳 老头子知道跟我来硬的不行——他会吹胡子瞪眼， 我会撒泼打滚儿!老头子缓下来说，你别急呀!我 说谁急了?

**方力群** 哼，你真够急的……

唐惠芳 老头子说，我这点儿家业，将来都得让你承受，等我 慢慢给你找个门当户对的主儿，不能去受一辈子穷。 这是爸爸疼你!我说，疼我，让我承受了你的万贯家 财，我不就阔了吗?反正他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

规。我这是趁热打铁，吹吹风儿，叫他心里有个数 儿 。

**方力群** 哼，他点头了，我还未必同意呢! **唐惠芳** (急了)怎么你 … …

**方力群** 我也得跟我爸爸妈妈商量商量啊。 **唐惠芳** 你也是听父母之命啊?

**方力群** 我爸有骨气，你们家门槛高，他绝不肯高攀。

**唐惠芳** 这事儿你放心，说服老头子，看我的。走吧，咱俩去

医 院 。

〔安淑兰从内室走出来，方思贤扶着她。

**安淑兰** 惠芳，让我再看看你。(一把把唐惠芳搂在怀里)真 是个好姑娘啊 ……

**唐惠芳** 伯母，等会儿我们来接你。(拉方力群匆匆下) **安淑兰** 唉……(咬牙忍痛，抚着肝部)

**方思贤** 怎么,这会儿又痛得厉害了?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 **安淑兰** 不，你要好好地守着我!

**方思贤** 要不我先打电话请赵大夫来，扎一针止止疼?

**安淑兰** 那也是不管用的。(沉思有顷)也好，你就去吧。 **方思贤** 我去打电话，马上就回来。

〔方思贤走到门边，安淑兰又把他唤住，忍痛站起，为 他围上围巾，戴上帽子，又拉了拉他的手。

**安淑兰** 思贤，带上帽子。外面冷，你总是不知道照顾你自

己，让人不放心啊! **方思贤** 不要紧。(下)

安淑兰 (忍着剧痛，沉思有顷，下了决心)苦海无边，我还是 自己解脱了吧。(挣扎到桌边，拿起安眠药药瓶，倒 出来数了数)五十多片，大概够了。思贤，我这样做 真是对不起你啊!(毅然用杯水将药片吞服，然后缓 缓走向琴几抚摸着古琴，最后走到桌边，提笔写下遗 言 )

〔画外音：“思贤，我们永别了!我是弱者，我再也经 受不住这病痛的折磨了!我对你不能有所帮助，反 而成了你的拖累，所以我决心痛痛快快离开这个世 界，离开你先走了。我惟一的希望是你能保住你那 心爱的古琴，把《广陵散》打出来。北风呼啸，地冻天

寒，今后你要知道自己照顾自己，叫我放心。淑兰绝 笔。”

〔安淑兰把信叠起，压在桌边，躺在躺椅上闭目静息。 〔方思贤匆匆上。

**方思贤** 真不凑巧，赵大夫出诊了，要到下晚才能来。

**安淑兰** 好，下晚来更好。思贤，我疼得好些了，你不用担心， 你把那镜子拿来，我梳一梳头。

〔方思贤递镜子给安淑兰，她轻轻梳理着头发。

安淑兰 思贤，你还记得吧，四十年前，我们新婚燕尔，你曾对 我说过，你就爱这张琴，你惟一的愿望是把《广陵散》 的曲谱找到，把它打出来。为此，你教我抚琴，教我 识谱。你曾经说，弹琴要有感情，要有操守，知爱憎。 如今的人常常是口是心非，甚至笑里藏刀，我们害人 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今后待人交友都要谨 慎三思。你要牢牢记住我的话。

**方思贤** 你不要多想这些事了。

**安淑兰** 思贤，你把琴拿来，我再看一眼。

**方思贤** 现在看它做什么? **安淑兰** 你拿来!

〔方思贤把琴拿到安淑兰的面前，她轻轻地抚摸着。 **安淑兰** 真是一张好琴。它跟随你多半生，你要照顾好它。

〔方思贤点了点头。

**安淑兰** 思贤，我想再听你弹一曲《漪兰操》。 **方思贤** 你想听吗?

**安淑兰** 我想听。我们结婚时，你不是说我像 一 朵兰花吗? 弹吧，像你新婚那天晚上给我弹的——那天听到这 么美的琴声，我都要醉了……

方思贤 好吧，就像新婚的那天晚上 …… (置琴于琴几上，充 满感情地弹起来)

〔安淑兰听着，渐渐入睡。她手一伸，把茶杯碰在地 上，琴声骤然而止。

方思贤 你怎么睡着了?(认真地观察安淑兰的情况，觉得不 对)淑兰，淑兰，你怎么了?(突然发现安眠药的空 瓶)怎么,瓶子空了?淑兰!淑兰!(张慌失措到桌 边去倒水，发现安淑兰的遗书，看后大惊)来人哪，来 人哪!

〔方力群从外边回来。 方力群 妈妈怎么了?

方思贤 她寻了短见了，吃了一大瓶安眠药! 方力群 妈 ! 妈 !

方思贤 快去，快去!打电话找大夫!

〔方力群奔向门边。突然门口闪出两名彪形大汉，把 门挡住。

大汉甲 站住，哪里去?

方力群 你们是谁?我打电话找大夫! 大汉甲 你就是方力群吗?

方力群 你们干什么?

大汉甲 你被逮捕了，走!(掏出手铐，把方力群铐牢) 方力群 我犯了什么法?

大汉甲 赤化分子的小头头! 方力群 我还不配。

大汉甲 那么是个小喽喽——走!

方思贤 我求求您，让他先去请大夫，不然人就救不活了! 大汉甲 死了活该。

〔方思贤奋力抗争，紧紧拉住方力群不放。 **大汉乙** (掏出刀)再不放开，就剁掉你的手!

**方思贤** 请剁吧!

**大汉甲** (打方思贤一记响亮的耳光)该死的老东西! 〔方思贤踉跄倒地。

〔大汉乙将方力群推出门去。 方力群 爸爸，爸爸，你保重啊!

方思贤 力群!力群!(爬起，又奔到安淑兰面前摸摸她的鼻

息)淑兰—— 〔 幕 落 。

**第** **三** **幕**

〔时间：距前场数日后。

〔地点：仍是方思贤的陋居。室内的景象更加凄凉。 窗外北风怒吼，窗纸震响。屋内炉火熄灭，室寒如 冰。靠墙的桌上放着安淑兰的遗像。其前置一对素 烛，半盏清茶。

〔方思贤面容更加憔悴，动作迟缓。他在安淑兰的遗 ,像前换上一杯清茶，向遗像默对有顷。

**方思贤** 淑兰，你是以身殉琴啊……你不是喜欢我为你弹的 《漪兰操》吗?今天你再听我为你弹一曲吧。(坐琴

几前，以颤抖的双手抚着古琴) 〔琴声抑郁，充满悼亡的伤感。

〔王白叟托着纸包，缓缓走上，停足倾听有顷。琴声 骤止。方思贤回首，发现了王白叟。

**方思贤** 白 叟 ! **王白叟** 思 贤 !

**方思贤** (走向王白叟，紧紧拥抱住他，泪下)老朋友啊 ……

**王自叟** 你这一曲《漪兰操》,充满了悼亡的悲伤，真是不忍卒 听啊!

〔方思贤颓然坐在竹椅上，拭泪。

**王白叟** (打开手里的纸包，里边是几个略带热气的包子，送 到方思贤面前)思贤，快吃吧，包子还有点儿热呢。 ……你整天不吃饭怎么行呢?嫂夫人故世了，你不 要糟踏自己，身处逆境，还要挣扎着活下去啊……

方思贤 (感动地)老朋友……我真是欲死不能啊!淑兰走了 ……可是祸不单行，为什么……力群又为什么被两 个暴徒用手铐铐了去?不明不白，(愤怒地)他犯了 什么法?犯了什么法?关在什么地方，到今天打听 不出他的下落 …… (神经质地)那天，那天我上前拦 阻，抓住力群不放，那暴徒竞抽出一把刀来，要剁掉 我的手!太残暴了!太凶狠了!真剁掉倒好，从此 我再不弹琴了，一了百了!真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了 …… (激愤地)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个 什么世界啊……我真想一死了之，一死了之啊 ……

**王白叟** 思贤，快别这么想，不要往绝路上想。

**方思贤** 白叟，我忍死苟活，就是因为还要把《广陵散》弹出 来。没有完成先人的遗愿，我愧对先人!当年，为了 这支曲子，嵇康获罪，绑赴刑场杀头……今天又使得 我妻离子散……这张琴真是个不祥之物，我真想把 它摔碎!

〔方思贤激动地把琴举起，欲掷之于地。王白叟忙过 来把琴夺下，扶他坐到躺椅上。

王白叟 思贤，你静一静，静一静……力群的事，我们要设法 营救……前天，我替你去求了求唐伯老，他的门路很 宽，求他打听打听力群的下落——

**方思贤** (急不可待地)他肯答应吗?

**王白叟** 我把力群被逮去的事，向他一提，他却是大吃一惊，

说：“怎么会，怎么会?”又问：“他犯了法?偷窃?抢 劫?他参加了什么非法组织?”我说都不像，力群一 直是个本本分分的学生，请您看在方老的面子上，帮 帮忙打听一下。

**方思贤** 他怎么说?

**王白叟** 他低头沉吟起来，半晌也不说话， 一会儿点头，一会

儿摇头……真摸不透他在琢磨什么?盘算什么? **方思贤** 他不肯帮忙?

**王白叟** 不。最后他说，你劝方老不要着急，等我摸清了情

况，再听我的回音。 **方思贤** 他肯帮忙就好。

**王自叟** 你就放心吧，会有好消息的。(递包子)你看包子都 凉了，快吃几个……

方思贤 白叟，真感激你呀!(吃了两个包子，冷静下来)唉! 白叟，你是弹了一辈子琴的，知道琴音有感人的力 量。

**王白叟** 是啊。圣人设乐，就是为了教化百姓嘛。

**方思贤** 音乐能够创造出一片崇高的精神境界，陶冶人的心 灵。你弹琴的时候，不是在尽力表达一种至善至美 的情感吗?

王白叟 教授，你太抬举我了。我弹琴是滥竽充数，哪谈得上 这些?琴棋书画我虽然都略知一二，可那都是为了 装点一个文人的门面。我交往的是遗老遗少，附庸 风雅的达官贵人，在这些高台阶上爬来爬去，没有这 一套怎么能做清客，混饭吃?

方思贤 (点了点头)倒也是 …… (看到王白叟的率真)今天， 我们老朋友倒是可以谈谈真心话了。这两天，我也

曾沉静下来，自己问自己：你想弹《广陵散》到底为什 么?白叟，这古琴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是我们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精粹，是值得骄傲的。但它也有缺点 和不足，我们翻一翻历来流行的琴曲，都是什么《良 宵》啊、《花月夜》啊，讲究清冲淡雅，讲究温柔敦厚， 都是些软绵绵的东西，很少有慷慨悲歌，很少有雄强 的阳刚之气。这些曲子听久了，也会使人的精神涣 散、消极，不知奋发图强。历来骑在老百姓脖子上的 帝王将相，以及帝国主义侵略者们，他们残民以逞， 推行暴政，却散播一些靡靡之音，来软化人们的斗 志，消弭人们的抗争精神。这是要造就一批只图安 逸消闲、逆来顺受的顺民!

王白叟 对，叫人当顺民。我就是个顺民啊!张大帅来了，我 当顺民；吴大帅来了，我还是当顺民——凡事逆来顺 受 。

方思贤 号召不当顺民、起来反抗的人，都被捉去杀头了 …… 鲁迅先生说，一部中国的历史，有些是老百姓当稳了 顺民的时代，有些是想当顺民而不可得的时代。今 天军阀混战，我们处的正是个想当顺民而不可得的 时代!

**王白叟** 对，对。我是想当顺民，苟且偷生，可却天天挨饿!

**方思贤** 白叟，我珍重嵇康弹过的这张琴，是因为我崇拜嵇康

的为人。嵇康敢在权贵面前弹出这个反暴政的曲 子，死而无悔，这才是一个文人的骨气!

**王白叟**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做人是得有点儿“骨气”。

**方思贤** 我想做今日的嵇康，把《广陵散》弹出来，可是真难 啊!唐伯老怎么就不肯把曲谱拿出来呢?

**王白叟** 过去，我一再向他提出你的愿望，他总是摇头；可今

天……

**方思贤** 今天怎样?

**王白叟** 我看他怕是要身不由己了…… **方思贤** 为什么呢?

**王白叟** 本来我没有得到证实，不敢随便乱说，可是，我们是 老朋友了，我也不妨提醒你一句：你还是放弃这个念

头吧! **方思贤** 为什么?

**王白叟** 我打个比方吧，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方思贤** 怎么讲?

**王白叟** 唐伯老不是千方百计地想要你这张琴吗?哪想，他 背后又跳出个黄雀来，你的琴和唐伯老的谱都是他

猎取的对象! **方思贤** 这人是谁?

**王白叟** 那个远道而来的冷博士，冷一凡。 **方思贤** 他 ?

**王白叟** 这可是个厉害主儿。 **方思贤** 你怎么知道?

**王白叟** 有一天我到唐府去，路过门房，看到冷博士在门房跟 张大低声说话。我挺奇怪，就躲在窗根底下，听他一 耳朵：他俩说什么琴……什么方力群……我看冷博 士塞给张大一大沓钞票。张大笑嘻嘻地说：这事您 睛好吧!要办成了，真够那老家伙受的。

〔门外，张大一声咳嗽。 张 大 方教授在家吗?

〔方思贤怒目立起，王白叟忙把他按在躺椅上。方思

贤隐忍下来。 **王白叟** 在，在……

**张** **大** (提着一包大米进屋)六爷也在? **王白叟** 看看老朋友嘛 ……

**张** **大** 唐老爷也是挺关心的，叫我送来五十斤大米，两百块 大洋……唐老爷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叫

方老先生一切想开了，保重身体 …… 〔方思贤刚要拒收，被王白叟抢先拦住。

**王白叟** 你回去说，方老收下了，回去好好谢谢唐老爷。

张 大 (对方思贤)您不是托唐老爷打听少爷的事儿吗，唐 老爷叫我跑跑。我通过警察局的朋友打听，人家说： “这小子是个赤化分子，弄不好就得枪毙!”我说您得 高抬贵手，那家伙说：“他家不是有个值钱的古琴吗? 拿琴来换人!”这，这真是蛮不讲理!还有好人的活 路吗?……唐老爷叫我给您带个信儿，听您的回话。 ……我告辞了，您多保重身体。

**王白叟** 你回去好好谢谢唐老爷。

**方思贤** 谢谢他的大恩大德。

**张** **大** 是，是。(下)

**方思贤** (愤然跃起)他们要我的琴，那他们为什么不明抢? 抢走算了，为什么还要绕这么个弯儿绑我的儿子?

**王白叟** 方老，你还不明白?他们要让你亲自献出琴，还要为 营救力群而感激他们的恩德!

**方思贤** 太阴险了!太卑鄙了!太狠毒了!

**王白叟** 人心难测啊!

**方思贤** 这是唐伯寅的主意?

**王白叟** 不像，他像并不知道这事儿。

方思贤 这是谁干的呢? 王白叟 你仔细想想 ……

方思贤 对，是那只黄雀——冷一凡。

王白叟 还有这个笑面虎张大。张大一来，就证明了那天他 们是在门房里密谋。我猜想得不错。

〔唐惠芳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她捧着一袋子面包， 递到方思贤面前。

唐惠芳 老师，您吃吧，面包。(看看火炉)嗬!这屋子好冷， 炉子也没生!(麻利地从门边抱进一捆劈柴来，点火 生火)刚才张大来过了?

王白叟 来过了，给你老师送来了五十斤大米。

唐惠芳 刚才我在河边上，远远地看着像他，我把他让过去才 敢进来。这个王八蛋!

王白叟 大小姐，这两天你跑到哪儿去啦?连老师也不管啦?

唐惠芳 嘿!为力群的事儿，我跑断了腿!奇怪呀!这年头 绑票绑个穷学生，为什么呀?问我爸爸，他也说怪， 可是又摇头又搓手，好像有说不出的难言之隐。今 天我算一切都弄明白了，真相大白!

王白叟 你明白什么?

唐惠芳 抓力群是那狠心的冷一凡和南素云的坏主意，他们 指使张大干的。

方思贤 那为什么?

唐惠芳 老爷子，您这还不明白，为了夺您那琴。 方思贤 琴?

唐惠芳 说不定过两天还要收拾我爸爸呢! 王白叟 你的本事不小!怎么搞清楚的?

唐惠芳 您忘了我还有个耳报神季姨奶奶呢!连张大的底

细，我都打听清楚啦。季姨奶奶告诉我，他原来是那 个用炸药炸开西太后坟盗墓的孙殿英的部下。孙殿 英利用部下的兵痞炸开西太后的皇陵，盗出了殉葬 的宝物，又想杀掉他们灭口。张大躲到北京来避风 头，又拿出几件小东西便宜地卖给我爸爸。他会开 汽车，我爸看他人很精明，就留下他开车。这小子专 会察言观色，拍马逢迎，逐渐得到我爸爸的信任，又 当上了门房。季姨奶奶说，他小子那本小九九都在 老太太的心里呢，我爸爸是引狼入室!

**王白叟** 真是引狼入室!

唐惠芳 今天这只狼可龇牙咬人啦，是他买通了几个混到警 察局的兵痞联手私下干的。一天，他向我透风，说他 托警察局的人打听出方群的下落了，劝我赶快营救 赎人。我跟他哭哭歪歪地，要看看这肉票是死是活， 还把戴在手上的我妈留给我的一个钻戒摘下来塞给 他——

**王白叟** 你这是与虎谋皮!

**唐惠芳** 我这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见钱眼开，真带我去 了 。

**方思贤** 你见着力群了，在哪儿?

**唐惠芳** 在西山根上转来转去，他把我领到一个破房子里。

我隔着窗子看了力群一眼，他可不许我俩说话。 **方思贤** 你既然知道了地方，那我们快去报案!

**唐惠芳** 算了吧!老爷子，您儿子的命还要不要了?一则，张 大勾结的是警察局的，您上哪儿报案去?再则，这群

家伙心黑手辣，一报案准得撕票! **方思贤** 那可怎么办?

**唐惠芳** 只有赎人! **方思贤** 拿什么赎?

**唐惠芳** 琴，把琴献出来!

**方思贤** 琴?把琴拿出来给谁?张大?冷一凡?

**唐惠芳** 都不行，送到我爸爸手里最保险，请他去营救立群。 这个窗纸一时还不能捅破。

**方思贤** 唐伯老?

**王白叟** 他说不知情，琴他能收吗?

**唐惠芳** 他不收，也要硬塞给他。冷一凡和南素云就是想把 这一琴一谱弄到国外去，找勃克教授卖一百万美元， 发横财……哼，有我唐惠芳在，甭想!

**王白叟** 如今该怎么办?

**唐惠芳** 听我的没错儿，先交出琴去把力群换回来，再说下一 步的。其实，琴到我爸爸手里，倒暂时保了险了，我 叫它出不了北京城，有一天还会物归原主。我保证!

**方思贤** 唉，这琴……(爱惜地)它随了我几十年啊…… 〔 幕急落 。

**第** **四** **幕**

〔时间：距前场数日后，一个晴朗的早展。

〔地点：同第一幕，唐府花厅。幕启时唐伯寅仰坐在 沙发上，唐惠芳给他点眼药。

**唐惠芳** 怎么样，爸爸? **唐伯寅** 行了，行了。

〔季妈端来汤药。 **季** **妈** 药熬好了。

**唐惠芳** 您放那儿吧，等会儿我伺候爸爸喝。 **季** **妈** 好 。

**唐惠芳** (体贴地)爸爸您躺舒服了 … …

**唐伯寅** 唉，我这个眼睛，德国医院的宁大夫是束手无策，只 能介绍我到德国去开刀。

**唐惠芳** 爸爸去吧，我陪着您，顺便到欧洲去转 一 圈儿，开开 眼界。 ……治好了眼睛要紧。

**唐伯寅** 宁大夫说我不能着急生气，否则有突然失明的危险。 **唐惠芳** 我就不叫爸爸着急生气。仗打得紧，学校都提前放

寒假了，我听爸爸的话，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里 伺候爸爸。

**季** **妈** 要说也是!野小子这些日子不那么野了，懂点儿事

儿了。这叫败子回头金不换。

**唐惠芳** 哟!我怎么成了败子啦? … … 爸爸喝药吧!(伺候 唐伯寅喝药、漱口)

**唐伯寅** (深情地望望唐惠芳)我要是有这么个儿子多好。 **季** **妈** (冷冷地)不会再生一个!

**唐伯寅** (瞪季妈一眼)你的红姨、素姨都不能生育 ……

**唐惠芳** 爸，如今儿子闺女都一个样，我争取做个孝女，等您 给我立个孝女牌坊!

**唐伯寅** (笑了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膝下无子，终是毕生

的遗憾。我收藏了那么多东西，真是白忙活了 … … 唐惠芳 爸爸想开点儿吧。收藏嘛，本是个顺水推舟的事儿，

别再看见件心爱的东西就那么执著了!(愣愣地)两 腿一蹬，什么也带不进棺材去!(见唐伯寅不悦地瞪 眼，也自觉失言，哈哈大笑)我这是看破了红尘!

**季** **妈** 瞧你这小小年纪。

〔筱艳红匆忙地跑上。

**筱艳红** 老爷，快走，张大把拉弦的李师傅请来了。走，咱俩 合合去。(拉唐伯寅)

**唐惠芳** 红姨，快别拉着爸爸，他刚吃过药。

**筱艳红** 我的打炮戏不是贴的《三堂会审》吗?你的王金龙不 先合一合，怎么上台?

**唐伯寅** (敷衍)好，好——可是小生戏我不会呀!

**筱艳红** 反串嘛!叫李师傅再给你说说，咱俩 一 定得来个珠 联璧合。

**唐伯寅** 好，好，你先去，等等我就来。 **筱艳红** (向外喊)张大!

〔 张 大 上 。

**张** **大** 筱姨娘喊我呀?

**筱艳红** 去告诉李师傅，老爷就来。咦!我叫你去借的头面 呢?叫你买的胭脂粉呢?

**张** **大** 都买好了，等会儿我给您送过去。

**筱艳红** 你不知道我等着用吗?(疯疯颠颠地朝张大脑门 一 指)昨儿我等你，你不来，你这狠心的王二麻子!

〔在筱艳红与张大纠缠的时候，季妈示意唐惠芳。 季 妈 快扶你爸到里屋躺躺去。

〔唐惠芳扶唐伯寅下。 **筱艳红** (回身)咦?老爷呢?

**季** **妈** 老爷不是答应等会儿就过去吗?

**筱艳红** 好，我去等他……(匆匆跑向后院) **张** **大** 季姨奶奶，没事啦?(要退下)

**季** **妈** (拦住)张大，我问你，这些日子你总往后院跑，怎么 回事儿?

张 大 筱姨太不是尽叫我办事买东西嘛! 季 妈 我说是晚上都九、十点钟啦…… 张 大 (笑嘻嘻地)那……那 … …

季 妈 你小子，可别不安好心眼，她是个疯子!你小子撅屁 股拉什么屎瞒不住我!

张 大 嘿嘿，您别往歪处想。

季 妈 你这个歪人就办不出正事来! 〔 王 白 叟 上 。

张 大 六爷 …… (乘机走下) 季 妈 干什么来啦?

**王白叟** 我来给唐伯老送个喜信儿；方教授要儿子不要琴了， 等会儿就亲自送琴来。

季 妈 方老肯吗?

**王白叟** 这还有什么肯不肯的?不交琴，能放儿子吗?

**季** **妈** 这可不是我们老爷的心思，放不放人我看他都做不 了主!

**王白叟** 那谁做得了主?

**季** **妈** 六爷，您自己琢磨去!

**王白叟** (点了点头)怎么,听说这些日子，素夫人跳舞又跳上 瘾啦?

**季** **妈** 您怎么知道?

**王白叟** 陪着冷博士在北京饭店跳了好几个通宵…… **季** **妈** 他们通宵光跳舞吗?

**王白叟** 怎么还 …… **季** **妈** (一撇嘴)哼! **王白叟** 老爷不知道?

**季** **妈** 天天天亮才回来，他能不知道? **王白叟** 就没发脾气?

**季** **妈** 他不是还想得个儿子嘛!

**王白叟** 听说素夫人没嫁给老爷以前，在上海是赫赫有名的 交际花。

季 妈 什么交际花，暗娼! **王白叟** 跟冷博士是朋友?

季 妈 拼头!他玩够了，甩给了老头子，像朵鲜花似地捧回 了北京。我们老爷啊，花了成堆的银子，买了个破 烂!

**王白叟** 你可别这么说，素夫人是翰林公地地道道的嫡亲孙 女啊，可惜堕落风尘。

季 妈 就凭这个，值钱!我们老爷图的就是太史公的后代，

叫人说一声“风雅”!

**王白叟** (打听了别人的隐私，十分得意，不由自主地做了个 王八的手势)原来是个活的!

**季** **妈** (指着王白叟的手)活什么呀?

**王白叟** (急忙改口，把手势朝上一转)啊!佛手放在个翡翠 盘子里——老爷呢?

季 妈 刚刚吃了药，在里屋歇着呢。

**王白叟** 等会儿方老送琴来，老爷这回可心满意足了吧? **季** **妈** 他呀，心里正打鼓呢!

**王白叟** 等会儿你跟老爷说一声，我还有事儿。

〔王白叟转身要走，冷一凡上。

**王白叟** 冷博士，少见哪! **冷一凡** 白老，要走吗?

**王白叟** 是，再见，再见!(下) **冷一凡**(问季妈)姑妈呢?

季 妈 在里屋，大概正等着你呢。

〔南素云似乎刚刚起床，懒洋洋地走上。 冷一凡 姑妈，真巧，您知道我来了?

季 妈 我说是等你了不是!

南素云 季妈 …… (使了个眼色)

〔 季 妈 下 。

〔南素云坐在沙发上，慢慢从茶几上的景泰兰烟盒里 抽出一支烟来，叨在嘴上。冷一凡一副嘻嘻的笑脸， 掏出打火机上前为她点烟。南素云骤然一扬手，一 记耳光打在冷一凡的脸上，将他的金丝眼镜几乎打 掉。

冷一凡 (捂着脸)怎么,您 ……

南素云 昨天那个娘儿们……是谁?

冷一凡 姑妈- 不，素云，那不是逢场作戏吗? 南素云 作戏?瞧她那个浪样儿!

冷一凡 又打破醋坛子了?素云，我的心是整个地、不折不扣 地给了你的。

南素云 给了我?你为什么还把我甩给这老头子? 冷一凡 当初，不是你也愿意的吗?

南素云 我愿意?

冷一凡 是啊!他还能活几年?几年之后你不就成了闻名南 北的第一富孀了吗?

南素云 我看那老不死的越活越带劲儿! 冷一凡 当初 ……

南素云 别提当初，说现在的，咱们俩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

吧?

冷一凡 素云，告诉你个好消 息：咱们这一手算灵啦，刚才张

大说，方老头子答应拿琴换人，等会儿就送琴来。 南素云 (高兴地)行啦?

冷一凡 先别高兴，还有老头子手里那个琴谱呢! 南素云 琴，交给谁?

冷一凡 当然先送到老头子手里。这当口，咱俩能出面吗? 南素云 到老头子手里，可就难办啦。

冷一凡 这就看你的本事了。 南素云 我 ?

冷一凡 你要劝老头子，叫咱们陪他出国去治眼睛。 南素云 他倒是有这个打算 ……

冷一凡 得带着这琴和琴谱，能卖一百万美元哪! 南素云 那是!……你说非得带着老头子走吗?

**冷一凡** 不带着，他能放心把琴和琴谱交给咱俩吗?他把得 紧着哪!

**南素云** 你不许 … … (做硬夺的手势)

冷一凡 哟，那可不行。他多少跟吴大帅有点儿交情，把他弄 急了，咱们也许逃不出北京城。太太，心急吃不了煤 火饭!

**南素云** 可是到了国外呢?

**冷一凡** 那就看我的了。他一个孤老头子，无亲无故，又不懂 洋文，还能不听咱们的摆布!……到时候把他甩掉， 嘿!巴黎、罗马、瑞士、伦敦，咱们是海阔天空!

**南素云** 甭说得天花乱坠，到时候你不会把我也甩掉吧?

**冷一凡** 唉呀，素云!(指天发誓)上帝有灵，我对你如果三心 二意，出门让汽车把我撞死!

〔南素云忙用手捂住冷一凡的嘴，冷一凡顺势把她搂 在怀里。

**南素云** 你这主意 …… **冷一凡** 真好!

**南素云** 真损!(搂着冷一凡热烈亲吻，被冷一凡推开) **冷一凡** 我这嘴巴上这一巴掌，还火烧巴燎的呢!

〔南素云摸着冷一凡的脸，放怀大笑。 〔唐伯寅从室内走出。

**冷一凡** 姑 父 。

**唐伯寅** 一凡，这两天跑哪儿去了，找不着你。(盛怒地)抓他 儿子的事，你做得未免太过分了!

冷一凡 无毒不丈夫。姑父，关键时刻不能心慈手软，需要给 他点儿压力。

**唐伯寅** 你事先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冷一凡** 商量了您能同意吗?

**唐伯寅** 我收藏古董，讲买讲卖，从不干这缺德的事。你要赶 快把人放出来。

**冷一凡** 只要琴到手，放人好办。好人您做，恶人我当；我去

抓的，您去放的!

**唐伯寅** 你败坏了我的名誉。

冷一凡 您营救了他的儿子，他对您还会感激不尽呢!您不 是想出国去治眼睛吗，就带着这一琴一谱，找勃克教 授能卖一百万美元呢!再说，我听说，这两年您收购 字画，花了不少钱，经济上也有点儿捉襟见肘，还在 银行作了抵押。到国外卖掉这琴，换出钱来不会再 买旁的，您干吗抱着金山受穷啊!

**南素云** 一凡的主意好!出国治眼睛去吧，这病不能再耽误， 真瞎了怎么办?

**冷一凡** 走吧，我跟姑妈保驾，万无一失!

**唐伯寅** (沉吟不语，半晌)这琴他要真送来我怎么办?

**冷一凡** 您就先收下。

**唐伯寅** 我收下?

**冷一凡** 您就说先在我这儿放几天，过几天再谈价钱，谈不拢 我原物退还。

**唐伯寅** 这 ……

**南素云** 听一凡的，就这么办吧!

〔忽然张大在门外咳嗽一声。 **张** **大** 方老先生来送琴来了…… **唐伯寅** (大吃一惊)啊?

〔冷一凡、南素云会意地相视。 〔 幕 急 落 。

**第** **五** **幕**

〔时间：距前幕十余日后。

〔地点：同第一幕，唐伯寅家的大客厅。幕启：季妈盘 腿坐在凳子上抽旱烟袋，心事重重。唐惠芳在唐伯 寅寝室进进出出，收拾着桌上的零碎东西，什么书 信、图章之类。

季 妈 这些年我是亲眼看着你们唐家怎么兴旺 一 时，又怎 么衰败下来的……当初你爷爷死的时候，出大殡，六 十四抬大杠，僧、道、尼姑、喇嘛一堂堂执事占了半条 街，东单、东四、西单、西四都搭了路祭棚……哼，我 要个孝袍子想给老爷子戴戴孝，就是不给我穿，说我 不是唐家的人。可是床上地下我也侍候了你爷爷好 几年，完事还要把我赶出去!我老家河南被大水淹 了，我是爹妈狠心把我卖出来的，我可找谁去?总算 你爸爸还有点儿人性，答应我留下来，当老妈子—— 哼，我这一辈子……

**唐惠芳** 得啦，别翻那本老皇历啦。快来帮忙收拾收拾东西! **季** **妈** 老爷那屋我从来不敢进去，好嘛，都是值钱的东西!

〔王白叟喘吁吁地跑上。 **王白叟** 啊，惠姑娘，季妈。

**唐惠芳** 王伯伯。 **季** **妈** 六 爷 。

**王白叟** 唉呀，这时局真叫变得快，奉军张大帅从山海关是长 驱直入，占了天津，仗打到杨村、廊房，平津铁路不通 了。往天津租界逃命的都截在半路上，东西抢光，人

不死不活……乱!真叫乱! 季 妈 打吧，让他们打去。

王白叟 打?吴大帅还要死守北京城，把大兵调城里来。大 兵挨家挨户地端着枪托子敲大门，号房子!这就要 在北京城里打起来了!

**季** **妈** 打吧，打吧，打光了算数，一群败家子儿!

**王白叟** 咱老百姓可倒了霉啦，老太太，你甭坐在那儿晃着腿 稳稳当当地抽烟袋。你忘了前一阵阎老西阎锡山跟 吴佩孚干起来，阎老西叫傅作义死守涿州，一守三个 月，城里一粒粮食也没有了，草根树皮吃光了，就吃 观音土。那玩艺儿吃完肚子胀得鼓鼓的，抠不出屎 橛子来!那滋味好受啊?

**季** **妈** 你受过?

**王白叟** (摇摇头)啊，没有，我没那福气。

**季** **妈** 这叫在劫难逃。北京城可是块宝地，有菩萨保佑着 呢!

王白叟 今天一早我就叫全家去挤粮食，怎么着，米铺子都上 大门了，开半扇门的也是光要“大头”,钞票作废。一 会儿一个行市，物价坐上飞机啦!这年月，老百姓怎 么活?真像方教授说的，想当顺民都当不成……不

像你们老爷，库房里洋米白面堆得发了霉。 **唐惠芳** 等会儿叫张大给您家扛两袋子去。

**王白叟** 姑娘，你发善心，定有好报，可救急救不了穷。(向季 妈)老爷呢?

**季** **妈** 在小客厅里会客呢。

**王白叟** 我……我还得见见老爷……跟他…… **季** **妈** 借钱?

**王白叟** 金钱课，真让你算准了。

季 妈 我呀，还是劝你少张这个口，他这两天活像热锅上的 蚂蚁。有逼他走的，有劝他留的，他没了主意，抱着 他那点儿古董字画还有新得的那张古琴转磨呢。我 看他火烧巴燎的样子，也怪疼人的!你向他求财，准 得碰钉子!

王白叟 脑袋碰肿了也没法儿。这些日子，街上打小鼓的不 见了，当铺只收金银细软。前天，我爷爷留下的一个

水獭领子猞猁皮的马褂，你猜猜我当了多少钱? **季** **妈** 多少钱?

**王白叟** 两块大洋，不够买一袋子面的! **季** **妈** 还不如白送给他!

**王白叟** 我拿着那些当票，两块钱，真掉了眼泪……老爷在会 什么客?

季 妈 一个在洋学堂里教书的，这是第二趟了。他劝老爷

把那些古董字画暂时寄存在美国人办的洋学堂里， 保 险 。

**王白叟** 这倒是好主意。

**季** **妈** 可老爷不肯。他死皮赖脸地纠缠不休，最后反倒把

老爷给惹火了，说：“你甭替美国鬼子来琢磨我，这些 古董字画，寄存啊?过后他不认账了怎么办?”这老 头子真够倔的，愣把那个人倔了出去，可是他今天又

来了!

王白叟 老爷还是想带着走啊? 唐惠芳 走 !

王白叟 到哪儿去?上海租界? 唐惠芳 不，巴黎、瑞士……

王白叟 打定了主意啦? 唐惠芳 打定了。

王白叟 惠姑娘也得跟了去吧?

唐惠芳 当然。放我爸爸跟冷表哥、素姨妈一起去，我不放 心。我们是相依为命啊!

王白叟 对。你们走了，这个家…… 唐惠芳 交给季姨奶奶给看着。

季 妈 我 ?

唐惠芳 我放心，爸爸也放心。

季 妈 那就只剩下我一个孤老婆子啦。 唐惠芳 还有六爷呢，给照应着。

季 妈 你们真的要走吗?

唐惠芳 等时局平定了，我们还会回来呢。

季 妈 谁知这仗打到几时，说不定就从此再不能见面了呢! (一阵悲痛涌上心头)惠芳，谁走我都舍得，我就是舍 不得你呀!……你是我从小抱大的 …… (泪如泉涌)

唐惠芳 季姨奶奶，您别难过……

季 妈 我从十七岁打乡下卖到你们唐家来，当使唤丫头，干 了一辈子的苦活了。我二十岁上，你那老不死的爷 爷，七十多了，硬把我收了房。从此我姨太太不是姨 太太，底下人不是底下人，就这么乌漆麻黑的一辈 子!人不人鬼不鬼的!是我把你带大的，你是我惟

一的亲人啊!惠芳 …… **唐惠芳** (动了感情)奶奶 ……

**季** **妈** 你叫我什么?

**唐惠芳** 奶奶!您是我的好奶奶呀!

**季** **妈** (一把把唐惠芳搂在怀里)孙女，我是头一回听你这 么叫我啊……我……(哭出声来)我一辈子没哭过

……你再叫我一声!

**唐惠芳** 奶奶，过去我不好……

**季** **妈** 能怪你吗?上上下下，谁承认我是唐家的人哪?孩 子，我今天让你这么叫我，这一辈子算没白活!您说 是不是啊，六爷?(说着又破涕为笑)

**王白叟** (深为感动)一点儿不假，您这一辈子我都看见了。 今天，我得给您道喜啦!

**季** **妈** (又伤心起来)可是惠芳又要走了 ……

**唐惠芳** (依在季妈怀里，撒娇地)奶奶，我们走得成走不成还 没准呢!

**季** **妈** 我本来也不想活了，随他们打吧，大炮全轰干净吧! 如今，我倒要硬硬朗朗地活着，等着我孙女回来，给 你们守着这个家!

〔唐伯寅匆匆上。 **唐惠芳** 爸爸，客人走啦? **唐伯寅** 走啦，真啰嗦!

**唐惠芳** 还是叫您把东西存到美国学堂去?

**唐伯寅** 我跟他说，你少打这个主意吧!我唐伯寅收藏古物， 就是怕这些国宝流失到国外。流传了几千年的东 西，哪一件丢了，也再造不出第二件来。这些东西在 我们手里丢了，对得起祖先吗?对得起后代的子孙

吗?卖给外国人，那是没有人味的败家子……美国 鬼子趁乱想从我手里捞一把，甭想!等时局平定了， 国泰民安了，在我闭眼以前，我把这些东西全部捐给 国家，专门开个展览——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让所 有看过展览的人都记得我唐伯寅三个字!

**王白叟** (一挑大拇指)好!

**唐伯寅** 惠芳，你记住我的话了? **唐惠芳** 我记住了。

**王白叟** 伯老，您想自己把这东西带到国外去?

**唐伯寅** (一时无言以对)啊!啊!(看了看唐惠芳)是啊，是 啊……我……我哪里想走……这是逼上梁山，万不 得已呀!(又看了看唐惠芳)走，还走定了!季妈，去

把我那几只皮箱拿出来!

**季** **妈** 是那几个在上海订打的箱子? **唐伯寅** 是，你就去拿吧!

**季** **妈** 要几个?

**唐伯寅** 两个就够了。 **唐惠芳** 四个都拿来! **唐伯寅** 要这么多?

**唐惠芳** 爸，您就别管了。 〔 季妈下 。

**王白叟** 伯老，决定走了?

**唐伯寅** (沉吟地)啊……啊……

**唐惠芳** 您不明白我爸的心思……将来您会明白的。

**唐伯寅** 惠芳，快去收拾东西，桌上的图章、册页，没用的书信 都去烧了。

**唐惠芳** 哎。(匆匆收拾，匆匆下)

王白叟 真是要生离死别了 ……您真舍得离开北京?(感慨 万千)北京，北京啊!算完了!刚才我走在景山大街 筒子河边，望着北海、白塔、故宫、景山，中南海、瀛 台，一片绿树红墙琉璃瓦，多美啊!可是风水完了， 八国联军都没有烧光，如今却要毁在军阀内战的炮 火里，一片灰飞烟灭!我心里难过呀，恨不得找个墙 角痛哭一场!伯老，您真舍得离开北京?

**唐伯寅** 我是迫不得已，又不是生离死别。等眼病治好了，时 局平定了，我还会回来的。

〔唐惠芳上。

**唐惠芳** 爸爸，信件都烧了。

**王白叟** 好，我等着您!可伯老……我眼前……嘻嘻 …… **唐伯寅** 求财借当，免开尊口。

**王白叟** 也许是最后一趟了，您 ……

**唐伯寅** 白叟，这是什么时候了?我自己的命还顾不过来呢!

**王白叟** 我们祖一辈、父一辈的交情，您不能看着我在围城的 时候，一家大小饿死不是?

唐伯寅 (也有点动情)唉!老朋友啦!(拿过几个册页递给 王白叟)这几个册页你拿去，总能换几个钱吧，张大

千特意给我画的，精品。 **王白叟** 好吧，谢谢您!

**唐伯寅** 人生聚散，飘若浮萍，说不定咱们后会有期。 **王白叟** 伯老，我不能给您饯行了。几时动身啊?

**唐伯寅** 一凡去联系火车票去了。

**王白叟** 祝您一路顺风。伯老，“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想起老朋友来，就来封信吧……再见啦!

**唐伯寅** 等等，白叟，烦你件事，到中南银行请刘经理到我这

儿来一趟，我有急事。

**王白叟** 好吧。(慨然地)“我好比，浅水龙被困在沙滩 … … ” (唱着下)

〔冷一凡、南素云急如星火地走上。季妈拎出两个箱 子 。

**唐伯寅**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车票买了吗?

**冷一凡** 姑父，太难办了。(喘了口气)季姨妈，劳您驾，给我 倒碗茶。

**季** **妈** (递茶)你喘口气儿。

**冷** **一凡**(喝了一 口)车票办好了，四张。

〔唐惠芳接过来看了看，又递回两张去。

**南素云** 人都像疯了，抢啊，幸亏一凡的两个朋友帮忙，弄出

四 张 。

**唐惠芳** 几点开车? **南素云** 中午十二点。

**唐惠芳** (看了看表)哟，还有一个多钟头，来得及吗?爸，快 吧!

**冷** **一凡** 姑父，快收拾吧!等城门一关，我们就都成了瓮中之 鳖!

**南素云** 我让你收拾东西，收拾好了吗? **唐伯寅** 还没有，等你呢。

**南素云** 还等我干什么?真是个大爷。

**唐伯寅** 这不是两个空箱子找出来了，你装吧。素云，我一想 就要离开这老宅子，我住了半辈子的，就不是滋味。 你看，这一套明式的紫檀木家具，可北京城找不出第 二套来。(指条案上)那几件龙泉窑的瓷器都是万历 年间的，在太阳光底下会变颜色呢，一会儿淡红，一

会儿淡紫……真舍不得呀 …… 〔季妈退下。

南素云 老爷子，这不是暂时的吗?你先别疼东西，也疼疼我 吧!在这儿等大炮轰啊! … … 咱们到国外住上半 年，等你眼睛开刀以后，时局平定了，不是还回来吗? 快说吧，这箱子怎么装?

**唐伯寅** 一只箱子装琴和谱，一只箱子装字画，只要宋元的手 卷，值钱哪!

**南素云** 你可动手啊!

**唐伯寅** 我都理出来放在屋里桌子上了。你装吧。

**南素云** 哟!这些东西我可不敢碰。 **唐伯寅** 惠芳，把眼药拿来给我点上。

〔唐惠芳从桌上拿眼药，给唐伯寅点眼。 **唐伯寅** 素云，别耗着啦，你就快装吧!

**南素云** (从屋里抱出琴和谱来)就这么个玩艺儿，到国外值 一百万美金哪!真看不透!

唐伯寅 勃克教授不会骗我的，最近他给我的那个电报，不是 给你看了吗?素云，你跟我这几年，几次要跟我一块 儿到欧洲去转一转，开开眼，我都没答应，这回可如 愿以偿了。

**南素云** 还不是为了去给你开刀治眼睛!

**唐伯寅** (看南素云又抱出一堆字画来)那些字画放在那只箱 子里，分开放，都是值钱的东西。

冷一凡 姑父，我们坐船先到巴黎，再到罗马、瑞士。等这琴、 谱出手以后，再托勃克教授在湖边买个小别墅。山 青水秀，风景宜人，您有空就去住几年，颐养天年，享 几年清福。

**唐伯寅** 哪儿也没有北京好!

**南素云** (把两只箱子锁好，把钥匙递给唐伯寅)老爷子，给你 钥匙，还是栓在裤腰带上吧。

**唐伯寅** 对，对!

**南素云** (向冷一凡)你还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叫车去! **冷一凡** 是 ! 是 ! ( 下 )

**唐伯寅** 惠芳，去叫张大把车子开出来。 **唐惠芳** 哎。(下)

**唐伯寅** (对南素云)你去把我那件狐皮斗篷找出来。

〔南素云走入卧室：“放在哪儿啦?” **唐伯寅** 在那个樟木箱子里……

〔唐伯寅见室内已空无一人，咳嗽一声。季妈急从里 屋提着同样的箱子走出来。唐伯寅一指，季妈轻悄 悄地把放琴、谱的箱子换了去。

〔南素云拿出一件狐皮斗篷。

**南素云** 你现在穿吗? **唐伯寅** 先放这儿吧。

〔南素云在镜子前梳了梳头发，斜眼望望那两只箱 子 。

〔唐惠芳匆匆跑上。

**唐惠芳** 哎呀!张大跑了，开着车跑了!听花房的李师傅说， 刚才看见车上坐着我的红姨娘呢!

唐伯寅 (大惊，跳起)怎么把红姨拐跑了?这个畜生!当初 怪我瞎了眼，留下这么个白眼狼……你红姨娘有疯 病啊!

季 妈 我刚才路过，看她屋子可空了。 **唐伯寅** 她怎么勾上了张大?

**南素云** 她是饥不择食，自己跳火坑! **唐惠芳** 爸，没汽车了，可怎么办?

**唐伯寅** 惠芳，你马上打电话给你许伯伯，叫派他的车来救救

急。他就住在羊肉胡同，近得很! **唐惠芳** 我就去。(下)

**南素云** (看看表)唉呀，这恐怕来不及了!

〔室内大钟正打十一点。

**南素云** 这要是走不了可怎么办!老爷子，大伙儿都死在北 京，我给你们陪葬啊?

**唐伯寅** 一定得逃出去，宝贝!就你沉不住气呀 ……

〔冷一凡匆匆上。 **冷一凡** 车就停在门口了。

**唐伯寅** --兄陪着你先走，我等许老的车后赶。 **南素云** 那怎么成，我舍不得你呀 ……

**唐伯寅** 素云，装琴的这只箱子你们带着，那只归我，分开带。 咱们车站见面。如果我误了这趟车，你们就先走，到 天津住进咱们住过的皇家大酒店等我，我爬也要爬 到天津去。快走，走吧!

〔冷一凡向南素云使了个眼色。南素云提起那只装 琴的箱子，抹着眼泪。

**南素云** 我只好听你的了。(一跺脚)都是这个该死的张大! **冷一凡** 快吧，姑母!

〔南素云与冷一凡提着箱子匆匆下，正碰上唐惠芳回 来。

**唐惠芳** 怎么,你们先走啊? **南素云** 车子怎么样?

**唐惠芳** 马上就来。

**南素云** 那车站见吧。(和冷一凡下)

**唐惠芳** 爸，别着急，许伯伯的车子就到……您就坐下来等

吧。(看看地上的箱子)那只箱子她带走了?

**唐伯寅** (点点头)带走了。

〔唐惠芳又朝季妈看了一眼，季妈也点头示意。唐惠 芳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长长地喘了一口气，看了看 表。唐伯寅也来回走动着，心神不安地看着表。室 内静得只能听到大钟的摆动声。

**唐惠芳** 他们快上车了 …… 〔王白叟匆匆进来。

王白叟 唉呀，伯老，我算白跑一趟，银行的门口是人山人海， 有的提款，有的挤兑。许行长说，你看我这离得开 吗?我只好回来给您送个信儿。

**唐伯寅** (冷冷地)啊……啊 …… (仍然看着表)

**王白叟** 怎么,伯老，还不走啊?

**唐惠芳** 我们等车子。

**王白叟** 门口不是停着车子吗?许家的司机我认识，可门房 里没人。他叫我进来带个信儿，你们快上车吧!

**唐伯寅** 叫他再等等吧，等到火车开了。(看了看表)差不多

了 。

**王白叟** (有点糊涂了)这是为什么? **唐惠芳** 我爸说要走，是做的一场戏。 **季** **妈** 这戏做得像真的一样!

**唐伯寅** 不像真的，他俩能相信我跟他们出国吗?

季 妈 (一指唐惠芳的脑门)这孩子办事真绝啦，到那晚才 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儿，叫我听老爷的咳嗽换箱子。 骗得我白掉了半天眼泪。

唐惠芳 这事没您不行!我去看看您换下来的那只箱子。 (下)

唐伯寅 (狠狠地)这一对狗男女……

季 妈 不止一对儿，连张大、红姨是两对儿! 唐伯寅 琢磨我的琴和谱啊……妄想!

〔大钟打了十二下。

季 妈 他俩提一箱子破烂上火车了!(大笑) 唐伯寅 (也是一声大笑)季妈，有你的!

季 妈 可掉换箱子的时候，我这两手直打颤呢!这出“掉包

计”,我还唱了个主角儿! 王白叟 这可真是个险招儿!

唐伯寅 他们是利令智昏!不这么办，他们也许过两天就会

用对待方力群那一套来对付我! 王白叟 可惜这么个聪明漂亮的素夫人!

唐伯寅 一个放白鸽的，我就此遣散了她，留着她将来也是个 祸害。

季 妈 敢情老爷的眼不瞎啊! 唐伯寅 我的眼里不揉沙子!

季 妈 这出“掉包计”,您唱得也真够味儿! 唐伯寅 总算把琴和谱都保留下来了。

王白叟 这琴，方教授可献给您啦，可他还盼着弹那曲《广陵 散》呢!

唐伯寅 你告诉他，我唐伯寅讲买讲卖，我不白要他的琴。过 两天我跟他算账，他不卖，我就物归原主。叫他放 心!

王白叟 (赞赏地)好!

唐伯寅 季姨妈，去把那只箱子拿出来，让我跟六爷欣赏欣赏

那张琴。

**季** **妈** 哎。(从后屋提出个箱子来，放在地上) **唐伯寅** 打开!(掏出钥匙递给季妈)

**季** **妈** 这上边怎么有钥匙呀?

〔季妈打开箱子，里边是一堆破书烂纸。

**唐伯寅** (一边揉着眼睛)怎么是一堆破书烂纸?怎么,你没

换哪?

**季** **妈** 我换了!

**唐伯寅** 我那琴呢?谱呢?……白叟，你再仔细看看 …… **王白叟** 是一堆破书烂纸。

**唐伯寅** (喊着)季姨妈，不对!你拿错了，不是这只箱子!打 开这只看看。

**王白叟** (打开另一只箱子)都是手卷、字画! **季** **妈** 不会错，是我刚才放在里屋的!

**唐伯寅** 不对，不对!你再找找!那一只呢? **季** **妈** 就这一只箱子啊!没有啦!

**唐伯寅** (揉着眼睛)白叟!我眼前怎么是白花花的一片呢? 什么都看不清了，快递给我桌上的眼药……季姨妈，

不是这只箱子啊!再找找，再找找…… **王白叟** 伯老!您静一静 ……

**唐伯寅** 季姨妈，我的琴呢?谱呢? … … 惠芳!惠芳!惠芳 在哪儿?难道又叫人给掉了包吗?

**季** **妈** 她刚才一晃人就不见了。惠姑娘，惠姑娘……(奔出 门去喊)

唐伯寅 惠芳!惠芳!你到哪儿去了?难道我真瞎了吗，又 看错了人?惠芳你是我的亲闺女啊!(猛地站起，奔 向门去。地下的箱子几乎把他绊倒，被王白叟扶住)

怎么我眼前一片白茫茫的呢?惠芳!惠芳 …… 季 妈 你瞎乎乎的往哪儿跑?

**唐伯寅** 我去找惠芳!难道她也想坑害我吗?她是我的亲闺 女呀!这世界上我还能相信谁呢?

〔门外传来了卖报的声音：“号外，号外!看看刚出版 的号外!冯玉祥反戈一击，吴佩孚宣告下野。看看 吴佩孚下野的号外…… "

**王白叟** 战事要平定了…… (扶唐伯寅坐下) **唐伯寅** (仍要挣扎起来)快去找惠芳!惠芳!

〔唐惠芳提着箱子匆匆上。 **唐惠芳** 爸!

**季** **妈** 你跑哪儿去了?你爸爸急疯了，把眼睛都急瞎了。 **唐惠芳** 唉哟!爸爸，爸爸!(搂着唐伯寅)

**唐伯寅** (推开唐惠芳)我那琴呢?谱呢?你弄哪儿去啦?

**唐惠芳** (指着提来的箱子)这不是!爸!这琴原是方老伯的

东西，我拿去把谱也给他看看，请他把《广陵散》弹出 来。门口停着许老伯的汽车，我坐车去了，可方老伯 不肯收，也不肯弹，说不得您的同意就不弹，我只好 把方老伯请来了。

〔方力群扶着方思贤缓慢地走上。 **方思贤** (礼貌地)伯老，白叟……

**唐惠芳** 老师，您快弹吧!爸爸您同意吗? **唐伯寅** (解下钥匙，递给唐惠芳)打开箱子!

〔方力群帮唐惠芳打开箱子，拿出琴和谱放在桌上。 方思贤精神焕发地走到桌边。

**方思贤** 《广陵散》,《广陵散》哪……(识谱弹琴)

〔众人静听。门外传来卖报声：“看看吴大帅下野的

新闻 …… "

〔幕在琴声中缓缓落下。

**——剧终**

**大幕已经拉开**



沙叶新 李守成姚明德

人 物 表

盛子仪——新上任的厂长。

苏望山——公司党委书记兼厂总支书记。

丰真健——女，厂总支副书记。 丁务本——供销科科长。

花丽华——女，厂医，丁务本的爱人。 鲁 珍——女，设计科科长。

陈宝全——保卫科科长。 费亚庆——会计科科长。 刘秉权——二车间主任。 宋文美——总工程师。

宋爱华——宋文美之女。

谷维廉——传达室看门的，后为总会计师。 李小波——炊事员，后为设计科技术员。

王兴元——工人，后为供销科科员。

小黑皮———驾驶员。 大 乔 — — 驾驶员。 老 林 - — 炊事员。

朱莹——女，厂长秘书。

戴 芬 女，待业知青，后为炊事员。 胖大姐——工人。

孙师傅 — 工人。

检票员。科员甲、乙。

**第** **一** **场**

〔工厂的大门口。大门边是传达室。

〔林荫道两侧堆满了报废的产品和锈蚀的零部件，到 处是垃圾和杂草。最奇特的是在一废弃不用的金属 圆管里居然长出一棵树。

〔幕启：谷维廉在传达室门口扫地。少顷，电话铃响， 谷维廉进传达室，接电话。

谷维廉 喂，是我呀，我是谷维廉……哦，丰副书记，您有什么 吩咐……是，是，我一定不随便放人出去。可就怕工 人师傅不听我的……好，好，我就说这是您的指示。

〔胖大姐上。她穿着整洁，披着刚洗好的头发，拎着 包，朝传达室走来。

**胖大姐** 打个电话。

**谷维廉** 哦，请。

**胖大姐** (拿起话筒)老谷，胜利是多少号码?

**谷维廉** 总机是847225,有七个分机，厂长办公室是847201, 电报挂号是3375,邮政编码是200063。

**胖大姐** 你说的是胜利电影院?

**谷维廉** 不，是胜利电机厂。您是要问胜利电影院? **胖大姐** 对 。

**谷维廉** 胜利电影院有两个电话，售票处是339904,放映室是

339815。电报挂号没有，邮政编码是200071。 **胖大姐** 哎呀老谷，你这脑袋瓜比电子计算机还灵!

**谷维廉** 惭愧，惭愧!我跟数字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只要接 触过，就能记得住，这叫心中有“数”。

**胖大姐** 不简单，不简单!33 …… **谷维廉** 339904。

**胖大姐** 哦。(拨号码)喂，售票处吗?老杨在不在……是我 呀，我是胖大姐……

〔孙师傅上，急匆匆地向厂门口走去。 **谷维廉** (连忙迎上前去)孙师傅，您哪儿去? **孙师傅** 对面大众餐厅，吃饭去。

谷维廉 厂里不是有食堂?

**孙师傅** (发火)那能叫食堂?嗯!咱们食堂有三怪：干部都 把好菜带，工人吃的是剩菜，炊事员长得比猪快。这 样的食堂咱们工人能吃吗?嗯?

谷维廉 (连忙)好，好，那请您快去快回。请! 〔孙师傅气冲冲地下。

胖大姐 (继续打电话) … … 十二排八座?可以，可以 … … 好， 好，我马上来。(打完电话，出传达室，向厂门走去)

**谷维廉** 胖大姐，刚才丰副书记亲自打来电话，说上班时间不 能随便外出。

**胖大姐** 你还这么听丰副书记的?二十多年前她就把你给甩 了!

**谷维廉** 你这……这……咳 … …

**胖大姐** 好好好，不给你为难，我有病假单，(从拎包里拿出一 张病假单)喏!

**谷维廉** (接过一看)咦? **胖大姐** 怎么了?

**谷维廉** 怎么病假单是一九八二年的?

**胖大姐** 嗯?今年是……哦， 一九八一年，(连忙夺过来)哦， 拿错了，拿错了!(又从拎包里取出一大叠病假单， 找出一张，欲递给谷维廉)哟，八○年的，过期了。 (又找出一张)嘿，在这儿哩。喏，今年的，今天上午 花医生刚开的。

谷维廉 (接过，看了看)好吧，您请吧! 〔胖大姐扬长而去，下。

**谷维廉** (进传达室，打电话)是丰副书记吗……我是谷维廉



〔小黑皮和大乔上。小黑皮拿着一副扑壳牌。 **小黑皮** 来来来，就这儿，就这儿。

**大** **乔** 咳，对你可真没办法，难怪你找不到老婆! **小黑皮** 你能帮我找一个吗?一个，只要一个。

**大** **乔** 象你这样，半个也找不到!

〔小黑皮叹了一口气，和大乔坐在树下打牌。小黑皮 发牌。

〔李小波蹬着一辆改装的机器黄鱼车从厂外上。车 上装有鱼、肉及蔬菜。老林也坐在车上。

**小黑皮** 嗬!机器黄鱼车改装好了!小波，你真有两下子!

李小波 可惜我只能改造一辆破黄鱼车，改造不了这个破工 厂!(取出一副镜片上装有雨刷的太阳镜)喏!

小黑皮 (接过)好，够朋友! 大 乔 什么玩意儿?

小黑皮 镜片上装了个雨刷。

**大** **乔** 哦?会动吗?

**小黑皮**(戴上眼镜，镜片上的雨刷果然摆动起来)怎么样? 晴雨两用，下雨就不怕了!这是小波的又一重大发

明，应该向国际上申请专利。 **大** **乔** 嘿，有意思!

**李小波** 有啥意思?无聊，十足的无聊! **小黑皮** 无聊?那好办，来，打牌!

**老** **林** 工作时间打牌?

**小黑皮** 打牌是为了工作! **老** **林** 还为了工作?

**小黑皮** 对，我跟他谁输了谁去开车。运输，运输，反过来是 “输运”,输了才去运。这是我们运输科在管理方面

一项重天改革。来来来，一块儿来! **老** **林** 不行，头头们看见，奖金要敲掉。

**小黑皮** 这个月工资都快发不出了，还想发奖金?作梦!来 吧，那些头头们不也是在混日子?(强拉老林和李小 波)来来!

**老** **林** (犹豫地)只来一盘。(和小黑皮、大乔、李小波一起 打牌)

〔丁务本和花丽华从厂外上。丁务本一进厂门便瘫 倒在地。老林和在传达室里的谷维廉连忙过来帮花 丽华将丁务本扶起。

**老** **林** 丁科长! **谷维廉** 怎么了?

**小黑皮** 没什么,丁科长一进厂门就下跪，说明对咱们厂有感 情!

**花丽华** 你还看笑话!

小黑皮 小人不敢!

老 林 别是病了吧?

花丽华 是呀，蹲了七、八年的牛棚。这以后身体就一直不太 好 。

谷维廉 快回去休息吧。

花丽华 不，我家老丁经常是带病上班的。

小黑皮 (掏出手绢，故作抹泪状)我真感动! 花丽华 当心我用胶布把你嘴给封住!

小黑皮 咦，丁科长身上怎么有一股酒味儿? 花丽华 哦，是药酒。

小黑皮 药酒也能把人灌醉?花医生，那你以后也给我开两

瓶，让我也醉它一醉。 花丽华 你 … …

〔丁务本又要倒下。

花丽华 (连忙扶住)老丁!老丁!

丁务本 别……别拉着我。我……我没醉，没……没醉。 谷维廉 我送他到办公室去。

丁务本 没……没关系，“四人帮”都打不倒我，这点酒，也打

……打不倒……我。 〔谷维廉扶丁务本下。

李小波 哼 !

花丽华 哼什么?

小黑皮 他牙痛!(拉李小波)来来来，继续战斗!(发牌)

花丽华 (欲下，见黄鱼车上有鱼，便停下，拎起两条鱼)老林， 这鱼新鲜吗?

小黑皮 报告花医生，跟你一样新鲜! 花丽华 谁问你了!

老 林 花医生，新鲜，新鲜。 花丽华 来两条，明儿跟你算。 老 林 好说，好说。

花丽华 最近身体怎么样? 老 林 马马虎虎。

花丽华 有病来找我。 老 林 我没病。

花丽华 没病也可以来! 老 林 好，好!

〔花丽华拎着两条鱼下。

小黑皮 (对远去的花丽华)呸!(转身对老林)你呀，老林，低 三下四!

老 林 没办法，官太太，惹不起。 小黑皮 (一声长叹)咳 ……

李小波 (用力把牌一扔，爆发地大声吼道)他妈的，这个厂搞 不好了!贴!(冲动地跑进传达室，拿出浆糊，将小 字报贴在金属圆管里长出的那棵树上)

**老** **林** (着急地)小波，你!叫你别贴，别贴!

**小黑皮** 别着急，先看看。(念小字报)“曙光厂，乱了套，经营 管理一团糟，工资快要发不出，产品积压没人要。干 部们，一杯茶加一张报，不学无术当官僚。工人是， 八点上班十点到，下午三点就溜号；有人有劲没处 使，有人整天乐逍遥。厂长换了六七个，都是换汤不 换药。就是神仙来下凡，神仙也要吓一跳!李、小、 波。”好!

老 林 快撕掉，现在不让写大字报! 李小波 这是小字报!

老 林 别人用放大镜一看，还是大字报!当心把你抓起来! 李小波 我宁愿第二次蹲监牢!

大 乔 (惊慌地扔下牌)算了，算了，我还是去开车。(欲下， 又回头)刚才你们搞的这些，我没看见，也没听见，可

没我的事!(急下) **李小波** 可悲!

**老** **林** 谁象你，嘴上无毛，无儿无女，无牵无挂，无法无天! **李小波** 怕什么?

**老** **林** 忍着点吧，听说马上要来一位新厂长，还是等一等再 说吧。

小黑皮 谁敢来?这样个烂摊子!就是来了，也是摆摆样子， 过两三个月，准走!

李小波 来了更要贴，就是要让新厂长看看。 老 林 小黑皮，你劝劝他。

小黑皮 我来个折衷主义，贴归贴，不必留名。(将小字报下

端李小波的名字扯掉) 李小波 你 !

**小黑皮** 免得吃亏! 〔谷维廉上。

谷维廉 (提醒地)丰副书记来了。(进传达室)

〔老林连忙将分别写有“火烛小心”和“禁止入内”字 样的两块旧牌子挪过来，挡住树上的小字报。

李小波 你干吗? 老 林 快走吧!

〔丰真健上。她穿着朴素呆板，毫无女性特征。 〔老林、小黑皮、李小波欲下。

丰真健 李小波同志!

〔李小波、小黑皮站住。

丰真健 (对小黑皮和老林)没你们的事。

老 林(不安地)小波，要开饭了，快点来。(推黄鱼车下) 丰真健 (对小黑皮)你怎么还不去干活儿?

小黑皮 报告丰副书记，我是他的影子，他到哪儿我跟到哪

儿 。

丰真健 影子?

小黑皮 对，对，就是灿烂的阳光照在地上的影子。 丰真健 别调皮，快去干活儿!去呀!

小黑皮 好吧。多云转阴，没影子了。再见!(小声地对李小

波)干部一叫，大事不妙。小心!(下) 丰真健 李小波同志，你……

李小波 我怎么?

丰真健 干吗要…… 李小波 要什么?

丰真健 要穿这种……这种资产阶级的喇叭裤?你是跟谁学 的?

李小波 跟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铁托同志学的!他是资

产阶级?

丰真健 你!(缓和地)他穿是习惯问题。你穿是作风问题。 什么裤子不好穿，干吗非要穿这种怪里怪气的裤子?

李小波 一是因为无聊，二是因为报上反对穿。

丰真健 所以你就偏要穿?你就这么不相信我们的报纸? 李小波 以前我比谁都相信报纸!

丰真健 现在呢?

李小波 现在有什么值得我相信的? 丰真健 共产党，你不相信?

**李小波** 好尖锐的问题!我只能回答你，谁把这个国家搞好 了，我就相信谁。

**丰真健** 你这样太危险了，专门说怪话，专门发牢骚!

**李小波** 能允许你们把工厂、把国家搞成这样，就不允许我们 发发牢骚?

**丰真健** **李小波!**

〔李小波满不在乎，下。 **丰真健** (摇了摇头)老谷!

〔谷维廉从传达室出来。 **谷维廉** (恭敬地)丰副书记!

**丰真健** (不自然地)今天一共有多少人早退?

**谷维廉** 上午十点二十一分有一个，十点三十六分有两个，十 一点正有三个。下午一点五十七分有一个，两点五 十九分有六个。我是三点十八分接到你的电话，三

点二十分又走了两个。三点二十五分…… **丰真健** 你就说个总数吧!

**谷维廉** 到现在十六点零七分为止，早退人数共有三十人，比

昨天同时期超出百分之九点八一。 **丰真健** 哦?请给我拿张椅子来!

〔谷维廉点了点头，走进传达室。

〔鲁珍上，走出厂门。

**丰真健** (大声地)谁?回来!

**鲁** **珍** (转身，不满地)怎么了?

**丰真健** 哦，是鲁科长，出去……有事?

**鲁** **珍**(略显傲慢地)到医院，看我家老头子。

**丰真健** 哦……江书记好些了吗? 鲁 珍 老样子。

|  |  |  |
| --- | --- | --- |
|  | **丰真健** | 真希望他早点出院。厂长走了，他又病了，我实在挑 不起这副担子。 |
|  | 鲁 珍 | 你别指望他了，他已经给公司党委写了报告，说在他 养病期间，不再过问厂里的事。你就放手地去干吧! |
|  | **丰真健** | 那怎么行?没书记，没厂长，就我一个副书记怎么 干! |
|  | **鲁** **珍** | 急什么?公司党委马上会派人来。(下) 〔谷维廉从传达室抬出一张单人沙发。 |
|  | **丰真健** **谷维廉** **丰真健** **谷维廉** | 没椅子了?  这个好。搁哪儿?  (指厂门中间)那儿。我来!  不，我行，早锻炼出来了。(将沙发抬到厂门中间搁 下)您要在这儿把门? |
|  | **丰真健** | 看看谁还早退!(坐上沙发，突然发现)这张沙发我 好象以前在哪儿见过? |
|  | **谷维廉** **丰真健** **谷维廉** **丰真健** **谷维廉** **丰真健** | (小心翼翼地)在我家。  (触电似地站起)在你家?  二十多年前，你在我家最爱坐这张沙发。  (不愿勾起往事的回忆)你……你说这个干什么? (惶恐)是您问起的……可后来 ……  (正色)后来怎么了?后来我是说过只有资产阶级才 |
| D |  | 爱坐沙发。现在看来有点偏激，可在当时情况下难 道我说错了? |
|  | **谷维廉** | 不不不，没错。所以公私合营之后，我不但放弃资 金，放弃股息，连这张沙发也上交到厂里来了。(自 语地)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可如今 我就和这张沙发一样，早已失去弹性，老朽不堪了 |



丰真健 (情不自禁)你的变化确实很大 …… 谷维廉 您也一样 … …

丰真健 (又矜持起来)你还有事吗?

谷维廉 没有。您请坐吧，虽然破旧了，还是好坐的……(向 传达室走去)

丰真健 (望着沙发，百感交集，不知是否应该坐下去)老谷，

(指着沙发)你把…… 谷维廉 (转身)把什么?

丰真健 把……(又改变主意，指着地面)把地扫一扫。 谷维廉 刚扫过。

丰真健 唔。你进去吧。

〔谷维廉走到传达室门口停下，微转身，看着丰真健。 丰真健慢慢地坐在沙发上。谷维廉垂下头，走进传 达室。

〔陈宝全急上。 陈宝全 丰副书记!

丰真健 又怎么了?

陈宝全 抓到 一 个小偷!(对侧幕内)过来!

〔王兴元上。

丰真健 偷了什么?

陈宝全 屁……屁 ……

王兴元 不是放屁的屁，是ABC的 B。

陈宝全 我知道!是B……B型十四号产品。 丰真健 哦?偷这干吗?

陈宝全 他说这个月厂里可能发不出工资，他要偷出去卖。 丰真健 (对陈宝全)他叫什么?

陈宝全 (对王兴元)说，叫什么? 王兴元 王兴元。

丰真健 (对陈宝全)哪个车间的?

陈宝全 (对王兴元)说，哪个车间的? 王兴元 二车间。

陈宝全 (掏出笔记本)等等!(摸钢笔)咦，刚才还挂在这儿 的 。

王兴元 (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递给陈宝全)喏。 陈宝全 (继续找寻)我有!

王兴元 这就是你的。 陈宝全 啊!

丰真健 哦 !

陈宝全 胆大包天!把你抓着了，还偷笔!

丰真健 连保卫科长的笔你也偷?一定要从严处理!

陈宝全 我先把他带到保卫科去，交代完了，送派出所!(对 王兴元)走!(将钢笔插入袋中， 一想不妥，又拔出放 进内衣口袋)哼!(带王兴元下)

〔丰真健心绪烦乱地坐在沙发上批阅文件。

〔苏望山上，见丰真健坐在厂门口，很是奇怪，略一思 索，明白了，笑了一笑，走到丰真健的背后，用双手将 她双眼蒙住。

丰真健 ( 一 惊)谁?放开!放开! 〔苏望山笑。

丰真健 (恼怒)严肃点儿，是谁?是谁? 〔苏望山仍不放手。

丰真健 (气极)再不放开，我要叫人了! 〔谷维廉连忙从传达室出来。

**谷维廉** 哦，是公司党委书记苏望山同志! **丰真健** (惊喜)苏伯伯!

〔苏望山放开手，大笑。 〔谷维廉回传达室。

**丰真健** (半嗔半羞)苏伯伯，你! **苏望山** 怎么了?

**丰真健** 一个公司的党委书记，这样子开玩笑，群众看见了， 影响多不好!,

**苏望山** 哦?一个厂的总支副书记，把沙发搬到厂门口来坐，

影响又如何? **丰真健** 我是在把门!

**苏望山** 如果一个总支副书记的眼睛只用在看大门上，还不 如把它蒙上。

**丰真健** 你光说风凉话，厂里有那么多问题，你也不帮我们解 决解决。

**苏望山** 说说，都有哪些问题。

**丰真健** 你还不清楚?生产任务不足，产销不对路，B型十四 号产品大量积压，资金无法周转 ……

**苏望山** 听说，这个月连工资都快发不出了。

**丰真健** 可不!劳动纪律松弛也和这些问题有关。可最大的 问题是没当家的。上个月，彭厂长甩甩袖子走了。 江书记又一直在休养。这副烂摊子全压在我这个副 书记身上，实在吃不消。

**苏望山** 我就是给你们送厂长来的。 **丰真健** 你别逗我!

**苏望山** 真的。先说说你们要个什么样的? **丰真健** 还能由我们随便挑?

苏望山 买东西都要挑挑拣拣，何况要干部?说吧，要什么样的?

丰真健 (想了一想)政治上越强越好，资格越老越好，魄力越 大越好。最好象你这样的。

苏望山 我可没这么大份量。其他还需要什么条件?

丰真健 其他嘛，主要是政治条件。 苏望山 业务呢?

丰真健 当然罗，业务上最好能懂行。 苏望山 不是最好，而是一定要懂行! 丰真健 对对对。

苏望山 那有一个人倒挺合适。 丰真健 哦，你说说。

苏望山 此人今年才四十出头，年纪轻，上过大学，有知识，在 厂里当过工人，当过技术员，是个懂业务的行家。

丰真健 哪儿的?

苏望山 贵厂的。

丰真健 我们厂的?

苏望山 他在你们厂干了二十年，是个难得的人才。六十年 代他当副科长的时候，就想搞过经济改革，结果被打 下去了。

丰真健 你说的是“黑猫”?

苏望山 对，大名盛子仪。如今在你们厂设计科当技术员。 丰真健 他呀!

苏望山 怎么了?

丰真健 谁点的将? 苏望山 他毛遂自荐。

丰真健 哦，怪不得前一阵群众议论纷纷，说什么黑猫又想逮 老鼠了。干部当中也有反映，说有人想卷土重来往

上爬，果真有这样的事! 苏望山 都这么认为?

丰真健 当然只是一部分。 苏望山 你呢?

丰真健 我……感到太突然了。他……当科长还行，当厂长 就怕不合适。

苏望山 为什么?

丰真健 他是党外人士。

苏望山 党外人士就不能当厂长?宋庆龄不也是党外人士? 丰真健 他不一样，就怕政治上不过硬呀!

苏望山 不过硬?他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困难时期，能够急党 所急，自告奋勇地挺身而出，要求把曙光厂这副破烂 的重担子压在自己肩上。这要比那些悲观失望，怨 天尤人，甚至大搞不正之风，加重国家困难的人在政 治上要过硬得多。只要他服从党的领导，搞的是社

会主义企业，我看他一样可以当厂长。 丰真健 这是你个人的 …

苏望山 不，是公司党委的意见。你认为怎么样? 丰真健 只要上级做出决定，我坚决服从!

苏望山 其他委员们会有什么想法?

丰真健 我来做工作吧。可是还缺一个总支书记呢，江书记 在病休。

苏望山 公司党委决定在江书记病休期间，由我来暂时代理 他的工作。过两天我就来报到。

丰真健 哦?那太好了!我一定当好你的助手。

苏望山 我们都要给新厂长当好助手。他的任命书我已经带 来了。今天就请他上任。

**丰真健** 今天?

**苏望山** 你不是等急了吗?

**丰真健** (笑，向传达室)老谷!

〔谷维廉从传达室出来。

**丰真健** 你去请盛子仪同志来一趟。 **谷维廉** 好。(下)

〔宋文美挂着批斗牌子上。牌子上写着“反动学术权 威、英国特务宋文美”。

**宋文美** (悄无声息地走到林荫道一边，跪下)伟大领袖毛主 席，我向您请罪……

**丰真健** (一惊)咳，怎么又来了!(连忙走到宋文美跟前，关 切地)宋总工程师，起来，起来，快回去，回去!

〔宋文美仍然毕恭毕敬地跪着不动。 **丰真健** 咳 !

**苏望山** 怎么回事?

**丰真健** 唉!文化革命中，每一年的今天都把他拉到这儿来 批斗，要他跪十二个小时。以后不斗他了，可他每逢 今天这个日子就会有种条件反射，还是来跪。“四人 帮”倒台之后，他也是这样。

**苏望山** 哦 !

**丰真健** 大夫说，这可能是长期受到刺激所造成的后遗症。 **苏望山** 要抓紧给他看病。快请他回去!

**丰真健** 宋总!

**苏望山** 宋文美同志! **丰真健** 快回去吧!

〔宋文美仍然跪着不动。 **苏望山** 咳 !

丰真健 只得用老办法了! 苏望山 老办法?

丰真健 嗯。(手叉腰，象造反派似地向宋文美一跺脚， 一声 吼)宋文美，听着!

〔宋文美象触电似地站起，低着头。 丰真健 现在命令你，回去!

〔宋文美连忙跑下。 苏望山 恶梦、恶梦 … …

丰真健 当时造反派就是这样吆喝他的。

苏望山 他这样，有没有别的原因?帽子摘了吗?

丰真健 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早就给他摘了。可就是……可 就是他和他在英国的女儿之间的关系还没查清楚。

苏望山 是文化革命中揭发出的问题?

丰真健 不，文化革命前就立了案，现在只好挂着。

苏望山 这怎么行?要尽快复查!工作也要马上安排! 丰真健 可他最近提出要出国，到他女儿那儿去。

苏望山 哦?

〔谷维廉上。

谷维廉 丰副书记，盛子仪同志没来上班。

丰真健 哦?请假了吗? 谷维廉 请假十天。

丰真健 十天?盛子仪进厂二十多年，从来没请过一天假，这 次怎么……

谷维廉 嗯……设计科的同志说，他…… 丰真健 他怎么?

谷维廉 他有点情绪。

丰真健 哦?派人到他家去找了吗?

谷维廉 他看戏去了，已经派人到剧场去找了。(进传达室) 〔就在演出此剧的舞台下，检票员正举着寻人牌子在 剧场过道里走动。寻人牌上写着“盛子仪同志请出”。

苏望山 他有什么情绪?

丰真健 也许听到了不少怪话。

苏望山 是关于他自荐当厂长的事? 丰真健 很可能。

〔坐在观众席前排的盛子仪看到了寻人牌，便站起， 离开座位。

丰真健 (指台下)他在那儿!

〔盛子仪向剧场入口处走去。

丰真健 (对台下)盛子仪同志，请到这儿来!

盛子仪 (转身，面向舞台，站在过道上)干什么?

丰真健 (在台上)公司党委已经正式任命你担任我们厂的厂长。 盛子仪 (在台下)不，我收回我的请求。你们另请高明吧!

苏望山 (在台上)什么?你还没上任就被一些闲言碎语吓怕 了?懦夫!

盛子仪 (在台下，大声地)不!我 ……

苏望山 (在台上)如果你还是希望在台下看戏，我们不打扰 你，请继续就坐。不过，在生活里不能光当观众。现- 在，大幕已经拉开，每一个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人都 应该走上四化建设的舞台，扮演他力所能及的角色!

盛子仪 (迟疑片刻，在台下)好吧。我……我同意上任!(走 上台)

丰真健 太好了!(对苏望山)我先去布置 一下。(下) 苏望山 (向盛子仪伸出手)我们欢迎你!

盛子仪 等等!在我接受任命之前，我还有几个条件。

**苏望山** 什么条件?

**盛子仪** 一、得实行厂长负责制，我得有职有权；人财物、产供 销都属于我的职权范围，特别是业务人员的人事安 排权。没有权，我可不干。

**苏望山** 这咱们早就说妥了。

**盛子仪** 二、得允许我实践，允许我改革，甚至破格。只要我 能逮到耗子，就得承认我是好猫。

**苏望山** 嗬，你还是六十年代那句话。只要不出社会主义这 个格，完全允许!

**盛子仪** 三、得允许我失败，允许我犯错误。

**苏望山** 还没干，就想到犯错误?

**盛子仪** 我不是圣人。况且今后我得天天和错误打交道，难 免自己也陷到错误里。

**苏望山** 好，再补上一条，还允许你改正错误。 **盛子仪** 行了，我上任!

**苏望山** 等等，我对你还有一个要求。 **盛子仪** 说吧!

**苏望山** 你以前挨过整，可现在不能整别人，要团结以前反对

过你的人。

**盛子仪** 就象你 一样。

〔丰真健高高兴兴地跑上。

**丰真健** 盛子仪同志，哦，不，盛厂长，大伙都来了!

〔锣鼓声由远及近，有气无力。少顷，小黑皮、老林、 李小波、陈宝全、大乔、花丽华、朱莹、丁务本、费亚 庆、刘秉权等工人、干部上。有的敲锣打鼓，有的扛 着红旗，有的举着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盛 子仪厂长!”横幅已很陈旧，字迹模糊，只有“盛子仪”

三字是新写的，刚贴上去的。

〔谷维廉也从传达室出来。 **盛子仪** 这是干什么?

**丰真健** 为你的上任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盛子仪** 谢天谢地。统统回去!

**丰真健** 这怎么行?每个厂长上任都如此。(对众人)同志 们?我们欢迎盛厂长给我们讲话，大家欢迎!(带头 鼓掌，见响应者甚少，大声地)大家热烈欢迎!(用力 鼓掌)

〔响应者仍很少。丰真健很尴尬。苏望山也很惊讶。

盛子仪沉默不语。 〔鲁珍从厂外上。

**鲁** **珍** (惊奇地问费亚庆)这是干什么? **费亚庆** (指横幅)喏。

**鲁** **珍** 他?哼!黑猫也能当厂长?(蔑视地下)

〔欢迎队伍中，有的冷漠，有的讪笑，有的有所期待，

有的不以为然，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神态。 **丰真健** (着急地)盛厂长，说吧!

〔盛子仪微微地摇摇头。

**丰真健** (跑到苏望山面前)这 ……

**苏望山** (走到盛子仪面前)你，无论如何也得说几句。 **盛子仪** 要我发表激动人心的施政演说?开空头支票? **苏望山** 不，就把你现在心里想的都说出来。

〔盛子仪思索着。死一般地沉寂。

盛子仪 (自语般地)要我说些什么呢?其实，刚才大家的掌 声最能说明一切。我知道，大伙并不欢迎我，这在半 个月之前我就知道了。既然如此，这条标语说的就

是假话，毫无意义，应该扯下!(走近横幅，将自己的 名字扯下)

〔横幅上露出了另一个人的名字。 **丰真健** (一惊)盛厂长。你!

〔苏望山向丰真健示意，叫她别阻拦盛子仪。

盛子仪 瞧，在我上任之前，我和你们用它欢迎过我的前任。 (再扯下横幅上的人名，又露出另一个名字)在我的 前任之前，我们又一道用它欢迎过我前任的前任和 以前的其他一些新厂长。可是不论谁来，咱们这个 厂都没搞好，所以大伙失望了，心死了。严重的倒不 是对哪个厂长个人有看法，不信任；说穿了，是一些 同志对我们的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珍贵的信 心。刚才，我在台下看戏，看到这儿有一份小字报。 (走到树前，将写有“火烛小心”和“禁止入内”的两块 牌子挪开，指着树上贴着的小字报)我给大伙念念： “厂长换了六、七个，都是换汤不换药，就是神仙来下 凡，神仙也要吓一跳!”

**丰真健** (警惕地)谁写的?

〔陈宝全立即走到小字报前，抄录小字报的内容。

**盛子仪** 问题倒不在于是谁写的，而是它真实地反映了一部

分同志的一种失望、甚至是绝望的情绪。哀莫大于 心死!要把我们厂的企业搞活，扩而言之，要把国家 的社会主义事业搞活，首先就得把人心搞活!这就 是我在此时此地、见到此情此景心里所想的 ……

〔苏望山微微点头。

**——幕缓缓落**

**第** **二** **场**

〔三天之后的中午。

〔厂长办公室。有 一 大 一 小两张写字台，另有 一 方 桌 。

〔幕启：秘书朱莹正坐在窗前的小写字台前，翻阅和 登记公文、信件。

〔花丽华背着医药箱急上。

**花丽华** 小朱!盛厂长呢? **朱** **莹** 下车间了。

**花丽华** (过份关心地)哎呀，你是秘书，要关心领导身体嘛。

他病了，你怎么还让他下车间? **朱** **莹** 他病了?

**花丽华** 他叫我来给他检查一下，我一接到电话就来了。 **朱** **莹** 盛厂长的身体不是一直很好吗?

**花丽华** 如今担任领导了，工作忙，担子重，能不累出病来? 领导辛苦啊!我家老丁，虽然是个科长，可哪次下班 回家不累得腰酸背疼的?盛厂长才上任三天，要是 干它三个月，准得病倒!我到车间去找他。

**朱** **莹** 不，盛厂长说，和生产没关系的事，别到车间去找他。 **花丽华** 盛厂长可真是个忙人，这几天刚上任，事可不少吧?

朱 莹 可不，一些老问题都还没解决哩! **花丽华** 什么老问题?

朱 莹 喏 ，B 型十四号产品还积压在仓库里。找不到销路， 工资就发不出。昨天盛厂长亲自到银行去借款，银 行说我们厂好几年都没上缴利润，还想借工资?不 借!要我们自己想办法。

**花丽华** 工资发不出，厂里不是更乱套了?

**朱** **莹** 是呀，这两天迟到、早退、磨洋工、请病假的就忒多。 (拿出一叠病假单)你瞧，今天一个上午就交来这么 多病假单，盛厂长火透了!

花丽华 (故意岔开)有啥办法?就是这副烂摊子嘛!大伙都 眼巴巴地望着盛厂长，就看他有什么灵丹妙药，能让 曙光厂起死回生哩!

〔孙师傅上，穿着工作服，满身油污。 孙师傅 (捂着胃部)哎喲喲……

朱 莹 孙师傅，怎么了?(扶孙师傅坐下)

孙师傅 花医生，到处找你，你跑到这儿来了! 花丽华 我又没闲着，到这儿是给盛厂长看病。

孙师傅 要是给工人看病，你也能主动上门，那咱们厂就有希 望了!

**花丽华** 你这是什么意思?

朱 莹 孙师傅，少说两句吧。看病，看病。(看了看手表， 下)

孙师傅 快看吧。(指胃部)我这儿疼得厉害! 花丽华 哦，想要病假单。

**孙师傅** (发火)什么?我开完了行车，疼得差点从天桥上摔 下来。你以为我装病，来混一张病假单?

**花丽华** (不耐烦地)好了，好了，过来，过来!

〔孙师傅坐到花丽华跟前。

**花丽华** (爱理不理地)哪儿不舒服? **孙师傅** 胃疼。

**花丽华** 都是说胃疼。

**孙师傅** (发火)我们食堂尽是那么乌七八糟的饭菜，吃了能 不胃疼?

**花丽华** 你跟我发什么火?你找食堂去!(取出听诊器)哎 呀，你……(捂鼻子)一股汗臭味儿!

孙师傅 成天不干活儿才没汗臭味儿! 花丽华 过去，过去!

孙师傅 是你叫我过来的!

花丽华 (戴上听诊器，将另一端的听诊头交给孙师傅)拿着， 坐到那边去。

〔孙师傅拿着听诊头坐到离花丽华稍远的地方，没想 到听诊器的线很长。

**花丽华** (捂鼻子)不，再远点，那边，那边!

〔孙师傅只得坐到远处，花丽华则坐在另一边。听诊 器的线很长。

**孙师傅** (惊讶地)乖乖，这么长的线? **花丽华** 新产品。

**孙师傅** 能听得见?

**花丽华** 别说话，听我指挥! **孙师傅** 听你指挥?

**花丽华** 你是行车工? **孙师傅** 嗯 。

**花丽华** 那就好办，把上衣捋起来!

〔孙师傅捋起上衣。

**花丽华** (指孙师傅手中的听诊头)放进去! 〔孙师傅将听诊头放到自己的胸部。

**花丽华** 咦，怎么听不见你的心音?心脏不跳了? **孙师傅** 啊?(拿出听诊头，看了看)

**花丽华** 咳，摆反了!

**孙师傅** (看听诊头，果然摆反了)哦!

**花丽华** 开什么玩笑，把正面贴到自己胸口上! 〔孙师傅又将听诊头放入内衣里。

**花丽华** 对，对。(象指挥行车似地做手势)往下!往下!

〔孙师傅将听诊头往下移。 **花丽华** 往左，往左!

[孙师傅向左移动听诊头。 **花丽华** 上一点，上一点!

〔孙师傅又将听诊头往上移动一点。 **花丽华** 高了，高了。再往下，往下!

**孙师傅** (发火)你是在指挥行车还是在给我看病? **花丽华** 你火什么?这叫合作医疗!

**孙师傅** 合作医疗?你是在把我当猴耍，老子不看了!(扔下 听诊头，气冲冲地下)

**花丽华** 想要病假单?没那么便当!

〔朱莹领戴芬上。戴芬身穿餐厅服务员的工作服，拎 着盛满菜肴的竹制盒担。

**朱** **莹** (指方桌)就搁这儿吧!

〔戴芬从盒担里取出几盘菜， 一一摆在方桌上。

**花丽华** 哟，这么多菜!外边叫来的? 朱 莹 对面大众餐厅的。

戴 芬 朱同志，吃完了请多提意见。 朱 莹 好。

戴 芬 我不是客气话，是很认真的，请你们一定要提意见! 朱 莹 一定!

戴 芬 谢 谢 ! ( 下 )

朱 莹 服务态度真不错!

花丽华 哪象我们食堂，怪不得盛厂长要去叫一桌。 朱 莹 盛厂长说他是为了请客。

花丽华 哦?请谁? 朱 莹 他没说。

花丽华 你这个秘书嘴可真紧。你不说我也知道，他是请苏 书 记 。

**朱** **莹** 哦?苏书记今天要来?

**花丽华** 我家老丁看见他了。他还跟我家老丁打了招呼，挺 亲热的，老上司嘛。苏书记说他今天是来报到的。

**朱** **莹** 他来报到，怎么没通知厂长办公室就直接下车间了? **花丽华** 如今就时兴这个，领导深入群众嘛。

〔盛子仪上，身穿工作服，精疲力竭，一进办公室就迫

不急待地坐在离他最近的一张椅子上闭目养神。 **花丽华** (热情地)盛厂长!

**盛子仪** 哦，花医生，叫你久等了。 **花丽华** 不，领导工作忙嘛。

**盛子仪** 小朱，老林和李小波来过没有? **朱** **莹** 没有。

**盛子仪** 你去请他们马上来一趟。叫王兴元下午一点钟来。 哦，听说苏书记一早来报到了，你去找一找，我有要 紧事找他。

朱 莹 好 。

花丽华 (狡黠地向朱莹一笑)怎么样?

〔朱莹报以敷衍地一笑，下。 盛子仪 什么怎么样?

花丽华 没什么。你身体怎么样，瞧你一进来累成那个样子! 盛子仪 你检查检查吧。

花丽华 是要好好地检查检查。以后呀，给你；哦，还有苏书 记专门设立一个保健卡，给你们定期地检查身体。 (边说边给盛子仪量血压)嗯，好了。

盛子仪 血压怎么样?

花丽华 还好，正常。

盛子仪 怎么有点头昏?

花丽华 哦，那么血压可能偏高! 盛子仪 究竟是正常还是偏高?

花丽华 我……再检查检查。(取出刚刚给孙师傅用过的听 诊器，一看不对，又收回，取出另 一个听诊器，听听心 脏 )

盛子仪 要合作医疗吗?

花丽华 不不不，这种事还用你领导亲自动手?我来，我来! (以异乎寻常的认真态度给盛子仪听诊，听了很长时 间 )

盛子仪 怎么样?听出些什么?

花丽华 嗯，血压是高了。按理说，象你这种病本来是可以病 休的……

盛子仪 哦，要给我开病假单?

花丽华 不，我知道你们领导觉悟高，开了病假单也不会要 的。还是吃点药吧，我都带来了。(从医药箱取出很

多补药)喏，鹿茸膏，灵芝糖浆，人参珍珠丸，青春恢 复片 … …

盛子仪 嗬，都是名贵的补药! 花丽华 领导工作需要嘛。

盛子仪 (指一瓶药)这是什么药? 花丽华 真正山东的驴皮胶。

盛子仪 这不是女同志吃的吗?也是领导工作需要?

花丽华 哦，你不吃，你爱人吃也一样。她身体健康，对你的 工作也是种支持。

盛子仪 这些药要多少钱? 花丽华 少说也要一百多元。 盛子仪 你自己出钱买的?

花丽华 不，公家买的。

盛子仪 怪不得!拿回去! 花丽华 你不要?

盛子仪 (大声地)给我统统拿回去! 花丽华 你……你有高血压……

盛子仪 (激动地)活见鬼!我收缩压是 一 百二，舒张压是八 十，左心室没有增厚扩大，心尖区没有收缩期杂音， 体征完全正常，我有鬼的高血压!你这叫什么医生! 你没本事也还罢了，可你还用病假单做人情，这几天 你乱开了多少病假单，嗯?

花丽华 (哭)我 … …

盛子仪 要哭回家去哭。

〔花丽华立即停哭。

盛子仪 你说，对你该怎么办? 花丽华 那……那就要看你了。

盛子仪 我看这样：一、调换工作，到传达室看大门 …… 花丽华 (大惊)看大门?

盛子仪 你用病假单放走的人太多?让你去看看大门也有好 处 。

花丽华 (试探地)你……你真敢这样?

盛子仪 (坚决地)我敢! 花丽华 那……第二呢?

盛子仪 二、要是你愿意改正错误，又想在业务上真下点功 夫，可以让你脱产到市里的大医院去进修，做个正正

派派、象象样样的好医生。 花丽华 (意外地)哦?真 … … 真的? 盛子仪 真的!

花丽华 那……那我去进修了，厂里的爱国卫生运动怎么办? 最近市里要来检查，要我们动员起来，讲究疾病，消 除卫生 ……

盛子仪 讲究疾病，消除卫生?

花丽华 不不不，讲究卫生，消除疾病。

盛子仪 这事你不用操心，你还是先考虑你自己该怎么办。 三天之后，给我答复。

花丽华 嗯……好吧。(下) 〔老林和李小波上。

老 林 (不安地)盛厂长，你找我们?

盛子仪 哦，来来来，请坐!(见老林和李小波仍然站着)怎么 不坐?

老 林 嗯，你找我们有事? 盛子仪 没什么事。

老 林 没事?

盛子仪 只有一件事。

老 林 (紧张地)什么事?

盛子仪 为了庆祝我当厂长，特地请你们来一块儿吃顿饭。 老 林 请我们吃饭?

盛子仪 (指方桌上的菜肴)瞧，都准备好了，快请坐吧。坐， 坐呀!

老 林 唔，唔……(迷惑不解地坐到方桌前)

〔李小波仍站在原处，不信任地望着盛子仪。 盛子仪 小波，来呀!

李小波 厂长，有事你就快说，没事我还要到食堂干活去。 盛子仪 真的没什么事。

李小波 算了吧，想拿我们食堂开刀。要批你就批吧，何必这 样?

老 林 小波!坐下吧! 李小波 我可没这口福。

盛子仪 不赏光? 李小波 高攀不上。

盛子仪 就因为我当了厂长，你我之间就没法坐到一起了? 李小波 何止是你我之间。恕不奉陪，再见!(下)

盛子仪 嗬，愤世嫉俗!

老 林 你别见怪。现在青年人都这样，不吃软也不吃硬，真

叫人吃不透。 盛子仪 那咱们吃。

老 林 好。我吃。

盛子仪 别客气。每样都吃一点，统统吃光。

老 林 好，好。(仍不放心)盛厂长。你……你找我真的就 是为了吃饭，没有别的事?

**盛子仪** 有 。

**老** **林** (紧张地放下筷子)什么事?

**盛子仪** 想请你尝尝这些菜烧得究竟怎么样? **老** **林** 就这事?

**盛子仪** 你是咱们厂的老厨师了，品味是专家! **老** **林** (高兴地)那你没找错人。

**盛子仪** (夹菜给老林)这个炒肉片怎么样?

**老** **林** (吃菜，细嚼慢咽)嗯，选料地道，火候也正好，不老不 生，嫩极了!

**盛子仪** (夹菜给老林)红烧狮子头，尝尝!

**老** **林** (品尝)肥而不腻，吃口不错，有扬州帮的风味。好!

**盛子仪** (夹菜给老林)这大概是四川菜。

**老** **林** (更仔细地品尝)不错不错，外边香脆，里边鲜嫩，油 温恰到好处，就是稍稍辣了一点。

**盛子仪** 这个汤呢?

**老** **林** (舀汤喝)汤汁浓，味道正，作料配得好。难得难得! 这些菜谁烧的?

**盛子仪** 对面大众餐厅。

**老** **林** 哦?知青开的那家小馆子?不容易，不容易。这几 个菜要破费你不少钱吧?

**盛子仪** 不贵，我特地挑了几样最便宜的。这碗清蒸带鱼也 不过三角六分钱。

**老** **林** 这么便宜?倒还真是价廉物美!

**盛子仪** 老林，要是我们厂的职工能吃到这样的饭菜，还会有 意见吗?

**老** **林** 那就太不讲良心了! **盛子仪** 这些菜你会烧吗?

老 林 咳，这都是学徒弟烧的家常菜，我闭着眼睛也烧得比 它强!

**盛子仪** 你真能烧得这么好?

**老** **林** 不信?我烧一桌，回请你一次。

**盛子仪** 请我，以后再说。你能不能烧出来先让全厂的职工 吃一吃?

**老** **林** 哦，你是让我……改善食堂伙食?

**盛子仪** 是该改善了。老林，人是铁，饭是钢，吃得好，喜洋 洋；吃得糟，要骂娘。你这个伙头军师，我这个刚上 任的厂长，都不能让人指着脊梁骂呀!

老 林 可是 ……

**盛子仪** 我知道，今后规定一条，凡是食堂采购的菜，谁也不 许半路转手，私自瓜分!

老 林 好，有了这一条，我保证让大家吃得心满意足，吃在 嘴里打个耳光也舍不得吐出来!

**盛子仪** 那就拜托你了! **老** **林** 你放心吧。

**盛子仪** 还有什么困难?

**老** **林** 就是人手不够，都不愿意干咱这一行。 **盛子仪** 李小波怎么样?

**老** **林** 他不是当厨师的料子，这小家伙就爱摆弄他的电子，

最好再另派一个来。 盛子仪 好，我一定给你解决。

〔戴芬提着空盒担上。 **戴** **芬** 同志，吃完了吧?

盛子仪 吃得精光!

戴 芬 (收拾碗盘)请提提意见吧!

**盛子仪** 你问他，他是行家。

**戴** **芬** (对老林)同志，吃得还满意吗?

**老** **林** (摆出一副老资格的样子)你是大众餐厅的? **戴** **芬** 嗯。

**老** **林** 菜是你烧的?

**戴** **芬** 刚学，请多提意见。

**老** **林** 这些菜烧的嘛……

**戴** **芬** 别客气，请直说，提了意见我们好改进。

老 林 你们大众餐厅就这个水平?

戴 芬 怎么了?

老 林 烧得不怎么样!还好意思拿出来卖!啧啧啧……要 烧好菜呀，明天看我的。(边说边下)

戴 芬 (着急地对盛子仪)同志，究竞怎么不好，能不能说得 具体点，我们一定改，一定改!

**盛子仪** (笑)别听他的，他跟你是同行，有点不服气。 **戴** **芬** 哦，那你……

**盛子仪** 我很满意。你们的服务态度更叫我满意。你叫什么

名字? **戴** **芬** 戴芬。

**盛子仪** 喜欢干你这一行吗?

**戴** **芬** 本来不太喜欢，后来看到顾客吃了我烧的菜都高高 兴兴的，还夸奖我，我就爱上这一行，觉得烧菜也是 门艺术。

**盛子仪** 你在餐厅工作几年了?

**戴** **芬** 才一年。我是待业青年，现在还是个临时工。 **盛子仪** 没转正?

**戴** **芬** 难呐，餐厅额子满了。

盛子仪 嗯……要是……要是把你调到咱们厂的食堂来，你

戴 芬 盛子仪 戴 芬 盛子仪

愿意吗?

能吗?

我是厂长。

真想要我?

只要你愿意。

戴 芬 (激动地)那……太好了!我就想有个正式工作，我 ……咳，哦，对了，(取下腕上的手表)喏!

盛子仪 (不解地)干什么? 戴 芬 给你?

盛子仪 (一惊)什么意思?

戴 芬 小意思。人家都这样，介绍工作要送礼! 盛子仪 (象受了污辱似地)你!

戴 芬 (吓住了)怎么了? 盛子仪 (态度转缓)拿回去。

戴 芬 (惊恐，失望)不不不，你要嫌少，我回去再拿!

盛子仪 (感慨地)小戴，你太单纯了，就是开后门也没有象你 这样开法的!回去等着吧。我叫人事部门跟你们餐 厅联系。

戴 芬 你……要我?

盛子仪 (充满着爱怜)要!

戴 芬 (感动地)好，好 …… (下) 〔朱莹上。

朱 莹 盛厂长，王兴元来了。

〔王兴元上。

盛子仪 (对王兴元)你先坐那儿。(对朱莹)苏书记呢? 朱 莹 都说他来了，可就是没见他人影儿。

**盛子仪** 再去找一找，我要跟他商量全厂职工的工资问题。 **朱** **莹** 好。(下)

〔王兴元在盛子仪和朱莹说话时，见盛子仪的办公桌 上有盒烟，偷偷打开，拿了两根烟正想放进自己上衣 口袋里。

**盛子仪** (背对着王兴元)放下!

〔王兴元一惊，把烟放回烟盒里。

**盛子仪** (转过身来)你怎么就改不掉你这个老毛病?(坐到 办公桌前，打开烟盒，取出一支烟，点燃，自己吸着。

想了一想，又取出一根，递给王兴元) 〔王兴元一愣，不敢接。

**盛子仪** 偷都敢偷，给你又不敢要!拿着吧!

〔王兴元接过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了 一 口。静场。 **盛子仪** 偷了多少年了?

**王兴元** 怎么说呢?是从非常及时的文化革命开始偷起的。 **盛子仪** 连偷窃也有政治背景?

王兴元 文化革命一开始，我爸爸妈妈给斗死了。我也给赶 了出来，没有家，也没吃的，只好偷。况且，那时候大 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因此也就不太关心自己口袋 和钱包了，偷起来也方便。

**盛子仪** 你倒真是非常及时。工作了，为什么还要偷?

**王兴元** 工资低，老婆插队，又养了孩子，偷一点聊补无米之

炊 。

**盛子仪** (严厉地)这不是正当的理由!家里困难，为什么不 打报告申请补助?

**王兴元** 打过报告，等了半年也没批准；偷，几秒钟就能见到 经济效果，而且连报告也不用打。

盛子仪 可这是犯法的，难道你不知道?

王兴元 我知道。我也后悔过。 盛子仪 你后悔过?

王兴元 至少我有三次不想偷了，也真的没偷过。 盛子仪 哪三次?

王兴元 一次是邓小平上台，一次是周总理去世，还有一次是 “四人帮”垮台。

〔 静 场 。

盛子仪 那这一次呢?

王兴元 下定决心洗手不干了! 盛子仪 真的?

王兴元 骗你我是地上爬的!

盛子仪 可你刚才还偷我的烟!

王兴元 两根烟，能叫偷?这没什么经济价值。 盛子仪 那B 型十四号产品呢?

王兴元 嗬，这能赚大钱! 盛子仪 你偷出去卖?

王兴元 (点头)嗯。 盛子仪 能卖掉?

王兴元 卖不掉的东西我从来不偷。 盛子仪 (注意地)你卖给谁?

王兴元 社办工厂。

盛子仪 (极感兴趣)他们要?

王兴元 怎么不要?B 型十四号产品在我们厂是滞销产品， 在外地可吃香了!有些社办工厂每年都派人出来采

购，就是没发票他们也要。 盛子仪 你怎么知道的?

王兴元 小偷也要搞些调查研究。 〔 静 场 。

盛子仪 (抽烟、思索，显然有个想法使他很激动)王兴元! (欲言又止，来回踱步)王兴元，你知道我干吗叫你 来?

王兴元 叫我检查。我早就准备好了，(拿出一份检讨书)喏! 盛子仪 (不接)我从来不相信检讨。

王兴元 那……送我进“庙”? 盛子仪 怕吗?

王兴元 家里有老婆、孩子……

盛子仪 要是不抓你，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呢? 王兴元 我这样的人还能立功?

盛子仪 那要看你是否愿意。 王兴元 我当然愿意。

盛子仪 (写了一张条子交王兴元)你拿着到供销科去，开一 张介绍信，派两个人跟着你，再给你一箱B 型十四号

产品…… 王兴元 干什么?

盛子仪 让供销科跟你一块去推销。 王兴元 跟我去推销?

盛子仪，要是你能保证痛改前非，不再偷窃，并且能在三天之 内把B 型十四号产品推销一半，就算你有功，只记大

过一次，不再给别的处分! 王兴元 那就不抓我了?

盛子仪 不抓! 王兴元 真的?

盛子仪 我负责跟保卫部门说。

王兴元 那行，你等着瞧吧!嗯，价格怎么定?

盛子仪 在国家规定的牌价内，采取浮动价格；如果客户需要 量大，可以低于国家牌价卖出去；产品实行三包，还

负责向客户传授使用和修理的技术。 王兴元 那就更容易脱手了!

盛子仪 你现在就到供销科去，叫他们来见我。哦，叫他们把 椅子也搬过来!

王兴元 叫他们把椅子也带来? 盛子仪 对，都带来!

王兴元 我去了!(刚走到门口又转身，停了半晌)你，相信 我 ?

盛子仪 你得首先相信自己!

王兴元 好嘞。盛厂长，你，看得起我!(奔下) 〔 苏 望 山 上 。

苏望山 老盛!

盛子仪 苏书记，我正要找你，听说你今天上午就来报到了。 苏望山、从今天起我正式在厂里上班。

盛子仪 你再不来，我可要辞职了! 苏望山 压坍了?

盛子仪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当了厂长我才知道这副担子确

实不好挑。就说这个月全厂职工的工资吧 …… 苏望山 别着急，我已经跟公司说妥了，先借给你们。

盛子仪 光向上面伸手，这个厂长也太好当了。 苏望山 你有别的办法?

盛子仪 把 B 型十四号产品卖出去!只要销售一百箱，不但

工资能解决，资金也能周转了! 苏望山 积压了多年，能销售掉吗?

**盛子仪** 只要公司同意我们有自销权，就一定能! **苏望山** 哦?

盛子仪 以前积压不是没人要，而是不知道谁需要。供销科 只会坐办公室，不会找销售渠道。我考虑目前应该 把销售放在第一位，要送货上门，扩大销路。这样才 能把生产搞活!

苏望山 好，我支持!公司方面我去说，你先干起来。新官上 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你倒点起来了。有没有第二 把火?

**盛子仪** 第二把火烧到食堂了，明天可能就会有起色。 苏望山 好。还有第三把火吗?

〔王兴元上。

王兴元 盛厂长，丁科长他们来了。

〔丁务本和科员甲、乙各人搬了一张椅子上。 丁务本 (略有酒意)盛厂长!哦，苏书记，你好，你好!

苏望山 还没醒?

**盛子仪** 又喝酒了?

**丁务本** 喝了一点，就这么一点。盛厂长，开会吗? **盛子仪** 不 。

**丁务本** 那干吗带椅子?

**盛子仪** 放我这儿，锁起来! **丁务本** 什 …… 么?锁椅子?

**盛子仪** (把丁务本等带来的椅子用链条串在一起，锁上)从 现在起，你们走出办公室，走出厂大门，到市场上去， 了解行情，推销产品。王兴元跟你们一块儿去，三天

之后，来拿椅子!

**丁务本** 你!苏书记，这 ……

苏望山 我不干涉行政事务。

丁务本 (狠狠地)好!走!(下)

〔科员甲、乙、王兴元随下。 苏望山 你真厉害!

盛子仪 积习太深，不得不用猛药!

苏望山 火烧得太旺，得当心烧着你自己!还有第三把火吗? 盛子仪 整顿劳动纪律。昨天宣布了八条厂规，已经贴出去

了 。

苏望山 我一进厂门就看见了，实行得怎么样? 盛子仪 不怎么样，我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

苏望山 要严格执行，照章办事，该批评的批评，该扣工资的 就 扣 。

盛子仪 就怕不好办呐。有些干部也带头违反制度。

苏望山 越是干部越要罚，不以身作则那怎么行?今天上午， 我去看一个老战友，也谈起整顿劳动纪律的事……

盛子仪 (突然地)等等! 苏望山 怎么了?

盛子仪 你……刚才说，上午到哪儿去了?

苏望山 去看个老战友，外地来的，多年不见了。我刚到厂 里。公司就转来了他的电话，我就去了。

盛子仪 哦 … … 苏望山 哦什么?

盛子仪 苏书记 … …

苏望山 你想说什么? 〔 静 场 。

盛子仪 苏书记，你曾经说，要支持我。 苏望山 当然要支持。

**盛子仪** 现在我正需要你的支持。 **苏望山** 支持什么?

**盛子仪** 你去看老战友，是公事还是私事? **苏望山** 私事，可谈的都是公事。

**盛子仪** 请过假吗?

**苏望山** (一震)请假?我向谁请假?我 ……

**盛子仪** 没请假，私自外出，按照厂规，应作旷工处理，得扣半 天工资。

**苏望山** 你是说我……

**盛子仪** 你今天已经来报到了，也得照章办事。 **苏望山** (万万没想到)那 ……

**盛子仪** 苏书记，这正是你应该支持我的时候。

**苏望山** (哭笑不得)你上任，我给你助威；我来报到，你就给 我一个下马威!

**盛子仪** 不，这是给你一个上马威!

**苏望山** ( 疼爱地)你呀，你呀，你这个黑猫可真厉害，把我也 当作耗子咬了!你——做得对!

盛子仪 (激动地握着苏望山的手)谢谢!(立即打电话)喂， 劳动工资科吗……我是盛子仪，对……党总支书记. 苏望山同志今日上午私自外出，无故旷工，扣除半天 工资……对，你就照办吧!

**苏望山** 等等!(接过电话)我是苏望山，关于我无故旷工扣 除半天工资的事，请写成布告，马上贴到厂门口去 ……对!(打完电话，对盛子仪)没想到你这个新官 还有第四把火，一烧就烧到我头上来了!

**——幕落**

**第** **三** **场**

〔四天之后的傍晚。

〔人事科丰真健的办公室。沿墙有一巨大的档案柜， 柜旁挂着一普通的月份牌。可以看得出今天是星期 日。

〔幕启：丰真健独自一人在办公室收听半导体收音机 中播送的罗马尼亚民歌《照镜子》。突然一想不对， 连忙扭动旋钮调至另一电台。另一电台正播送学习 节目。她听了一会，仍不能忘情于《照镜子》,于是又 调至原来的电台。听了几句，还是觉得不妥，又调换 学习节目。如是反复了几次，最后还是情不自禁地 收听《照镜子》歌曲。听着听着她也从抽斗里取出镜 子，下意识地照着，她惊异地发现头上已有几根白 发，于是对着镜子一一拔去。

〔小黑皮推门上。

**小黑皮** 丰副书记!

**丰真健** (吓了一跳，连忙放下镜子，关掉收音机)出去出去! **小黑皮** 找你有事。

**丰真健** 今天是礼拜天。

**小黑皮** 平常你忙，找不到你。

丰真健 有事也得先敲门，得到允许，才能进来。

小黑皮 对对，这是人事科的规矩，先敲门，那好办。(走到门 外，关上门。然后又开门，将头伸过来)要敲几下?

有没有规定? 丰真健 听得见就行。

小黑皮 明白了。(将头缩回去，关上门)

〔随后传来小黑皮缓慢地、有节奏地边敲门边数声：

“ 一、二、三、四 …… ” 丰真健 咳，进来，进来!

〔小黑皮推门进来。 小黑皮 是这样吗?

丰真健 (不耐烦地)是的，是的!

小黑皮 那再复习一遍，免得忘了!(转身欲出去)

丰真健 (连忙叫住)回来!别啰嗦了。来找我是不是又想请 假?

小黑皮 不不，自从盛厂长扣了苏书记的半天工资，如今谁还

敢不上班?连迟到早退都不敢了! 丰真健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小黑皮 (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嗯，打听一件事。 丰真健 严肃点，笑什么!

小黑皮 (立即强作严肃状)是。 丰真健 说吧!

小黑皮 等 等 ! 丰真健 干吗?

小黑皮 (指脸)还有百分之一的笑容。(干咳一声，更加严肃

地)有镜子吗?我检查检查。 丰真健 哎呀，你是来捣蛋的?

小黑皮 不不，我是有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 丰真健 那就快说!

小黑皮 嗯……请问，你们人事科都管些什么事? 丰真健 你要检查工作?

小黑皮 不不，我不明白，想问问。 丰真健 人事科管人!

小黑皮 管人?那女人管不管?

丰真健 (正色)你这是什么意图?

小黑皮 决没有反革命意图，只是问问。 丰真健 女人也是人，当然要管。

小黑皮 那年轻的女人，没结婚的，没男朋友的，管不管? 丰真健 (站起)你严肃点!

小黑皮 我非常严肃。不但严肃，而且紧张。 丰真健 紧张什么?

小黑皮 我都快三十了! 丰真健 这干吗紧张?

小黑皮 连个对象都没有，怎么不紧张? 丰真健 你!你没对象到这儿来干什么?

小黑皮 这事没人管呀：工会不管，共青团不管，党总支不管， 保卫科只有乱搞对象他才管。那你们人事科能不能 管呢?

丰真健 不管，不管。你给我出去，出去!

〔 敲 门 声 。 丰真健 请进!

〔盛子仪推门上。 丰真健 盛厂长!

盛子仪 小黑皮，星期天也不出去溜溜?

小黑皮 我没约会，也没有人等我前往。

丰真健 他就到这儿来胡闹，要人事科给他介绍对象! 盛子仪 哦。你想找对象?

小黑皮 (认真地)有办法吗?快三十了! 盛子仪 着急了?

小黑皮 我……我倒还好，我妈比我着急。 盛子仪 怎么一直没找着?

小黑皮 不，找到过，一年要找十几个。 盛子仪 都没谈成?

小黑皮 那可不怪我，我爱她们，她们不爱我。 盛子仪 为什么?

小黑皮 谁知道?我不缺胳膊不缺腿，大大眼睛小小嘴，除了 皮肤有点黑，可算十全又十美。咳，怪了，姑娘们就 是看不上我!

盛子仪 以后，我给你找一个! 小黑皮 (惊喜)真的?

盛子仪 真的!

小黑皮 你可别骗我，骗了我，我要害相思病的! 盛子仪 包在我身上!

小黑皮 那我要给你下跪了! 盛子仪 不过，得有几个条件。

小黑皮 说吧!再高的条件我也答应。房子，现成的；家俱，

我一出娘胎，我妈就给我准备了一套。 丰真健 瞧，又油嘴滑舌了!

小黑皮 真的，如今家俱紧张，是要从小准备。 盛子仪 我说的不是这些条件。

小黑皮 那是什么?

**盛子仪** 一、工作不能吊儿郎当，开车要认真负责，得做个正 儿八经的好工人!

小黑皮 咳，盛厂长，不是我当面抬举你，自从你上任，厂里就 变样了，谁不好好干?何况我呢?再说你要为我找 对象了，我还能象以前那样吗?

盛子仪 二、厂里马上要开办文化补习班和技术训练班。你

得参加文化补习班的学习。 小黑皮 好，我报名。

盛子仪 三、不许油腔滑调，不许调皮捣蛋，得讲文明，讲礼 貌。(取出一本小册子)送你一本，对照对照，学习学 习 。

小黑皮 (接过小册子)《小学生守则》?叫我学这个? 、 盛 子 仪 对，从头学起。

**小黑皮** 好，为了找对象，甘当小学生。 **盛子仪** 去吧，过一阵听我回音。

**小黑皮** 好嘞，你这个厂长真够朋 …… (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油

滑，立即变得很礼貌地)盛厂长，再见!(下)

**丰真健** 象他这种人，你……

**盛子仪** 人是会变的。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美好的火花，你要

给他热，他就会发光；你要给他冰，他就会熄灭。 **丰真健** 那也不能用找对象这种手段，来让人发光。

**盛子仪** 不，这不是手段。找对象，是青年正常的要求，应该 满足这种合理的欲望。快三十了，还没对象，你叫他 怎么安心工作?

**丰真健** (一怔，回避地)不谈这个了。你找我 ……

**盛子仪** 哦，前天王兴元和供销科的二位同志回来了。 B 型 十四号产品已经脱手了。可是经过市场调查，他们

认为再继续盲目地生产B 型十四号，销路仍然会受

到很大限制，所以他们建议要改产。 **丰真健** 可听说丁科长不同意这个建议。

**盛子仪** 他当然不会同意，这次推销产品和市场调查，他根本

就没去。

**丰真健** 他病了吧? **盛子仪** … … 也许。

**丰真健** 改变产品计划是件大事，苏书记什么意见?

**盛子仪** 昨天我在厂长办公会议上提出，生产民用建筑行业 迫切需要的A 型六号产品，这样我们厂才能起死回 生。苏书记说这符合中央的调整方针，他叫我再烧 三把火。

**丰真健** 我是分管人事的，生产上的事可是外行，你找我

**盛子仪** 为了改产，产品设计、工艺流程、经营管理都要重新 研究，都需要技术力量，我想跟你商量一下，起用三

个人。

**丰真健** 哪三个?

**盛子仪** 宋文美、谷维廉、李小波。 **丰真健** 这三个?

**盛子仪** 怎么了?

**丰真健** 你了解他们?

**盛子仪** 我在厂里二十年了，多少有些了解，最近我还做了些 调查，你看看，是不是也可以放到他们的档案里。 (取出三份材料递给丰真健)

丰真健 (翻阅三份材料)《宋文美在产品设计、工艺改革上的 重大成就》;《谷维廉在工业会计和经济核算上的专 长》;《李小波在业余工大电子专业的学习成绩以及

他的发明才能》……这有什么问题?我看不出，干吗 要放到人事档案里?

**盛子仪** 人事档案只放问题，不放成绩?难道这些材料不能 说明一个人的真正价值?

**丰真健** 不不不，我是说要全面地看问题嘛，我给你介绍一 下。(从档案柜里取出一份档案)

〔与此同时天幕上映出一巨大的档案袋，上面写着宋 文美的名字。少顷，宋文美从天幕的档案袋中走出， 胸前挂着批斗牌子，和他第一场出场时一样，低着 头，跪下。

丰真健 你瞧，“四人帮”倒台三年多了，他还是这样!这是什 么意思，帐应该算到“四人帮”的头上，不应该对现在 的党中央也这样嘛。我看这是个政治态度问题。

**盛子仪**一何以见得? **丰真健** 你看!

**宋文美** (站起，摘掉批斗牌子)丰副书记! **丰真健** 找我有事?

**宋文美** 我要申请出国。 **丰真健** 哦?去哪儿?

**宋文美** 英国，我女儿那儿。

**丰真健** 去英国?哎呀，宋文美同志，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英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你怎么能去那儿呢?你应该 有起码的爱国主义的觉悟嘛!

**宋文美** (固执地)我要出国! **丰真健** 你再考虑考虑嘛!

**宋文美** (仍然很固执地)我要出国!

**丰真健** (对盛子仪)你瞧，你要重用他，就是让他当全国人大

代表，也拴不住他的心。

盛子仪 你可知道他为什么要出国?他真的愿意离开故土前 往异乡吗?我常到他家学习英语，我了解他。 一个 月之前，为这事我给他女儿写过一封信，前不久他女 儿回来了……

〔宋爱华进入天幕下的表演区。 **宋爱华** 爸爸!

**宋文美** 爱华，你怎么回来了?

**宋爱华** 一接到盛子仪先生的信，我就不顾一切地飞来了! **宋文美** 他给你写信了?

**宋爱华** 嗯 。

**宋文美** 那你知道了? **宋爱华** 知道了。

**宋文美** 是特地来接我的?

**宋爱华** 不，我是来问您，您为什么要离开祖国? **宋文美** 这你不必问了。

**宋爱华** 不，我要问!

**宋文美** 跟你……说不清楚 ……

**宋爱华** 但有一点我始终清楚，就是要热爱中华。我的名字

——爱华，就是您给取的。 **宋文美** 爱华，我……

**宋爱华** 爸爸，我从小在英国，对祖国一无所知。这二十多年 以来，是您一封一封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来信，激起了 我对祖国的情感。(取出一大摞保存很好的信件)这 些信，难道您忘了?是您在信中深情地告诉我：您踏 上祖国土地时的激动的泪花，您看见第一面五星红 旗时的欢快的笑容。是您在这些珍贵的信里，向我

热情地介绍祖国的名山大川、风土人情、千古文明和 新兴气象；是您把我这颗年轻的赤子之心和祖国的 这片热土联系起来的；是您在信中一再地对我说，我 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是长江、黄河的女儿，祖国再贫 穷、再落后，也是养育我们的亲娘。就是在祖国动乱 的十年里，在您遭受非人待遇、过着地狱般生活的日 子里，您也没有动摇过对祖国的信念和爱。您还特 别嘱咐我，要我在英国大学毕业后，一定要象您一样 回到母亲的怀抱，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记 得您还用诗的语言教育我，要我做五星红旗上一根 红色的纤维，要我做中国国歌上的一个响亮的音符。 如今我马上要毕业了，马上就要回到祖国来了，可您

却要离开您曾朝思暮想的这片热土!爸爸 …… **宋文美** 爱华 … …

〔宋文美与宋爱华抱头痛哭。隐去。

盛子仪 他的眼泪是从心里流出来的，这已经说明了一切! 即使他提出申请出国，目前，住在医院里，他还念念 不忘咱们厂的生产，写了《曙光厂产品结构的改革及 技术措施》这样一篇很有价值的材料。这样的知识 分子不但有一片爱国心，而且是价廉物美，经久耐用 啊!世界各国哪有象中国这么好的知识分子!他们 什么都不怕，只怕对他们不信任；他们也许什么都不

需要，但只需要一条：理解! 〔 静 场 。

**丰真健** 组织上对他的审查虽然有些缺点，但还是必要的。 他应该正确对待嘛。

**盛子仪** 正确对待?审查了人家十年，还不够，又拖了两三

年，一个人能有几个十年?还要人家怎么正确对待? 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我们不能正确对待他!苏书记说 了，宋文美的问题不应该挂起来，要尽快复查，不留 尾巴。至于工作，一待他病情好转，可以先让他干起 来。我想让他全面负责这次A 型六号产品的设计。

**丰真健** 好吧。

**盛子仪** 谷维廉怎么样?

**丰真健** 你也想派他的用场? **盛子仪** 合适吗?

**丰真健** 他 … …

**盛子仪** 怎么了?你应该是很了解他的。

**丰真健** (掩饰地)不不不，以前我对他并不十分了解 …… **盛子仪** 听说你们曾经

**丰真健** (慌乱地)没有，没有，那是不可能的。(跌坐在沙发 上，陷入往事的回忆之中)

〔青年时代的谷维廉出现在天幕下的表演区里。谷 维廉风度翩翩，热情开朗，一会儿看表，一会儿唱歌。

谷维廉 (唱歌)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朋友 …… (又用数 字哼唱这首歌的旋律)五六五六五六五，五一七六五 三，五五三，五五三，一四三二一五，一四三二一五

〔年轻时的丰真健出现在天幕下的表演区内。丰真 健单纯俏丽，和如今的她判若两人。

丰真健 听见有人用阿拉伯数字在唱曲子，就知道是你!

谷维廉 我爱数字，我要赋予数字以音乐的美。(指沙发)我 的女皇，请坐，这是你的宝座!喂，今天你可迟到了!

丰真健 哼，你什么时候来的?

谷维廉 比约定时间提前一个小时的百分之四十七，提前时 间是你迟到时间的十一点三倍，你算算，我几点几分 到家的?

丰真健 我可没你这个数字脑袋。大学生，考得怎么样? 谷维廉 哪次不是第一?

丰真健 祝贺你!

谷维廉 可你有什么值得我祝贺的?

丰真健 瞧你神气的!学问比不过你，可在政治上我要超过 你。维廉，说正经的，我……正在争取入党，可能很 快就要批准。

谷维廉 我正在争取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已经打了报告，

可就怕我这资本家的儿子…… 丰真健 咳，谁让你生在这个家庭!

谷维廉 不谈这个了……真健，我……爱你! 丰真健 我……也是。

谷维廉 等我大学一毕业，咱们就……

丰真健 (连忙捂住谷维廉的嘴)不……不! 谷维廉 你怎么了?

〔丰真健不语。

谷维廉 你究竟怎么了?出了什么事?说呀!有什么不好说 的?

丰真健 (痛苦地)维廉，咱们不能……

谷维廉 不能什么? 丰真健 不能结婚。

谷维廉 (大惊)为什么?为什么? 丰真健 你……别问了……

谷维廉 难道就因为我是资本家的儿子?可我父亲不是死了

吗?我不是正在把他的遗产、厂权，全部上缴了吗? **丰真健** 国家不要 ……

**谷维廉** 不要?不，我也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只要 你 !

〔丰真健流泪。

**谷维廉** 你同意吗?同意吗?你说，说呀!

**丰真健** 维廉，我要说的都写在这封信里了，你拿去看吧。 (取出一封信给谷维廉，急下)

谷维廉 (念信)“维廉，政治是我的第一生命，请原谅我。在 你和组织面前，我只能有一种选择。我虽然爱你，但

我更爱……"(捂脸)真健 …… 〔灯渐暗，谷维廉隐去。

〔丰真健坐在原来的位置。 **盛子仪** 你刚才在想什么?

**丰真健** 没什么,有点头晕。(又振作起来)你打算安排谷维 廉干什么?

盛子仪 总会计师。他在大学学过这种专业。最近我登门向 他求教，他说在经营管理方面，我们厂完全可以实行 定人、定额的生产责任制，要把生产的好坏和职工的 经济利益结合起来。

**丰真健** (欣赏又担心地)他是资本家继承人，对这一套当然 熟悉。

**盛子仪** 你的意思是说，他讲的这一套是资本主义的管理方 法?

**丰真健** 我担心，由他来负责这方面工作，中央的方针就怕会 走样。

**盛子仪** 他的帽子不是早摘了吗?

**丰真健** (似有隐痛)可他毕竟不是我们自己人呀!

**盛子仪** 那给资本家摘帽子还有什么意义?难道在这个政策 问题上，你就不怕中央的方针走样吗?

**丰真健** (短暂的沉默)好吧，我尊重你的意见。不过，你提到

的李小波，要慎重考虑! **盛子仪** 他又怎么了?

**丰真健** 起用宋文美、谷维廉多少还有点政治依据，可李小波 的所作所为，恰恰是目前政策所不允许的。你可不 能用他。(从档案柜中取出一份档案)

〔天幕上映出一个大档案袋，上写李小波的名字。李 小波从档案袋中走出，一副怪样子。

**丰真健** 你瞧!

**李小波** (指丰真健)我在她心目中，就是这副心怀不满、愤世 嫉俗的怪样子!

**丰真健** 七六年他在天安门广场写大字报反对“四人帮”,这

是对的 …… **李小波** 谢谢!

**丰真健** 可“四人帮”倒台了，他还写大字报。最近大字报取 消了，他又在你上任那天写小字报。好象党和人民 欠了他一笔债，心冷得象冰，还牢骚满腹，怪话连篇。 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

李小波 我曾说过：社会主义，是个问号；干部特权，是个惊叹 号；四化建设，是个删节号。(指丰真健)你记得真清 楚!

丰真健 在你上任那天，他甚至对我说：谁能把这个国家搞好 了，他就相信谁。共产党根本就不在他眼里。这在 以前，都可算作“现行”问题。最近……

**李小波** 我又穿起了喇叭裤，又是一大罪状! **丰真健** 真不象话!

**李小波** 你才不象话!恕不奉陪，再见!(隐去) **丰真健** 你看!

盛子仪 不奇怪，象李小波这一代青年人，他们在动乱中长 大，在欺骗中觉醒，难怪如此。他们是很复杂又很有 希望的一代。他们有时确有牢骚。可牢骚之中既反 映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偏激情绪，也反映了图强心切 的爱国热诚。你不要摇头。我想问你，为什么在我 们的人事档案里，对某人在某次运动犯过什么错误， 某年某月某日说过什么错话，甚至连穿一条喇叭裤 都记得一清二楚。而对他有什么专长，有过什么贡 献，做过什么好事，却很少记录在案呢?李小波在业 余工大学习成绩优良，前不久改装了黄鱼车，这些难 道在档案里都不值得记吗?

丰真健 不过用人还是慎重点好。你把戴芬从外边调到食堂 来，这就不错，大家都很满意。可你用王兴元去推销 产品，丁科长意见就很大。这次你再用李小波，就怕 会有更多的人反对。我看你还是先征求一下干部的 意见。特别是鲁珍同志。她是设计科长，你总得要 先问问她。

**盛子仪** (勉强地)好吧。礼拜天还来找你谈工作，没耽误你

什么事吧?

**丰真健**》我有什么事?

**盛子仪** 礼拜天也不出去玩玩?

**丰真健** (苦笑)一个人，到哪儿去?

**盛子仪** 你每个礼拜天，都是这么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

丰真健 习惯了。

〔 静 场 。

盛子仪 有件事，不知该不该问?

丰真健 同志之间，没什么不好问的。 盛子仪 你今年多……多大岁数了?

丰真健 (一惊)你……你问这个干什么? 盛子仪 随便问问……不，不是随便问问。 丰真健 四十三，怎么了?

盛子仪 嗯……你……你怎么还没结婚?

丰真健 (脸红)这……怎么说呢?我……总是担心 …… 盛子仪 担心什么?

丰真健 总是担心对方……担心对方政治上不可靠。 盛子仪 哦 … …

丰真健 怎么了?

盛子仪 你是搞人事工作的党员干部，对对方在政治上有所

要求，无可非议。可是 … … 丰真健 可是什么?

盛子仪 可是，你只重视抽象的原则，不重视人。在生活里决 没有按照抽象原则塑造的人。有的只是具体的、有 血有肉的、有美好品质同时又有某些缺陷的人。坦

率地说，你不但不重视别人，也不重视你自己。 丰真健 不重视我自己?

盛子仪 对。不重视你自己所应该具有的人的权利，人的需

要，人的情感，人的幸福。 丰真健 是吗?

盛子仪 所以你每个礼拜天总是、也只能坐在这儿。 〔丰真健似有触动，半晌无语。

**盛子仪** 这儿有封信，是给你的。 **丰真健** 哪儿来的公函?

**盛子仪** 不是公函，是私人信件。

**丰真健** 哦。这几年除了公函，我还从没收到过什么私人信 件。

**盛子仪** 写信的人一定要叫我先看一看，并且由我决定是否 可以交给你。

**丰真健** 你看了?

**盛子仪** 看了，写得很好，可以交给你。(拿出一封信递给丰 真健，笑了笑。下)

**丰真健** (接过信连忙拆阅，不可名状的表情)哎呀，我的天 呀!

**——幕** **落**

**第** **四** **场**

〔三天之后的上午。

〔会议室。中央置一长方形的会议桌。

〔幕启：盛子仪正在和李小波谈话。李小波坐在会议 桌边沉思。盛子仪站在另一端望着李小波。

**李小波** 你 … …

**盛子仪** 我怎么了?

**李小波** 你确实和以前的几个厂长大不一样。

**盛子仪** 难怪你今天给了我面子，愿意跟我坐在一起谈谈了。 你一直在观察我?

**李小波** 象观察每一个新上任的干部。 **盛子仪** 可惜只是观察。

**李小波** 你还需要什么?要颂歌?太早了! **盛子仪** 不，我需要你的帮助。

**李小波** 把我从厨房调到设计科?

**盛子仪** 那儿需要搞电子的，特别是改产之后。 **李小波** 谢谢你的栽培。

**盛子仪** 不同意?

**李小波** 考虑，考虑。

**盛子仪** (不悦，而后又耐着性子)好吧，就在这儿考虑。(看

表)给你五分钟时间! **李小波** 五分钟?

**盛子仪** 过一会儿就要开干部会，研究你调动的事，你得尽快 给我个答复。

**李小波** 这好象是绑架?

**盛子仪** 不是好象，就是绑架! 〔老林端着一碗包子上。

老 林 嗬，还没谈完?你要是再不吃，食堂可要关门了!快 吃，快吃!

**盛子仪** 谢谢!(吃包子) **老** **林** 怎么样?

**盛子仪** 打我一个耳光! **老** **林** 什么?

**盛子仪** 你不是说打一个耳光也舍不得吐出来吗?嗯，是舍 不得，好!

〔戴芬端了一碟醋上。 **戴** **芬** 盛厂长，喏，醋!

**盛子仪** 你知道我爱吃酸的?

**老** **林** 全厂几百个职工，谁爱吃什么,谁的口味怎么样，她 都记在小本子上了!

**盛子仪** 哦?

**戴** **芬** 我刚来不久，才调查了一半。 **盛子仪** 我看看。

〔戴芬取出一个小本子递给盛子仪。

盛子仪 (翻看小本子)嗬，王铁海有胃病，爱吃面食；钱阿妹 有肾脏病，不宜吃盐；郭师傅有高血压，要吃植物油； 孙师傅脾气大，对他千万要耐心……连这些你都调

查了?老林，你待会儿到财务科去，就说我说的，下 个月给戴芬多增加十五元奖金。

**老** **林** 对对对，应该奖励! **戴** **芬** 不不不!

**盛子仪** 谁干得好，贡献大，谁的报酬就应该多。以后评工

资、发奖金都要根据这一条。厂长、干部都不例外。 **戴** **芬** 盛厂长，谢谢你!

**盛子仪** 谢我干什么?是你自己干出来的。

**老** **林** 走吧，走吧，让他们谈。(走到盛子仪身边，低声地)

小波什么时候到设计科去报到? **盛子仪** 他还没同意!

**老** **林** 哦?这小子!我来开导开导他!(做出严肃的样子) 李小波同志，盛厂长让你到设计科工作，这是革命工 作的需要，啊，是四化建设的需要，啊，是……盛厂长 看得起你。你他妈的，哦，不能骂人。你倒搭起臭架 子来了。啊，我可对你说明白了，你要不去设计科， 咱们食堂也不要你了。啊，我只要一个戴芬，就足够 了。啊，你啊……

**戴** **芬** (向老林示意别说了)老林伯伯!

**老** **林** 哦，对了，对了。你们谈，你们谈。啊!(和戴芬下 **盛子仪** 怎么样?五分钟到了!

**李小波**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盛子仪** 你真的不去?

**李小波** 我可以有这个自由吗?

**盛子仪** (激动地)够了!你别摆出这副高傲的样子!让你在 食堂工作，你觉得怀才不遇。如今让你到设计科去 发挥才干，你又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你错了!人

的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假如你光说不练，冷眼 旁观，不参加对现实的变革，你的那一套又有什么价 值?我承认你很能说，也很解放，就是在你的牢骚中 也往往能一针见血地揭露出现实中的弊病。可是光 发牢骚，不从我做起，牢骚就只是一种时髦。似乎对 现实不发点牢骚，就是没思想、没见解，就是僵化，就 是极左。于是牢骚越多越好，三倍的困难往往有十 倍的牢骚。你可知道，假话、大话、空话固然误事，可 是风凉话、泄气话、牢骚话也无济于事，同样是生活 的腐蚀剂……在我提出要当厂长之后，曾经因为听 到一些风言风语就想缩回去。苏书记他骂我是懦 夫，骂得对，我看你也是懦夫!设计科并不需要懦 夫，你可以回到食堂去继续发你的牢骚!

**李小波** (有所触动)盛厂长 …… **盛子仪** 怎么了?

李小波 我同意到设计科试一试。

**盛子仪** 敬酒不吃吃罚酒! **李小波** 我可以走了吗?

**盛子仪** 等等，把喇叭裤脱下来! **李小波** 为什么?

**盛子仪** 从现在起你不会再无聊了。

**李小波** (笑)好吧。(脱下喇叭裤递给盛子仪)

**盛子仪** 叫我老婆给你改一改。改成……那个 … … **李小波** 直统裤。(下)

〔盛子仪满意地笑笑。

〔丰真健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她的服饰有所改变，爱 美了，漂亮了。

盛子仪 嗬，今天怎么了?穿了这么一身漂亮的衣服?

丰真健 (羞涩地)哦，这……这还是年轻时候做的，一直放在 箱底，再不穿……就……就浪费了。

盛子仪 浪费的何止是衣服!

丰真健 你看……我穿它……合适吗?

盛子仪 非常合适!那封信给你带来不少变化。 丰真健 盛厂长，你怎么也学会了开玩笑!

盛子仪 好，说正经的。打算回信吗? 丰真健 (窘)我 … …

盛子仪 就象你这件衣服，再不拿出来，浪费得就更多了! 丰真健 (犹豫半晌，终于拿出一封信)喏，给他……

盛子仪 这真方便，连邮票都不用贴。哦；要不要象他一样， 也让我先看看?

丰真健(连忙)不不不，你可不要看!

盛子仪 放心吧，今天晚上他要来找我，研究改产之后的经济

核算问题，我会原封不动地交给他。

丰真健 嗯。(忙转话题)李小波你找他谈过了?

盛子仪 谈过了，真不容易! 丰真健 他答应了?

盛子仪 总算答应了。(指喇叭裤)喏，连这个我也让他脱下 了，免得增加阻力。几点开会?

丰真健 还有一会儿。老盛，我建议这个干部会别开了。 盛子仪 怎么了?

丰真健 我已经征求了他们的意见。 盛子仪 不同意?理由呢?

丰真健 还是我跟你说的那些。特别是鲁珍同志，她最讨厌 李小波。还是慢慢做工作吧。

盛子仪 那怎么行?A 型六号产品的电路分析正需要李小波 去做。我看他们并不是讨厌李小波，而是讨厌我!

丰真健 你……有感觉? 盛子仪 (懊恼地)嗯。

丰真健 那这个会更不能开了，要闹翻的!

盛子仪 不，要开!改变会议议程，不讨论李小波的事。 丰真健 那讨论什么?

盛子仪 征求他们对我的意见，改变目前厂长与干部之间的 紧张关系。

丰真健 那也好。不过，你千万要诚恳一点，耐心一点。

盛子仪 放心吧，苏书记提醒过我。(不安地走动着，思索着) 〔会计科长费亚庆和设计科长鲁珍边说边笑上。 一 见到盛子仪便板起面孔，连招呼也不打，便径直坐 下 。

盛子仪 (热情地)你们好! 费亚庆 好什么?

鲁 珍 老了，僵化了，要靠边站了，还是新干部好啊! 丰真健 鲁珍同志，何必这样。

盛子仪 没什么。

〔盛子仪、丰真健、鲁珍、费亚庆各自沉默无语。

〔二车间主任刘秉权上。 盛子仪 老刘，这边坐。

〔刘秉权没理睬盛子仪，和鲁珍坐在一起。 刘秉权 没迟到吧?

费亚庆 谁敢?有人管着呢!

刘秉权 迟到也没啥了不起嘛! 鲁 珍 你不在乎?胆大包天!

刘秉权 无非是罚款扣工资嘛。(拿出一大把硬币)迟到一分 钟，罚款一分钱。我随身带着好多分币，这叫有备无 患 。

〔鲁珍、费亚庆哄笑。盛子仪颇不悦。 **丰真健** 老刘 ……

〔盛子仪示意丰真健不要再说下去。

〔大家又各自沉默着。

〔保卫科长陈宝全笑着上。

**陈宝全** (自言自语地)咳，有意思，有意思! **丰真健** 陈科长，什么事这么高兴?

**陈宝全** (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手表， 一个皮夹子， 一个小半导 体，几张人民币)瞧，王兴元变了，真的变了!这都是 他主动交来的。这次让他去推销产品，拾到一只皮 夹子，也一起交上来了!

**丰真健** (高兴地)哦?应该表扬，鼓励他的进步!

〔盛子仪赞同地点了点头。 **陈宝全** 对对对，应该表扬!

**费亚庆** 不不不! **丰真健** 怎么了?

**费亚庆** 应该提拔他当供销科科长!

**刘秉权** (大笑)对对对，反正丁科长一直生病在家，他那把交 椅也锁上了，王兴元正好顶这个缺!

**鲁** **珍** (大笑)过两年他还可以毛遂自荐，当他个副厂长! 〔刘秉权、费亚庆、鲁珍又一阵大笑。

**盛子仪** (忍无可忍，欲拍案而起，但又强忍住)开会! 丰真健 丁科长还没来。

盛子仪 不会来了，开吧。今天的会议内容临时有所改变，我

想请大家给我提提意见，对我进行考核。 鲁 珍 考核?

盛子仪 对，以后要把对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和考 核，形成一个经常性的制度。

**刘秉权** 考核什么?

**盛子仪** 对我来说，与一个厂长职务有关的各个方面，比如政 治素养，思想作风，业务知识，工作能力都可以进行 考核，都可以提出批评。

**丰真健** 在座的同志，对盛厂长确实有些意见，我看都可以 说，不必客气。

〔 静 场 。

陈宝全 我可没啥意见。说真的，咱们这个厂谁见了谁头痛。 老盛上任没多久，来了个快刀斩乱麻。嘿，倒给他整 得象个样儿了。我看老盛就得这么甩开手干，得罪

一些人，有意见，这也难免。你们说，是不? 〔 静 场 。

**刘秉权** 丰真健同志，我建议散会! 鲁 珍 对，别浪费时间了!

**费亚庆** 要不，干脆给盛厂长开个评功摆好会!

〔刘秉权、费亚庆、鲁珍窃笑。

**费亚庆** 走吧，走吧!(站起，欲走)

**盛子仪** (实在忍无可忍)等等，我想说几句。费亚庆同志，你

说可以吗? **费亚庆** 当然可以。

**盛子仪** 请问，你在会计科担任科长多少年了? **费亚庆** 二十五年。

**盛子仪** 那有个问题我想请教。我们厂的固定资产是多少?

费亚庆 (突然被问住，有点慌张)固定资产? 盛子仪 对。

费亚庆 账我没带来，可以查一查。

盛子仪 那么,流动资金又有多少?

费亚庆 这都是大账，谁能记得那么多。

盛子仪 那小账也请教一下。请问，一台 B 型十四号产品的

成本是多少? 费亚庆 (紧张)这 ……

盛子仪 再问个更简单的，一斤大米多少钱? 费亚庆 这和厂里有什么关系?

盛子仪 厂里的食堂不需要大米?

费亚庆 嗯……一斤大米多少钱，我老婆知道。

盛子仪 也就是说你什么也不知道!刘秉权同志 ……

刘秉权 (连忙)我这个车间主任从来不插手业务，我一直分 管群众生活。

盛子仪 那也很重要。王兴元是你们车间的? 刘秉权 对 。

盛子仪 他家住哪儿?什么路?几号? 刘秉权 这 … …

盛子仪 他家里有几口人?平均收入是多少?居住条件怎么

样?有什么困难?他以前又为什么偷东西?

刘秉权 他家我没去过。

盛子仪 那你去过哪几个职工家里?如果都没去过，那这些 情况你是否了解：二车间有多少青年还没对象?有

对象的又有多少人没房子? 刘秉权 我 … …

盛子仪 如果这些事你都不了解，又怎么关心群众生活?

**丰真健** (担心地)老盛!

**盛子仪** 不，让我说下去!假如，我把你们二位刚才的答案全 部公布出去。让全厂职工知道，领导他们的干部，原 来是这样的水平，工人们将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以 前，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一些有业务能力的专门人 才总是很难提拔上来，总是有人反对；现在我可明白 了，原来……

鲁 珍 (站起)原来是我们这些不学无术、无才又无德的干 部在从中作梗，是吗?

**盛子仪** 鲁珍同志!

**鲁** **珍** 怎么?(哈哈大笑)也想考问我，出出我的洋相吗?

**盛子仪** 刚才不是出谁的洋相，厂长有责任了解下属的业务 永平和工作情沉。

鲁 珍 好吧，你就问吧!我在设计科是搞党的工作的，可

惜，这你无权过问。此外，我还负责群众的政治思想 工作，这你尽管问。问我的马列主义水平，看过几本 经典著作?从党的方针政策到一般的政治常识你都 可以问，时髦的问题也可以问，人性问题、异化问题、 真理标准问题、封建主义问题、生产目的问题，随你 问吧。问呀!

盛子仪 鲁珍同志，你是我的老科长，我很尊重你，你不是那 种一窍不通的政治干部，你有丰富的知识，有很强的 工作能力，可是在观点上我与你常有分歧。比如关 于人才问题 ……

鲁 珍 嗬，又是一个时髦问题。我从不隐瞒我的观点，人才 的讨论实质上是反党的讨论!什么自我设计?还要 不要党的领导?人才流动，还要不要统一分配?知

识结构，还要不要政治挂帅?人才三要素，为什么就 不讲思想要素?等等，等等。在你眼中，只有王兴 元、谷维廉、宋文美是人才，你甚至把李小波也看作 人才!他有什么才?他有反党之才!设计科不需要 这种才!不说别的，光是他那条喇叭裤，就叫人看了 讨厌!

**盛子仪** 难道只是为了一条喇叭裤?

鲁 珍 透过现象看本质，光是这条喇叭裤就足以说明他的 思想倾向。难道穿着这种裤子的人能走在社会主义 的大路上?

**盛子仪** 哦?(突然离座，走进里屋) **丰真健** 盛厂长!

**陈宝全** 鲁珍同志，有话好好说嘛。他刚上任，我们得帮他一 把!

鲁 珍 哼，他这一套，我们六十年代就领教过了。他今天无 非是想报复!

**丰真健** 鲁科长，我们还要照顾党内外关系，他还是党外人士 嘛!

费亚庆 党外人士就不要党的领导了?你瞧他刚才那个样 子，真是个黑猫，到处乱咬!鲁科长，我看你可以向 江书记反映一下。

鲁 珍 我是要去说。他还没死，还是总支书记，还有发言权

嘛!

〔盛子仪穿着李小波的那条喇叭裤从里屋出来。众 人大骇。

**丰真健** 盛厂长，你!

**陈宝全** 怎么你也穿喇叭裤?

盛子仪 这种裤子我并不欣赏，可有人说，穿了它就不能走在 社会主义的大路上，这我倒不信，我要穿它试一试， 看看它对社会主义究竞有多大危害?

**丰真健** 老盛……

**费亚庆** 这越来越不象话了!

鲁 珍 太好了，精彩的表演!(对丰真健)我不知道党总支 副书记对此有何看法?

**丰真健** 这……是有点过份。可是……

鲁 珍 可是什么?我建议马上召开总支委员会，先把党内 的思想统一起来!

**费亚庆** 我同意!

**刘秉权** 这也好。

**陈宝全** 开就开，我倒要谈谈我的看法，要全面地对待盛厂长 嘛!

鲁 珍 (对丰真健)四个支委都表态了! 丰真健 好吧，是应该谈谈。

鲁珍 那好，与此无关的人员 ……

〔大家望着盛子仪。

**盛子仪** 我走!

**丰真健** 等等!鲁珍同志，我们到总支办公室去。 〔鲁珍、费亚庆、刘秉权、陈宝全陆续下。

丰真健 (对盛子仪)咳，你呀!(下) 〔盛子仪伏案抱头，半晌无语。

〔苏望山上。 **苏望山** 怎么了?

**盛子仪** 苏书记!

苏望山 怎么这个鬼样子?刚点了三把火，就想熄灭了?

盛子仪 不，有阻力……

苏望山 你指的是中层干部? 盛子仪 嗯 。

苏望山 那不叫阻力，而是尚未发动的动力。 盛子仪 很难发动。

苏望山 你没去发动。你说过，要把企业搞活，首先得把人心 搞活，我很欣赏。可是你忘了，不但要把群众的心搞 活，还得把干部的心搞活。可刚才 ……

盛子仪 你知道了?

苏望山 丰真健告诉我了。你又用对付丁科长的那套办法， 简单、粗暴、伤人感情……

盛子仪 他们是干部!

苏望山 可他们也是人!我刚才到丁科长家去了，他对你的 做法就很有意见。

盛子仪 你同情他?

苏望山 至少你的方式方法不对，我当初没阻止你，我也有责 任。你得去向他赔个不是!

盛子仪 他就那么碰不起?他是党员干部，不是一般群众，就 是我粗暴一点，还不是为了工作?要我去赔不是，究 竟是谁的不是?

苏望山 你不去? 盛子仪 不去!

苏望山 (突然一拍桌，大声地)你太自以为是了，连我的话都

不听了!你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嗯? 盛子仪 (一惊)苏书记，你 ……

苏望山 (越说越声色俱厉)你当了厂长，就翘尾巴了。似乎 只有你这个党外人士行，党员干部都不行!是谁给

了你这么大的权利，那么粗暴地对待党员干部?他 们是敌人?是“四人帮”?嗯?他们从小参加革命， 立过汗马功劳。“四人帮”整过他们，党和人民把他 们解放了，你是不是又想把他们打下去?你安的什 么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嗯?

**盛子仪** (委屈地)我 … …

**苏望山** 从即日起，停职反省! **盛子仪** 什么?!

**苏望山** 怎么?想不通?

**盛子仪** (对抗地)想不通!

**苏望山** (一笑)可见你盛子仪也是人，也那么碰不起，我粗暴 地对待你，你想不通；你粗暴地对待别人，别人就想 得通吗?你不是说要尊重人吗?他们——你尊重了 吗?

**盛子仪** 这……错了，我可以检讨；可对的，我决不让步!

**苏望山** 不。对的，有时候也得让步。有些同志在旧轨道上 走习惯了，要是你突然来个急转弯，他们就会摔下 去，就会造成事故。而为了处理事故，反而影响了前 进的速度。所以有时候就得让步，在急转弯的时候 把车子开得慢一点，为的是不出事故不翻车，更稳妥 地前进。

**盛子仪** 你太谨慎了。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方针大计已定，还 怕什么呢?

苏望山 方针定了，不一定都会执行，还会有人反对。目前也 不要太乐观了，如果你不多团结一些人，跟你一块 干，不但逮不住老鼠，老鼠还会把你这黑猫吃了!可 不能忘了六十年代的教训啊!

**盛子仪** 真难啊，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吃泻药不行，吃补药 也不行 ……

**苏望山** 这就是我们的国情。咱们厂也不例外，大病初愈嘛! **盛子仪** 那我真的要向他们认错?

**苏望山** 你最好先找对你意见最大的丁科长。今天你得罪的

这些，就交给我，我来给你擦屁股，怎么样?

**盛子仪** 好吧，我是粗暴，可就怕改不了这脾气；改了，也就不 是我盛子仪了。

**苏望山** 不。改了，才是党所需要的真正的盛子仪! **盛子仪** 党所需要的?

**苏望山** 嗯，我并不希望你永远是党外人士!

**——幕落**

**第** **五** **场**

〔几天后的傍晚。

〔丁务本家中。这是吃饭兼会客的外间，有饭桌、椅 子、碗橱及两张单人沙发。

〔幕启：丁务本独自在喝闷酒。少顷，花丽华上。丁 务本连忙将酒藏了起来。

**丁务本** 下班了!

**花丽华** 废话，不下班能回来?谁象你成天不上班!饭烧了 吗?

**丁务本** 烧饭?没有。

**花丽华** 连这点家务事都不肯做!你在厂里当脱产干部，在

家里也想当脱产干部? **丁务本** 别唠叨了!

花丽华 (边准备烧饭边说)我又不是象以前了，没下班就可 以溜回来，烧好饭，等你回来吃。如今我在进修，一 年要学完医专两年的课程，够紧张的了。你就不能

帮我把家务事做掉一点，让我回来好看看书。 **丁务本** 我有病。

**花丽华** 你总说你有病，倒是真的假的? **丁务本** 谁还骗你?

花丽华 (取来医药箱，拿出听诊器)我看看! 丁务本 你能看出什么毛病?

花丽华 (自尊心受到损伤)什么?你以为我这一阵子白进修 了?我一天三班跟着医学院的大教授看门诊，查病 房，难道是假的?

丁务本 我……我是说你以前的水平。

花丽华 我以前的水平怎么了?也不错!以前虽然真病看不 出，假病我还是能看得出的。来来来，先把舌头伸出 来!

〔丁务本迟疑。 花丽华 伸出来呀!

〔丁务本勉强伸出舌头。

花丽华 (连忙捂住鼻子)哎呀呀!

丁务本 (掩饰地)还没洗澡，汗酸味。

花丽华 呸，你当我闻不出?又喝酒了! 丁务本 嗯……一点点，真正一点点。

花丽华 拿出来! 丁务本 早没了。

花丽华 我先向你交代政策，还是主动拿出来好，不要敬酒不 吃吃罚酒!

丁务本 只要是酒，不论敬酒、罚酒，我都吃。 花丽华 谁跟你油腔滑调!

丁务本 是你说的。 花丽华 搜 !

丁务本 我缴械!(连忙取出藏起来的那瓶酒，双手举过头 顶，交给花丽华)

花丽华 (将酒锁在碗橱里)有病还喝酒，你骗谁!

**丁务本** 真有病。

**花丽华** 有病假单吗?

**丁务本** 我正想找你开一张哩。

**花丽华** 呸!我再也不干这种事了，我要做个正正派派、象象 样样的医生!

**丁务本** 难道夫妻之间开个后门，也要我给你烧香?

**花丽华** (少有的严肃)你怎么这么庸俗，你是个党员! **丁务本** (惊异)你……变了?

**花丽华** 你也应该变!务本，明天去上班吧，苏书记前两天亲 自来找你谈过，你还要怎么样呢?盛厂长年轻，火气 大，又是党外人士，你要原谅他一点嘛。他对我那一 手也很厉害，我就没记仇。过后想想，还该谢谢他 哩，他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工作，为了我们曙光厂?

丁务本 (吼叫)不。他有野心，他为了把老干部搞臭，自己往 上爬。以前我受“四人帮”迫害，如今又受这号人的

排挤，我能服气吗? **花丽华** 你发什么火?

**丁务本** 说起他就叫我咬牙切齿! **花丽华** 哼，你呀!(进里屋)

〔丁务本穷极无聊，欲开碗橱取酒，无奈锁着，只得望 酒兴叹。

〔 敲 门 声 。 **丁务本** 谁 ?

〔屋外声：“我。”

**丁务本** (向里屋，高兴地)丽华，来客人了，拿酒来!(自语)

这下可解放了!(开门，见门外是盛子仪，一惊)你? **盛子仪** 可以进来吗?

〔丁务本和盛子仪在门口僵持着。 〔花丽华从里屋出来。

花丽华 (惊喜)哦，是盛厂长来了!快请进，请进!

盛子仪 (走进屋，手上拎着两瓶酒)我是来看望丁科长的。 花丽华 太麻烦你了!饭还没吃吧?

盛子仪 (指手上的两瓶酒)喏，特地来吃饭的。 花丽华 那太好了，干吗还带酒来?我家有。

盛子仪 都锁上了吧?

花丽华 (笑)你坐一会儿，菜马上就烧好!(走近丁务本)你 怎么了?哑吧啦!(下)

〔静场。丁务本板着脸，一言不发。 盛子仪 (有点尴尬)听说你病了，好点了吗?

丁务本 老样子。 〔 静 场 。

盛子仪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丁务本 不敢当。

〔 静 场 。

盛子仪 不原谅我? 丁务本 原谅什么?

盛子仪 我太粗暴，伤了你的感情。

丁务本 不，你很注重感情，瞧，还送我两瓶酒。 〔 静 场 。

盛子仪 气还没消?

丁务本 你还有事吗?

盛子仪 (突然站起)好吧，再见!(下)

〔丁务本对盛子仪的突然离去感到意外和不安。 〔花丽华端着一杯茶上。

**花丽华** 盛厂长呢? **丁务本** 走了。

**花丽华** 你把人家赶走了? **丁务本** 他自己走的。

**花丽华** 不可能!人家好心好意来看你，你铁板着脸，不倒 茶，不请坐，爱理不理，准是把人气走了!给你台阶 你不下，你还要怎么样?

**丁务本**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打了你一巴掌，又塞给你一块 糖，就完事了?没这么便当!

**花丽华** 还要人家给你跪下?

**丁务本** 他是想叫我给他跪下!你瞧他刚才那个样子，不痛 不痒地敷衍我几句，就甩甩袖子走了。

花丽华 务本，什么事都有个限度，不能做得太绝了。盛厂长 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能主动上门，还给你带酒 来，就算是给你低头了。可你要是真的把他惹火了



**丁务本** (强作镇静)怎么?我挨过“四人帮”的整，我还怕他?

大不了我辞职、退休、养老! **花丽华** 什么?你要退休养老?

**丁务本** 好了，好了，你就别烦了!

**花丽华** 你不想想前几年你蹲牛棚的日子!那时候不让你 干，你拚命想干；如今让你干了，你又不好好干。你 老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谁还稀罕你?

**丁务本** 你以为我说着玩的?我现在就打退休报告! **花丽华** 你打退休报告，我就打离婚报告!(进里屋)

〔丁务本写退休报告。敲门声。 **丁务本** 谁 ?

〔门外声：“我。”

〔丁务本去开门，原来是王兴元。 王兴元 丁科长!

丁务本 是你?

王兴元 来看看你。 丁务本 进来吧。

〔王兴元进屋。 丁务本 坐 !

王兴元 (坐下)听说你病了? 丁务本 嗯。

王兴元 别是为了我吧?

丁务本 和你有什么关系?

王兴元 盛厂长把我调到供销科，你不高兴。 丁务本 那也不是为你不高兴。

王兴元 丁科长，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你是知道的：东偷西 摸，撬门开锁，破罐子破摔。是盛厂长看得起我，把 我这个破罐子给补好了，我这才象个人样。如今又 把我调到供销科。嗨，怎么说呢?我激动得不知哭 了多少次，我能不好好干吗?可要是为了我，你和盛

厂长闹意见，我就怕会把我…… 丁务本 你来就是为了这个?

王兴元 这可关系到我的前途。要是你不嫌弃我，我还想拜 你为师，好好跟你学学供销这门活哩。

丁务本 我可要退休了。 王兴元 你要退休?

丁务本 嗯 。

王兴元 那怎么行? A 型六号产品已经上马了，供销科正在

研究以后的产品推销问题，忙着哩，你怎么能退休! 丁务本 我不在，你们干得不是也挺好?

王兴元 有你在，干得会更好。

丁务本 那我生病这一阵子，科里谁在负责? 王兴元 没人呀，正等你回去哩。

丁务本 (试探地)就怕已经安排好人了吧? 王兴元 没有，没有。

丁务本 你可别骗我。

王兴元 不过，科里倒是有人向盛厂长提过建议，说如果你暂

时不能来工作，是不是请厂里找个人代一代? 丁务本 (暗暗一惊)哦!找谁来代我?

王兴元 不知道，这得问盛厂长。 丁务本 怪不得他跑上门来了! 王兴元 盛厂长来过了?

〔丁务本扶着头沉思。 王兴元 你怎么了?

丁务本 有点不舒服。 王兴元 给你倒杯水?

丁务本 不，哦，你……你不是会开锁吗? 王兴元 (一惊)怎么了?

丁务本 帮我做件事。 王兴元 什么事。

丁务本 偷一样东西。 王兴元 什么?不，不!

丁务本 别怕，是偷我自己的东西。 王兴元 你的东西?

丁务本 酒 。

王兴元 (笑)哦……在哪儿? 丁务本 (指碗橱)那儿!

王兴元“气管炎”锁的? 丁务本 你别问了!

王兴元 (指桌上两瓶酒)这儿不是有现成的? 丁务本 不，我要那个。你会不会开?

王兴元 那太方便了，瞧我的!(拿出一条手绢，捏住锁，又随 手捡了一根铁丝，往锁孔里一拨弄，锁即打开。从碗 橱里取出酒。又把橱门锁上，然后将酒递给丁务本)

丁务本 好，你走吧，我要一个人呆一会儿。

王兴元 以后再遇到这种麻烦事，你尽管叫我。我是召之即 来，来之能开。不，不，只此一次，下次我可不干了! (下)

〔丁务本倒了一大杯酒，一饮而尽。

〔花丽华从里屋出来，见丁务本在喝酒甚惊奇，连忙

走到碗橱前看了看，又看了看锁。

花丽华 你怎么拿出来的?(一把夺过酒瓶)

丁务本 (又将酒瓶夺了过来)哎呀，你就让我喝个醉吧! 花丽华 刚才谁来过了?

丁务本 王兴元。他说有人建议要把我取而代之，怪不得盛

子仪要到我这儿来! 花丽华 他来是看看你的。

丁务本 你懂什么?他是故作姿态，表示他仁至义尽。 花丽华 真的?

丁务本 要不然干吗没谈两句他就走了? 花丽华 这 … …

〔 敲门声 。

花丽华 谁呀?

〔门外声：“是我，盛子仪。” 花丽华 盛厂长!

丁务本 你就说我不在!

花丽华 (拉住欲躲进里屋的丁务本)不，这事要当面说个明 白!(开门)

〔盛子仪头上顶了一张椅子，双手扶着椅背，走进屋 来。

花丽华 (一惊)盛厂长，你这是 ……

盛子仪 负荆请罪。第一次我缺乏诚意。这第二次不知丁科 长是不是能原谅我。

花丽华 你，这是说到哪儿去了!这椅子 ……

盛子仪 是丁科长的。当初我不该锁，现在特地送来，完璧归 赵 。

花丽华 这么远的路……这么重的椅子，你 …… 丁务本 (有所动)盛厂长 ……

花丽华 (指椅子)快请坐，请坐!

盛子仪 不，这是丁科长的，我坐那儿。(在另一张椅子上坐 下 )

花丽华 我马上端菜来。(进里屋) 〔静场。

盛子仪 一个人在喝闷酒?

丁务本 你……哦……你也喝 一 点? 盛子仪 我是滴酒不沾。

丁务本 (指桌上的两瓶酒)那这 ……

盛子仪 特地为你买的。怎么办呢?得罪了人，总得有所表 示，讲点人情。

**丁务本** 你倒挺直率。

**盛子仪** 说真的，跟你闹翻了之后，我也很委屈。心想，你是 党员干部，应该看到我的主流。即使我有缺点，你也 不该计较，怎么能用这种怠工的方式来向我示威，向 我施加压力呢!仔细一想，我这也是一种骄气，只许

我碰别人，别人不能碰我，况且我对你也确实太蛮 横、太粗暴。所以我诚心诚意地来向你认错，请你原 谅 。

**丁务本** 事情过去了，就算了。

**盛子仪** 可是…… **丁务本** 可是什么?

**盛子仪** 可是，我对你的批评并没有错。 **丁务本** (不悦)我不想跟你争论!

**盛子仪** 还是争论一下好。我不会哄人，不会甜言蜜语，不会 在承认自己错误的时候，把别人的错误也算在自己 头上。否则，仍然是没有是非，不利于工作，不利于 团 结 。

**丁务本** 我知道你要说些什么。

**盛子仪** 你工作不太卖力，意志有点衰退，思想有点老化。

**丁务本** “四人帮”说我蜕化，前两年说我僵化，如今又说我老

化，干脆把我送去火化，这就是我的“四化”!(解嘲 地大笑)

**盛子仪** 笑什么?

**丁务本** 我笑的是只有没受过“四人帮”的迫害，没挨过整，身 上没有伤痕的人，才会对一个从小就投身革命的老 干部说出你那种话!

**盛子仪** 也许你的问题就在这儿。你挨过“四人帮”的整，是

值得同情。可是难道只有你一个人挨过整吗?我也 挨过整。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都挨过 “四人帮”的整!要是大家都以挨整为本钱，靠显示 伤痕过日子，那我们还要不要前进?老丁，不能老是 在展览伤口呀!

**丁务本** 什么?我在展览伤口!

**盛子仪** 有这么一点!老丁，苏书记可不象你这样。他说，他 回顾以往，并不那么沾沾自喜，而是问心有愧。因为 三十多年来工作搞得并不理想，国家建设并不快，作 为一个老党员，他感到还对不起人民。正因为他能 够深惭自责，他就有一种责任感，一种紧迫感，力争 在晚年多为人民做点贡献。可你呢?

**丁务本** (坐立不安，无言以对)“四人帮”倒台之后，我也不是 没想好好干过 ……

盛子仪 (指自己背来的那张椅子)那是你在坐上这把交椅之 前。有些同志也是这样，在台下的时候，都有一种强 烈的愿望，都想在复职上台之后要好好地大干一番。 还下过保证，许过诺言。可是一坐上这把交椅似乎 就变了。忘记了工作，忘记了责任，忘记了人民，忘

记了他许下的诺言。你是否也如此呢? 〔花丽华从里屋出。

**花丽华** 就是这样，盛厂长说得对! **丁务本** 你懂什么!

**花丽华** 你别再自尊心作怪了，错了就错了，不要讳疾忌医。 你呀，就象一个重病人，由于邪风侵入，以致脉络雍 阻，气血不足。因此，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非得 象盛厂长那样，用峻厉之药，攻入脏腑，才能使你苏

醒!

盛子仪 花医生，你如今的中医也学到家了!

花丽华 那还得亏你上次让我吃了一剂黄连解毒汤，外加一 粒复元益气丸哩!

〔盛子仪和花丽华大笑。 丁务本 好了，好了，快拿菜来吧!

花丽华 马上就到!老丁，今天看在盛厂长的面子上，我宽大

为怀，酒，你尽量喝!(进里屋) 丁务本 你也来一点吧?

盛子仪 好，舍命陪君子，来一点。不过，你得喝我这个。

丁务本 行。(打开盛子仪带来的酒，给自己和盛子仪都斟上 一杯，呷了一口)

盛子仪 怎么样?

丁务本 怎么说呢?你人痛快，酒也痛快。 〔花丽华端菜上。然后又进里屋。

丁务本 有件事不知该问不该问? 盛子仪 你说吧。

丁务本 你为什么不争取入党? 盛子仪 (取出一份报告)你看。 丁务本 (惊喜)入党报告!

盛子仪 你再往下看。

丁务本 (看报告)什么?

盛子仪 (真诚地)请你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丁务本 这 ……

盛子仪 (诚恳地)你最了解、也最痛恨我的缺点。 丁务本 (激动地握着盛子仪的手)老盛!

〔花丽华又端菜上。

**花丽华** 怎么了，干吗这么激动?

**丁务本** ( 错将退休报告递给花丽华)你瞧! **花丽华** (接过)退休报告?

**丁务本** 哦，那是我的 ……(将盛子仪的入党报告递给花丽 华)瞧这个。

**花丽华** (接过)入党报告!(高兴地)老盛! **盛子仪** (指退休报告)这是怎么回事?

**丁务本** 哦，生炉子用的。

**花丽华** 这下可好了，你打了入党报告，他收回了退休报告， 我呢，还得写份复婚报告。

**盛子仪** **花丽华**

怎么了?

刚才我已经跟他打了一次离婚。 〔三人大笑。



**——幕** **落**

**第** **六** **场**

〔几天之后的傍晚。

〔食堂，也可当会场。 一侧露出讲台的一部分，正面 可见厨房的几个窗口。

〔幕启：宋文美正在讲台上讲授中等物理。讲台下丰 真健、苏望山、费亚庆、刘秉权、丁务本、陈宝全、朱 莹、小黑皮、戴芬、大乔、胖大姐、孙师傅以及其他一 些工人和干部坐在几张方桌边非常认真地听课。

宋文美 总而言之，物体的位置如果随着时间而改变，我们就 说这个物体在做机械运动，或者简单地说，这个物体 在运动。比如，人的行走，河水的流动，轮船在大海 里航行，飞机在天空中飞翔，都是物体运动的例子。

**苏望山** (放下笔记本，拎着热水瓶走上讲台，轻声地)要休息 一会儿吗?

**宋文美** 不不。

〔苏望山掏出一包咖啡茶，放入宋文美的玻璃杯中， 用开水冲泡。

**宋文美** 咖啡!太好了，谢谢!

〔苏望山走下讲台，回到自己座位上，继续听课。

**宋文美** (喝了一口咖啡)物体的运动是非常普遍的：房屋、桥

梁、树木、山岭等等看来是不动的，其实地球在自转， 同时又绕太阳公转，所以这些物体也是随着地球一 起运动的。

〔大乔在打瞌睡。苏望山取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根递 给大乔。大乔接过，向苏望山点头表示谢意。大乔 点燃香烟，吸了一口，精神又振作起来。

宋文美 太阳也不是不动的，它和其他恒星一样，在银河系里 运动，就是我们的银河系，也在运动。整个宇宙就是 由运动着的物质所组成的，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 界上什么也没有。

〔胖大姐精神疲倦，苏望山碰了碰她，并拿出香烟，胖 大姐摇了摇头。苏望山又拿出一盒万金油，胖大姐 点了点头。苏望山将万金油递了过去，胖天姐接过， 用万金油抹太阳穴。

**宋文美** 接下来，我们讲匀速直线运动和变速直线运动。请 大家翻开讲义第二十七页 ……

〔苏望山在座位上举手。 **宋文美** 有什么问题?

苏望山 宋老师，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宋文美** 什么事?

**苏望山**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吧。 **宋文美** (不悦)怎么?不感兴趣?

**苏望山** 不不不，今天晚上为了庆祝A 型六号产品的上马，要 开干群联欢会。

**宋文美** 哦，对对对，我忘了。瞧我这个人，讲起课来就没个完， 恨不得一本书让你们一天就学光。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请大家回去复习一下，下节课要举行测验。下课!

**苏望山** 起立!

〔众人起立。 **苏望山** 敬礼!

〔众人向宋文美鞠躬。老林从厨房上。 **老** **林** 苏书记，电话。

〔苏望山进厨房。老林随下。

〔众人有的准备离开，有的围向宋文美请教问题。

丰真健 请大家等一等。有个通知：今天晚上联欢会的所有 服务工作，全都由党员干部包下来。请厂部、各科 室、各车间的党员干部过一会儿到主席台后边碰头。

**大** **乔** 哦!今天不要咱们动手了，太好了! **孙师傅** 当官的为老百姓服务，有意思!

**丁务本** 这是个发明创造。谁的主意? **丰真健** 苏书记。怎么了?

**丁务本** 搞科学技术，写小说剧本，有发明创造的可以得奖； 搞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有发明创造的也应该得奖。

**陈宝全** 那首先你应该得奖! **丁务本** 为什么?

**陈宝全** 你这个建议也是个发明创造。

〔丁务本笑着和陈宝全同下。丰真健进厨房，下。

**朱** **莹** 今天晚上咱们可以玩个痛快了。 **戴** **芬** 我不行，还得马上去烧菜。

〔小黑皮一直注视着戴芬，想与她搭话又不敢，见戴 芬要走了，连忙追上一步。见地上有支钢笔，捡起， 又追上几步。

**小黑皮** 小戴同志!

**戴** **芬** (回头)干吗?

**小黑皮** 你的 … … 钢笔丢了!(递过钢笔)喏!

**戴** **芬** (摸自己口袋，掏出一支钢笔)我的不是在这儿吗? **小黑皮** (看手中的钢笔)哟，是我的。对……对不起!

**戴** **芬** 你又调皮!

〔朱莹窃笑。

**小黑皮** 我没……没调皮，我……我发誓! **戴** **芬** 别理他!(和朱莹下)

〔小黑皮不知如何是好。

**大** **乔** (对小黑皮)追!快!不，要慢，慢动作!(学)喏! **小黑皮** 去你的!(跑下)

〔大乔、胖大姐和孙师傅等陆续下。

〔费亚庆和刘秉权仍在向宋文美讨教。

宋文美 (笑)你们二位如今是求学心切，可是也不能饥不择 食。(对费亚庆)你呢，倒应该听听谷维廉同志的课， 他是会计方面的专家。(对刘秉权)盛厂长后天要举 行企业管理方面的讲座，你倒可以去听听。我的课 嘛，其实对你们帮助不大。

**刘秉权** 不不不，他们的课我们是要去听，你的课也要听，干 “四化”没有一点真才实学可不行!

费亚庆 对，我们懂得太少了。以前我还以为我是完全静止 的，现在才知道，你不动也不行，地球在自转和公转， 要带动你运动。

〔苏望山和丰真健从厨房上。

**苏望山** 哎呀，你们还不让宋老休息!待会儿还要参加联欢 会 哩 。

刘秉权 对，对。走吧，走吧。(和费亚庆向主席台后边走去， 下 )

苏望山 宋老! **宋文美** 有事吗?

苏望山 有件大事! **宋文美** 哦 ?

苏望山 刚才接到公司党委的电话，党委已经批准了厂里对 你的复查结论。结论是：过去十多年对宋文美同志 的所谓英国特务问题的审查，是毫无根据的，是完全

错误的，应予撤销，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宋文美** ( 激动地)你……你说什么?

苏望山 过去对你的审查是完全错误的，应予撤销，彻底平 反，恢复名誉。

**宋文美** (感慨万千)哦 ……

**丰真健** 宋文美同志，在这十多年的审查期间，你受苦了 …… 不过，今天给你平反，也正说明党是实事求是的。

**宋文美** 我……我感谢党。 **苏望山** 不，党应该感谢你! **宋文美** 感谢我?

苏望山 (充满感情地)这十多年来，尽管你蒙受了不白之冤， 遭受了非人待遇，可是你从没有说过共产党一句坏 话，没有一句怨言。不但如此，你还尽量地在默默地 工作。这样的知识分子到哪儿去找?党应该向你道 歉，应该感谢你!

宋文美 (热泪盈眶)苏书记，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今天我 认识到党才是真正的知己者!我要马上去拍电报， 把今天的喜讯告诉我女儿，叫她早日归来，报效祖

国。(下) 〔谷维廉上。

谷维廉 丰真健同志!

丰真健 (对苏望山)我一会儿来。

〔苏望山笑了笑，下。静场。 丰真健 找我……有事吗?

谷维廉 (从拎包里取出一包东西)给!

丰真健 你，怎么搞这一套，我……我不要! 谷维廉 你……先拿着。

丰真健 什么呀! 谷维廉 你打开。

丰真健 (接过，打开，见是几捆人民币)钱?这么多?

谷维廉 这是我的补发工资，一共是两万元，我刚从银行取出 来，加上这几天的利息一共是两万零三十四元一角 九分。

丰真健 维廉……谷维廉同志，我们的关系还没到这一步，即 使以后 ……

谷维廉 以后怎么?

丰真健 反正，你……你这样子，太……太庸俗了…… 谷维廉 不不不，这个你无论如何得收下。

丰真健 我不能收。

谷维廉 我这是交给组织的。 丰真健 哦，是这样 … …

谷维廉 你……同意吗?

丰真健 作为组织，我是不会同意的。 谷维廉 我不是问组织，是问你。

丰真健 问我?

谷维廉 好象二十多年前我曾问过你的那样。 丰真健 (急切地)维廉，我……我同意!

**谷维廉** (深沉地)谢谢，谢谢，谢谢!你的回信我也收到了。 谢谢，谢谢，谢谢!(深情地握着丰真健的手)

〔苏望山、陈宝全、丁务本、费亚庆、刘秉权等干部从 主席台后面陆续上。有的端着糖果、香烟、瓜子，有 的捧着游艺活动用具，有的拿着水瓶、玻璃杯，有的 抱着一堆游艺活动的奖品。

〔苏望山见谷维廉和丰真健在握着手，便示意大家停 一停。

〔谷维廉和丰真健仍在无言地握着手，久久不愿松 开 。

〔苏望山看表，等了一会，然后故意地咳嗽一声。 〔谷维廉和丰真健连忙松开手。

**苏望山** 联欢会还没开始，你们二位就已经在联欢了。 **丰真健** 苏伯伯!

**苏望山** (故作严肃状)你们在干什么? **丰真健** 没干什么。

**苏望山** 你们在表演第二次握手，而且握手的时间居然长达

七、八分钟之久!

**谷维廉** (认真地)没有，没有，最多不超过四分半钟。 **丰真健** 你这个傻子!

〔众人大笑。谷维廉窘，跑下。 **丰真健** 你们真坏!

**丁务本** 当然没他好罗!

**丰真健** 好了，好了，让我干什么?

**苏望山** 跟我一样，当招待员。(和丰真健进厨房，下)

〔人们开始布置联欢会场，挂横幅，安排桌椅，洗杯 子，放茶叶等。

〔苏望山、丰真健、老林不时地从厨房里将菜端上，放 在每张桌子上。

〔参加联欢会的职工陆续进场。

**陈宝全** (站在门边收请帖，并招呼进来的人)随便坐，随便 坐，每张台子四个人，自愿结合。

〔胖大姐、张师傅、大乔，朱莹都换了干净漂亮的衣服 上，分别坐在各张台子的座位上。一片欢快、热闹的 气氛，互相问好，招呼入座，笑语喧腾。丁务本等党 员干部忙着给大伙倒茶送水。戴芬从厨房上，走向 朱莹所坐的台子。

**戴** **芬** 朱 莹 !

朱 莹 没事了?

戴 芬 苏书记把我赶出来了。 朱 莹 快来坐吧。

〔谷维廉衣冠楚楚地上，见丰真健正从厨房端菜出 来，连忙迎了过去。

**谷维廉** 我来!

**丰真健** 不，我一个人行!

〔盛子仪和宋文美上。

**谷维廉** 一个人总没有两个人好!

**盛子仪** 至理名言，一个人确实没两个人好!

〔众人哄笑。丰真健连忙将菜交给谷维廉，跑进厨房。

〔众人热情地招呼盛子仪和宋文美与自己同席。宋 文美被大乔拉走。

戴 芬 盛厂长，坐这儿，坐这儿!(拉着盛子仪与自己同席)

〔花丽华背着医药箱上。 〔老林从厨房端菜上。

老 林 花医生，今天是我的市面，你就收摊吧!

**花丽华** 吃多了，消化不良怎么办?跳舞扭了腰怎么办!还 不得找我?

〔小黑皮上，东张西望，显然在找人。 大 乔 小黑皮。(向小黑皮招手)

〔小黑皮摇摇手，不肯过去。大乔手指戴芬所坐的席 位。小黑皮终于发现了目标，于是又紧张又兴奋地 走了过去。刚过去，那张空着的位子已被刚上场的 王兴元占去了。

**小黑皮** (无可奈何地站在一旁，对王兴元)帮个忙。 **王兴元** (故意地)咦，那儿不是有座位?

**盛子仪** (笑)我给你创造条件!(站起)喏，特地给你留下的。 **戴** **芬** 盛厂长!

**盛子仪** 还是让他来陪你们坐坐吧!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戴** **芬** 别介绍了，谁不知道他?皮大王!

**盛子仪** 那是以前，你瞧现在多文明，多礼貌…… **王兴元** 多老实，多害臊!

〔小黑皮傻笑。

**盛子仪** 最近运输科评比，他不但出勤率最高，技术考核也名 列第一。

王兴元 对!(象推销员做广告似的)小黑皮领导运输新潮 流，开车技术誉满全球。(拍着小黑皮的肩膀)身强 力壮，质量可靠；乌黑发亮，色彩协调；聪明活泼，灵

敏度高；向您推销，负责三包! 〔众人大笑。

盛子仪 (对小黑皮)我的任务完成了，下面得看你自己了!

(离开小黑皮等人)

〔苏望山从厨房端菜上。

**苏望山** 老盛，你怎么才来? **盛子仪** 到鲁科长家去了。 **苏望山** (高兴地)哦?

**盛子仪** 鲁科长还是不同意任用李小波，只答应暂时借调。

**苏望山** 我来找她谈，她人呢? **盛子仪** 到医院看江书记去了。

〔丰真健从厨房上。 **丰真健** (对苏望山)开始吧!

**苏望山** 好吧。同志们，咱们的干群联欢会现在正式开始! 〔众人热烈鼓掌。

苏望山 我提议：为我们厂的经济改革，为A 型六号产品上

马，为干群之间、党内外之间的团结，干一杯! 〔众人干杯。干部和群众融洽地边喝酒边交谈。

〔小黑皮给戴芬夹菜，戴芬给小黑皮斟酒，二人有说 有笑。

〔突然，传来一阵筷子敲碗的声音，原来是李小波出 现在门口，拿了双筷子在敲击手中的空碗。

**盛子仪** 小 波 !

**李小波** (走到苏望山桌前)苏望山同志，赏我一碗饭吃吧! 〔众人大惊。

**苏望山** 你?快坐吧!

**李小波** 没资格，我没请帖。 **丰真健** 什么?

**盛子仪** 糟，鲁科长没发给他!

**丰真健** 别在意，也许是鲁科长忘了，快坐吧!

**李小波** 那么多人都没忘，怎么就独独忘了我? **丰真健** 你家住得太远，鲁科长她……

**李小波** 有人比我住得还要远，不是也收到了请帖?

**盛子仪** 小波，看在我的份上，坐下来，我陪你喝两盅，有话慢 慢说。

李小波 不!不给请帖倒还罢了，为什么不给工作?

**苏望山** 小波，这我已经知道了，正在解决，你先坐下吧。 **李小波** 欺人太甚!我受不了!

〔众人议论纷纷。

**盛子仪** (夺过李小波的空碗)小波，你是冲着谁?冲着大伙，还 是冲着我?你不是在给我、给苏书记、给大伙难堪嘛!

**李小波** 盛厂长!(憋了很久，终于哭出来)我是冲着不给我 工作机会的人，不许我为社会主义出力的人!到了 设计科，我记住了你的话，不再愤世嫉俗，不再胡说 八道，只想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可她根本不把我当 人!她不分配任务，我就扫地抹桌；不给我办公桌， 我就在走廊抄写资料；白天不让我插手，我就晚上在 家进行工作。我够忍气吞声的了，还要我怎么样? 我又不是个木头，随便丢在哪儿都没人管，我也是人 啊!(拿出一张表)这是我开了好几个夜车搞出来的 电路分析表，可她连看也不看一眼!我究竟有什么

问题?我是反党之才吗?那就尽快审查我吧! 〔众人又议论纷纷。

**大** **乔** 小波在设计科真象是晚娘养的! **陈宝全** 鲁科长也真是，太过份了!

**丁务本** 得找她好好谈谈!

**费亚庆** 我看这事呀，倒该向她老头子汇报汇报。

**刘秉权** 算了，江书记……唉!

苏望山 小波，你先坐下，你的事我保证尽快解决!

〔李小波终于坐下。

**苏望山** 待一会儿我就去找她!

〔鲁珍骑着自行车，从观众席的后面，通过中间的过 道来到台前。

鲁 珍 别找了，我来了!(下车，上台)闭幕，闭幕!(用手拉 左半边的大幕)

〔舞台被遮掩了六分之一。 **苏望山** 鲁珍同志，你这是干什么?

鲁 珍 该收场了! 苏望山 收场?

鲁 珍 对!(取出 一 份文件)这是工业局党委下达的文件， 老江叫我带给你的。

苏望山 (接看)你告了我们一状?

鲁 珍 党员有权向上级党委反映情况! 苏望山 但不允许诬告!

鲁 珍 可惜工业局党委并不这样认为!

**丰真健** (拿过文件翻阅)什么!苏书记立即回公司党委工作? 鲁 珍 对，老江病好了，明天就回厂。

〔众人骚动，议论。 **丁务本** 简直是乱弹琴!

**费亚庆** 这个决定太轻率了!

**陈宝全** 工业局领导也应该发扬民主，不能独断独行嘛! **刘秉权** 应该听听我们基层党员群众的意见!

**鲁** **珍** 你们别忘了要服从组织安排，要和党的领导机关保 持一致!

**苏望山** 是应该和党的领导机关保持一致。可这是在马列主 义基础上的一致，是在党的方针路线上的一致。要 做到这一点，党的上级机关就首先应该和广大党员、 广大人民保持一致!

〔众人欢呼、鼓掌，表示支持。

**苏望山** 关于我的去留，我服从组织决定。可是我不同意市 工业局在文件中对曙光厂这一阶段工作的基本估 计。我认为曙光厂这一阶段特别是盛子仪同志担任 厂长以来，成绩是主要的：经济搞活了，人心也搞活 了，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好形势。而决不是象这份文 件中所说的什么在企业管理上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倾 向，在人事安排上出现了只问业务不问政治的右倾 思潮等等。这是原则问题，关系到曙光厂今后兴衰 存亡，我马上给市委打电话!

**丰真健** 苏伯伯 …… **盛子仪** 苏书记 … …

〔苏望山下。丰真健随下。

鲁 珍 好了，好了，收场吧!(又用手拉右半边大幕)

〔舞台又遮住了六分之一。 **盛子仪** 等一等!

鲁 珍 该等的是你而不是我!关于你今后的工作也很快就要 重新安排!闭幕，闭幕!(将右边的大幕全部拉上)

〔舞台只露出左边的一段空隙。

盛子仪 (拦住)不准关幕!

鲁 珍 你!你还想干什么?

盛子仪 (诚挚地)我想恳求你，不要再折腾了。(深沉地)人 民刚刚恢复了信心，刚刚见到了希望，刚刚点燃了热

情，你们怎么能忍心再往人民的心里泼冷水、吹冷风 呢?我们的厂，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 再也经受不起折腾了!

**鲁** **珍** 说得多动听。说穿了，你无非是想当官，想入党!

**盛子仪** (激动地)对，我是想当官，是想入党，甚至连作梦也 在想!我为人民当官，我为革命入党，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我想入党，何愧之有!我想当官，何乐不为!

鲁 珍 多轻巧，难道阿猫、阿狗都可以入党?都可以当官?

**盛子仪** 我知道我离党所要求的还很远。正因为如此，我才 不原谅自己，才不姑息自己。我知道我并不因为职 位提高了，我的思想水平、工作能力也就提高了，我 只希望再给我三年到五年，给我一点比较充裕的时 问，也许我能干得比现在好一些，离党和人民的要求 可能会比较近一些。可是现在 …… (满怀激情地)不 不不，就是现在天也塌不下来，太阳仍旧在照射，地 球依然在运行!因为时代毕竟不一样了，党更加成 熟了，人民学会思索了，历史早已翻开新的一页了! 不论什么风，都吹不垮已经成熟了的党；不论什么

风，都吹不垮日益坚强的人民! 〔丰真健兴奋地跑土。

**丰真健** 老盛，苏书记说，市委书记马上就来!

〔鲁珍惊愕。 **盛子仪** 把幕拉开!

〔众人将大幕全部打开。

**盛子仪** 既然真理的大幕已经拉开了，就谁也关不住!

**——全剧终**

**高加索情思**



关守中 刘玉茹

关守忠：著名剧作家，哈尔滨市剧协副主席。刘玉茹，哈 尔滨市话剧团演员。

人 物 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李福庆——旅俄华工，中国营战士，列宁的卫士。

切留斯金——沙俄将军、白卫军将领。 维克多———白卫军中尉。

留德密拉——女，白卫军医生，后为中国营军医。

副 官—切留斯金的随员。 黄金斗—-旅俄华工小工头。

万尼亚——红军中国营俄罗斯少年侦察员。

金良子——中国营少年通讯员。

马二虎——旅俄华工，中国营战士。

王 海——中国营营长，后为国际团团长。 刘长乐——中国营干部，擅长民间艺术。

张大龙——中国营战士，会武术。

艾卡- — 中国营格鲁吉亚族女护士。

梁 辛——中国营战士，后为“契卡”成员。

赵 富——中央警卫队队员，后为中国营干部。

基洛夫——苏俄革命家，解放高加索领导人之一。 弗 · 伊 · 列宁——革命导师，苏俄人民委员会主席。 玛丽亚——列宁的妹妹。《真理报》编委，30岁。

瓦莲金娜——中央警卫队中国战士的教师。

奥尔洛夫斯基——原沙俄暗探，白卫军谍报员。 芭莎大婶——留德密拉的乳母。

莱 利——英国驻苏俄武官，少校情报站长。 奇若夫——肃反非常委员会的军官。

中国劳工甲、乙及其难友们。 中国红军战士们。

白卫军的士兵们。

(一)

〔陡峭的黑龙江岸边。

〔绚丽的北极光弥漫天际。

〔江畔上耸立着一块镌刻“中国北极村”字样的石碑。 〔白发苍苍的李福庆伫立在石碑旁，深情地向北眺 望 。

〔江涛拍岸，歌声渐强 ……。

黑龙江上滚滚翻腾白浪， 那西伯利亚的风在歌唱。 河上滚液翻白浪，

白浪 — — 在自由地歌唱。



〔空间响起女孩和老人的对话：

——“老爷爷，您一个人，呆在黑龙江边，想必有什么 心事吧?”

——“我要隔着这条大江，洒酒、焚香、烧纸。” —— “您要给谁烧纸啊?”

—- “给长眠在对面儿的亲人们”。

—— “怎么,您的亲人都埋在苏联?”

—— “噢，那时候还没有苏联这个词儿，那地方叫露 西亚，也就是俄国。”

—- “老爷爷，那是多会儿的事啊?” ——“一晃，七十多年喽!”

〔李福庆在对白中洒酒，焚香、烧纸。

**(二)**

〔天空中阴云滚荡，地平线上烟火升腾，可见俄国教 堂的剪影。

〔 一 群衣着褴褛的中国劳工沿着暴风岗艰难跋涉。 旁白：“噢，七十年的事、让你们一听，就象是说书、讲 古。可我觉着，就好象是发生在昨天。 一九一七年， 俄国兵荒马乱，几十万中国劳工成了断线的风筝，有 的跟随了红党，有的走死逃亡。我和我的伙伴们、开 初只有一个念头，回国、回国，去和家人团圆 …… "

〔劳工们的行列隐去。

〔一侧传来马队的行进声。

**号令声：** “ 下马，就地宿营!”

**传令声：** “ 下马，就地宿营 ……

〔白军司令切留斯金、中尉维克多及副官、卫士等 上 。

**切留斯金** 维克多，看看那黑压压的一片，是什么人! **维克多** 是。(举起望远镜)

〔护兵打开木制折叠椅，切留斯金坐下，吸雪茄。 〔军医留德米拉提着药箱上。

〔维克多把望远镜交给副官，跑到留德密拉身边窃窃

私语。

切留斯金 维克多，看清楚了吗!

维克多 看清楚了，留姐穿上这套军装真美呀，美极了! 切留斯金 胡闹!

留德密拉 请原谅，我来是给将军量血压。

副 官 报告将军大人，有两个人跑过来了。 喊 声“长官!长官!”

切留斯金 带着武器吗? 副 官 两手空空。

切留斯金 让他们过来。

副 官 (喊)你们过来，过来吧。

〔李福庆和黄金斗气喘嘘嘘上。 维克多 你们是什么人?

李福庆 我叫李福庆，中国劳工。

黄金斗 在下草字黄金斗，是个小小的工头。 李福庆 大伙推举我们当代表。

黄金斗 请问格必丹，你们是红党还是白党?

维克多 你们想找什么党? 黄金斗 我，都一样，都一样。

李福庆 我们只求顺顺当当回中国，回黑龙江。 切留斯金 想回中国?

〔军官们大笑。

切留斯金 从伏尔加到黑龙江，相距半个地球，如今炮火连 天，铁路不通你们怎么走法呢?

李福庆 碰碰运气吧。总比胡里八涂地死在这儿当野鬼强 啊 。

切留斯金 哦，小伙子，你的俄国话说的很不错呀!

李福庆 起小在哈尔滨中东路大厂子当过徒工，我的师付是 俄国人。

切留斯金 啊，哈尔滨!那里有我的一条街。彼此不是外人，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

黄金斗 请大人网开一面儿，放我们过去。

李福庆 若是能换给点儿口粮，那可就是修好积德啦。

维克多 换点儿口粮?你们知道，如今全俄国最缺的就是粮 食。

李福庆 我们花钱买，不是白要。

维克多 你有什么呢?阿斯特拉罕的纸币? 李福庆 没有。

维克多 克伦斯基的卢布? 李福庆 也没有。

维克多 尼古拉的金票? 李福庆 更没有。

副 官 那……你们身上不是光有虱子和臭虫吧? 〔军官和护兵们大笑。

李福庆 我们有金子。 军官们 金子?

李福庆 对，真正的黄金。

副 官 喂，你们的金子，是偷的，还是抢来的?

李福庆 都不是，俄国事变，铁路工程黄摊儿，老板把工钱拐 跑了，我们顺着河套往下走，老天有眼，让我们发现 了金苗子，大伙齐下火龙关，采了一些，我们……

维克多 好，马上去把劳工们的金子收集起来，交给将军，粮 食嘛，我们多得很。

黄金斗 多谢责军慈悲。小李子，咱们快去喊人。

**李福庆** 急啥?不见兔子不撒鹰啊!

**副** **官** 说的对，看不到金子的成色，我们也不会拨出粮食。 **李福庆** 金子嘛，全在我们身上。(撕开破棉袄，掏出碎金子

递上)

〔副官看罢递给切留斯金。

**切留斯金** 代表先生，你们总共有多少人? **黄金斗** 二百来号吧。

**切留斯金** 好。请把他们全部都带过来，我马上换给你们粮 食，烧酒，看你们穿的破破烂烂，这样回去，未免给我

们俄国丢脸，我还要给你们换换衣裳。 **李福庆** 将军大人，这是真的?

**切留斯金** 我算是半个哈尔滨人，岂能欺骗同乡?(率副官， 扩兵下)

**维克多** 喂，还不快去叫人?

**李福庆** 长官哪，来到俄国这些年，我们可一直是吃亏上当 啦!

留德密拉 李先生，切留斯金将军是一位伟大的慈善家。他 曾经把哈尔滨的一个孤儿收为义子，带回俄国精心 培 养 。

**维克多** 父亲还让他和我一起，上了彼得格勒的士官学校。

**李福庆** (微笑)俄国将军，收养中国孤儿，还送进军官学堂!

(摇头)

**留德密拉** 你不信!维克多，把萨沙的照片给他看看。 〔维克多递过照片。

**李福庆** 啊，还真是一个中国人。

**黄金斗** 这小伙儿，真是福星高照哇! **留德密拉** 萨沙的中国名子叫王海。

李福庆 噢，王海……

黄金斗 将军的心眼儿，可真是没比的!

李福庆 (交还照片)好吧，我去把弟兄们叫过来，换粮的事儿 有把握吗?

维克多 我以军人的荣誉担保。

李福庆 (兴奋)啊，老天爷，我们得救啦，(与黄急下)

维克多 (抱留转圈)黄金，一大笔黄金，这是咱们最好的结婚 礼物啦!

留德密拉 可是，军粮不就更少了吗?

维克多 相信老爷子，他的办法多得很哪!(拉留跑下) 〔一侧传来口令声，“骑兵大队，上马!”

传令声： “ 骑兵大队，上马!” 〔马蹄声大作。

〔中俄两少年 - — 金良子和万尼亚从树丛后面钻 出，机警地爬在岩石后面。

传令声： “步兵连队，出击!”

〔白军士兵“乌拉”的喊声与劳工们的叫喊声自远而 近。

万尼亚 金良子，你看，白匪把劳工们包围啦! 金良子 我得去告诉劳工们，快跑!

万尼亚 你想把自己也变成俘虏吗?

金良子 哎呀呀，白匪们往下扒他们的衣服啦，看把他们的棉 衣全给烧啦!

万尼亚 糟糕，这不要把人活活冻死吗? 金良子 嘿，有人动手夺枪啦!

万尼亚 啊，好样的! 〔几声枪响。



〔金良子痛苦地捂上眼睛。 **万尼亚** 喂，金良子，你别哭哇!

**金良子** 白党开枪打我们中国人啦!(从腰间抽手榴弹)我去 炸死哪些狗日的白匪。(跃起)

**万尼亚** (拖住良子)回来!金良子，营长派咱们出来是什么 任务?

**金良子** 任务……是侦察白匪的宿营地。

**万尼亚** 那你为什么白白去送死?咱们赶快回去报告! **金良子** 啊，对。

**万尼亚** 咱俩分头行动。 **金良子** 好、快跑。

〔两个男孩分头跑下。

**(三)**

〔高崖一侧，白匪兵守卫在水压机枪旁，崖下升起烟 火 。

〔李福庆，马二虎等十几名劳工被剥得一丝不挂，马 二虎等人的大辫子被拴结一起。李福庆额上流着鲜 血 。

〔夜幕低垂，风吹雪飘，李福庆等冻得缩成一团。

〔幽暗中，披着白色斗蓬的红军战士在王海指挥下匍 匐而来。他们突然跃起，解除白匪机枪手们的武装。 〔金良子和万尼亚拖着大捆棉衣急上，他俩割断李福 庆等人的绑绳，为他们披上衣服。

〔王海立于崖头，发信号弹，一条红光划破夜空。

〔马蹄声响，杀声震天，几面红旗相继从崖下飘展而 过 。

**李福庆** 小兄弟，你们……是天兵天将? **金良子** 不，我们是红军中国营。

〔万尼亚和战士们向劳工们分发武器。 **王** **海** 弟兄们，抄家伙，杀白党啊!

**李福庆** 二虎，还愣什么?冲啊! **劳工们** 冲啊!(下)

王 海 (向一侧)刘长乐，快上来，擂鼓助威!

〔刘长乐和抬着牛皮大鼓的战士们上，唢呐与战鼓齐 鸣。

〔王海用水压机枪向敌军开火。张大龙挥舞大刀杀 退白军。

〔杀声鼎沸，火弹横飞 ……

(四)

白桦林中，阳光明媚。

〔中国营营部帐蓬前。篝火架上吊着铁壶。不时有 抬着担架的战士从桦林中走过。

〔王海和刘长乐等在地图前议事。

〔林中响起钮键式手风琴的俄罗斯民歌 —— 喂，小伙子们，

你们为谁打仗? 谁在旗下走着， 头上还带着伤?



〔马二虎怒气冲冲地上。

**马二虎** 喂，哪位是中国营的头目? **王** **海** 我是。

**马二虎** 李福庆说，“上头有令，不割辫子就不准当红军。”他 是不是假传圣旨啊?

王 海 不，不是。

**刘长乐** 老弟，你心疼这玩意儿干啥?你还等着让人家往一 块儿拴哪?

**马二虎** 咱们中国人把白党收拾了，谁敢再拴!头目，冲我这

二百来斤儿你要不要吧! 王 海 要，可是得服从命令。

马二虎 中，那就下家伙吧!

〔刘长乐为马二虎剪辫子。

〔李福庆和金良子，万尼亚并肩走上。李福庆头上缠 着绷带。

李福庆 报告营长，百十来号人，全让我给刷成了光秃。 王 海 是强迫的吗?

李福庆 连文带武，全用上了。(众笑) 王 海 马二虎，你参加红军，不怕死? 马二虎 不怕，死了拉鸡巴倒。

刘长乐 好。同志们，欢迎!(众鼓掌)

王 海 李福庆，你受伤了?(向内喊)艾卡、艾卡 刘长乐 卫生员到师部取药去了。

王 海 艾卡一个人去的吗?

刘长乐 放心吧营长，艾卡是个假小子啊。 王 海 那就等艾卡回来再给你上药了。

李福庆 嘿嘿，这点儿小口子不算啥。营长啊，我们得救的劳 工有个要求。

王 海 说 ，

李福庆 大伙要求重重奖赏这个小嘎子和毛子孩儿。 梁 辛 (低声)要叫小同志。

李福庆 对对对，小同志。

王 海 营部给万尼亚和金良子记功、发奖，行吧? 李福庆 中 。

马二虎 营长啊，他们俩这么大点儿，咋就当了红军?爹妈舍 得吗?

王 海 万尼亚的爸爸马克西姆是咱们营的政委，光荣牺牲了。 万尼亚 妈妈把我交给营长。呶，这是爸爸用过的手枪。

李福庆 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哪! 马二虎 那你呢?

金良子 我从小没爹没妈，十岁那年在漠河给地主放猪，丢了 一头剖卵子，地主要剥我的皮。

万尼亚 “剖卵子”是什么东西?

梁 辛 就是……种猪

金良子 吓的我顺着冰道跑过黑龙江，在斯沃博纳依爬上了 火车，一看，闷罐车厢里装的全是中国苦力 … …

刘长乐 我一看这个小猪馆怪可怜的，就让他跟我们一快混 吧。哎呀，两年哪，差点儿折腾死!

金良子 十月革命爆发，俄国天下大乱，我们东扎一头，西扎 一头……

刘长乐 我们在彼得格勒的瓦西利耶夫岛上找到了“中国工 人革命联盟”。遇上了咱们的营长王海，他正在招兵 买马……

李福庆 等一等。(盯着王海)跟象片上的那个人一模一样。 你，是哈尔滨人?

王 海 对呀，十二年前在“满洲火磨”面粉厂当童工。 李福庆 老毛子将军把你带到了俄国?

王 海 对，他叫切留斯金。

李福庆 他，还把你和他的狗崽子，一块儿送到彼得堡的军营 学堂?

梁 辛 咦，你怎么知道?

李福庆 (起立，冷峻地)二虎，这个兵，咱们当不当，还得思量 思 量 。

马二虎 还思量个啥?

李福庆 让老白党的干儿子带兵，我不放心!

刘长乐 好你个野小子，你原来疑心我们营长?

万尼亚 你亲眼看到了，营长在战场上冲杀在前，多么英勇! 金良子 没有他，你们早就没命啦!

梁 辛 李福庆，你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你走吧! 李福庆 走就走!

王 海 你站住。心头里结个大疙瘩，走起来也不痛快。

李福庆 那就挑明了吧。(对刘等)你们几个，跟我一样，是苦 透腔了的劳工。可他，吃了十二年狼奶，那叫十二年 哪，他能跟咱穷人心贴心吗?那个老白党切留斯金， 若不是你的干爹，他跑得了吗?

〔张大龙跑上。战士梁辛在旁记着什么。

张大龙 营长同志，有个俘虏军官，横踢马槽，大吵大闹，非要

面见王营长。 王 海 押过来。

张大龙 是(向内)押过来。

〔两个战士挟持维克多上。

李福庆 杂种，可把你给逮住啦!(推弹上膛) 刘长乐 (制止)把枪放下!

维克多 (瞪着王海)上帝呀，果然是你! 王 海 是我。

维克多 你可是个有教养的人哪，干嘛和匪徒们搅和到一起!

王 海 烧掉中国劳工的棉衣，抢夺他们的金子，杀害敢于反 抗的工人，你们才是真正的匪徒!

维克多 黄金是俄罗斯的财富，他们没有带走的权利。 李福庆 你小子放屁!

**王** **海** 劳工们用血汗为俄国修了几千里铁路，采掘了百万

吨煤碳，莫非他们只有冻死、饿死的权利?

**维克多** 萨沙，我们在一起生活过十二年，你我之间，就不能

换个方式讲话吗?

**王** **海** 可以。(对战士)松绑。

〔战士为维克多解开绑绳。

**李福庆** 营长，狗改不了吃屎。干脆，毙(读Biě) 了他!

〔王海挥手，刘长乐拉着李福庆与众同下。 **王** **海** 维克多，坐下。

**维克多** (揉搓手腕)谢谢。

**王** **海** 喝水吧。(递过水壶)

**维克多** 谢谢。(痛饮)萨沙，告诉我，在彼得格勒，为什么不 辞而别?

**王** **海** 因为……我们没办法共同生活。

**维克多** 是由于……我也爱上了留德密拉?

**王** **海** (苦笑)那是你们的事。维克多，我得到了比爱情更 可贵的东西。

**维克多** 你呀你呀，因小失大。你分明知道，父亲培养你，为 的是让你回哈尔滨，去经营他那一大摊子产业。

**王** **海** 维克多，我找到了更合适的位置。

**维克多** 听我说，萨沙，这场战争跟你毫不相干，纯粹是我们 俄国人内部的事情。

**王** **海** 内部的事情?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全都派兵帮你

们攻打工农政权，中国劳工岂能冷眼旁观? **维克多** (大笑)你……你怎么也成了劳工?

**王** **海** 你忘了，我刚到你家的时候，你们都叫我什么?

**维克多** “小苦力”对吧?为这个，我挨过父亲的马鞭子。(与

王握手)萨沙，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忘了它吧。你

想想，家父送咱们上士官学校那天，你说过什么? **王** **海** “养父的恩情，我将永远铭刻心头”。

维克多 这句充满人情味儿的话，把父亲感动得老泪横流。 可你是怎样报答父亲的呢?你采取了原始的、野蛮 的盗贼式的突然袭击，击溃了我们这个混成旅!

**王** **海** 维克多，假如他们是你的同胞，在大雪地里被人剥得 精光，你能见死不救吗?

**维克多** 噢，上帝，狼毕竟是狼，喂养得再好也难免往森林里 跑。(起立)王海先生，您现在是胜利者，说吧，您对 我打算如何处置?

**王** **海** 按军法，应该枪毙。

**维克多** 不，萨沙，我们一向亲如兄弟，你能给我留下一条生 路吗?

**王** **海** 除非……除非你永远放下武器，不再与红军为敌。 **维克多** (举手)我发誓。

**王** **海** 还有，你必须好好对待留德密拉，别搞那些无耻的社 交，跟女人们鬼混!

**维克多** (慢慢放下手)这说明，你还在爱她。萨沙，我没说错 吧?

〔留德密拉与金良子边吵边上。 **金良子** 你这个女白党，给我站下!

**留德密拉** 我是军医，有权保护患者!

**金良子** 你敢乱跑，我枪毙了你! **留德密拉** 躲开，我要我的维克多!

**王** **海** 留德密拉! **留德密拉** 萨沙!

王 海 怎么,你也穿上了白匪军装?

留德密拉 没想到，一年来，你拒绝给我回信，原来是加入了 这群匪帮，维佳，他们会杀掉我们吗?

维克多 别怕，他至少不会把你怎么样。王海，你刚才说过的

话还算数吗? 王 海 当 然 。

维克多 只放我一个?

王 海 留德密拉，维克多刚才发过誓，“永远放下武器，不再

与红军为敌。”我请你好好监督他。 留德密拉 这么说，你……放我们走?

王 海 走吧，越远越好。

留德密拉 萨沙，你真好，我将终生为你祈祷。 王 海 金良子，通知哨卡，为他们放行。

金良子 是，通知哨卡，为他们放行。(跑下) 留德密拉 维佳，过来，和萨沙吻别吧。

维克多 等一等，留德密拉，你真地要对我实行监督?

留德密拉 ( 甩掉了军帽)我本来就反对你出来带兵，可你



维克多 你为什么不劝他也放下武器?

留德密拉 他有他的自由。而你，是我的未婚夫哇。 维克多 (突然失态)不，我受不了，受不了!

王 海 你受不了什么?

维克多 你在女人面前，以反常的宽容来显示自己的豪爽，这 是对一个贵族军官最大的侮辱。我若是接受了这种 恩惠，就会在心理上永远失去平衡，成了一个卑微的 可怜虫。

留德密拉 维佳!

维克多 而且，你还让一个女人来监督我，使我的头上永远笼

罩着你王海的阴影，办不到!(从靴筒中拔出尖刀) 王 海 维克多，你要干什么?

维克多 我要让你陪着我去见上帝! 留德密拉 维佳，你疯啦!?

王 海 把刀放下!

维克多 不!(疯狂地冲向王海)

〔王海躲开，维转身又向王刺去。 〔枪响。维克多中弹，尖刀落地。

留德密拉 维克多，维佳!

维克多 留—— 妲!(栽倒)

〔李福庆持枪走出，退出弹壳。 〔刘长乐，梁辛随上。

留德密拉 (跪在维克多身旁)维佳……啊!仁慈的上帝呀! 王 海 留德密拉!

留德密拉 完啦，什么都完啦! 王 海 留妲，你要镇静些。

留德密拉 (凝视王海)魔鬼，全是魔鬼!(狂笑着跑下) 王 海 老刘!

刘长乐 哎。(边追边喊)站下，你站下! 〔李福庆拖着维克多的尸体欲下。

王 海 李福庆，你这是…… 李福庆 拉到山边子，喂狼!

王 海 不，刨个坑，把他埋上。

李福庆 (扔下尸体)王海，我算是把你看透了!

— — 切光

(五)

〔黎明时分，三岔路口。

〔李福庆手执木棍登坡寻路。 〔一侧传来响动，李隐入树后。

〔三个白匪兵押着红军女战士艾卡上。

**白匪甲** 快走，你这个女妖精! ……你瞪着我看啥?一到司 令部，你就一命呜呼啦，还是看看人间的风光吧。

白匪乙 啊，天亮了。我得好好看看这个女红党的模样 …… 噢，高鼻梁，黑头发，黑眼珠，他不是格鲁吉亚，就是 个亚美尼亚姑娘。

**白匪丙** 啊，瞧她的脸蛋儿，胸脯，还有这屁股，实在是太迷人

了!来，跟我亲热亲热 … … 〔艾卡用力踢倒白匪丙。

**白匪甲** 哟，这匹小马驹儿，还真挺厉害呢!

**白匪丙** (爬起)厉害?我还偏要骑上遛遛。

**白匪乙** 你骑?当心咯掉了门牙，还是我来吧。 **白匪丙** 你?满嘴臭气，滚 一 边去!

**白匪甲** 别争啦，咱们仁人儿轮班乐呵。 **白匪乙** 好，咱们把她按倒，剥光!

〔三人放下步枪，扑向艾卡，四人乱作一团。李福庆

从树后冲出，抓起步枪，用枪拖猛砸甲头，然后刺死 乙；丙欲反抗，李推弹瞄准。

白匪丙 老爷，留下我一条狗命吧!

李福庆 留你是个祸害!(开枪毙丙)

〔李福庆扯下塞在艾卡嘴里的破布，用刺刀割断绑 绳 。

艾 卡 同志，谢谢，谢谢你!

李福庆 没啥，你把……你把扣子扣好。

艾 卡 哎。……认识一下吧，我叫艾卡。

李福庆 艾卡?在哪听过这个名字……啊，你是中国营的卫

生员吧? 艾 卡 对呀。

李福庆 你是到师部去取药去了。

艾 卡 半路上遇上了这帮牲口，你是谁? 李福庆 中国劳工，李福庆。

艾 卡 你这是从哪儿来? 李福庆 从中国营。

艾 卡 啊，是新兵，出来执行任务?

李福庆 不，我不在那儿干了。 艾 卡 哦……是个逃兵。

李福庆 我还没入伍，算什么逃兵?

艾 卡 你为什么不入伍?

李福庆 我不满意那姓王的营长。 艾 卡 你不喜欢王海?

李福庆 不喜欢。

艾 卡 他打仗不勇敢?

李福庆 论打仗，他够得上一条好汉。

艾 卡 他对劳工们不亲?

李福庆 他让劳工们吃的饱，穿的暖。 艾 卡 那可就见鬼了!

李福庆 是见鬼啦。他跟白党将军的儿子，还有那个白党女

军医勾搭连环，我一看就心烦，不顺眼! 艾 卡 (指匪兵)喏，把他们的子弹袋全解下来。

李福庆 对，是得解下来。(收掠子弹袋) 艾 卡 把步枪都给我背上。

李福庆 啊，我只要一杆防身，足以了。 艾 卡 不行，都背上。

李福庆 都背上，干啥? 艾 卡 跟我归队。

李福庆 啊?归队?

艾 卡 我向营部报告，李福庆见义勇为，敢打敢拚；他这次

出来，是专门为了接我的。 李福庆 我压根不是为了接你。

艾 卡 可是你已经接了，走，回去。

李福庆 不，我不去。(欲下) 艾 卡 (吼)站下!

李福庆 呀哈，吓我一跳!

艾 卡 (拾起两支步枪)全都给我背上!

李福庆 艾卡，你这个毛子姑娘，凭啥冲我耍威风?

艾 卡 因为……因为我……非常喜欢你这个傻小子!(把 枪挎在李的肩头)

李福庆 看看、这个事儿闹的……

艾 卡 (严厉)你倒是走哇! 李福庆 (跺腿)走就走!

( 六 )

〔蜿蜒起伏的山路。 〔依稀可闻军鼓声。

旁 白：“ 就这样，我又返回中国营，和那些飘泊天涯的劳工 们一样，成了苏维埃红军中的中国战士。”

〔军鼓声渐强，引出队列。为首的是C.M. 基洛夫和 王海，他们身着红军制服，头戴尖顶大红星制帽，后 面的旗手和战士们步伐整齐，而服装则是各式各样 的。战士们高唱雄浑、有力、带有民族色彩的《中国 红军战士歌》:

地球地球居住五大洲。 二十世纪科学最讲究。 可叹普天下劳工受痛苦，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人民得自由! 一二三四。

中国劳工参加了赤卫军， 砸碎铁锁链全靠主义真。 请看无产者团结一条心， 不求神仙不靠皇帝

劳工做主人! 一二三四。

〔基洛夫和王海在一侧。 王 海 班长李福庆，出列!

〔李福庆离开队伍，部队继续前进。

王 海 李福庆同志，你，从今天起调离中国营，另有任务。 李福庆 啥?让我离开中国营?那可不行!

基洛夫 同志，这是命令。

李福庆 这个命令不尽人情。我跟中国营血肉相连，他们都 是我的生死弟兄。我 ……

王 海 (严厉地)立正! 李福庆 是。(立正)

王 海 你知道，你在跟谁讲话?

李福庆 知道，大伙都管他叫“咱们的老基”。

王 海 对。基洛夫同志是北高加索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 席。

基洛夫 同志，认识一下吧，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基洛夫。

李福庆 (与基握手)嘿嘿，老基同志，我总是离老远听你讲

话，近处这么一看，太年轻啦!

基洛夫 噢我，不年轻喽，已经三十二岁了。

王 海 那么,就执行命令吧。 李福庆 老基同志，我 … …

基洛夫 我明白，你爱中国营，舍不得离开战友们。 李福庆 营长啊，我 … …

〔艾卡上，见状止步。

基洛夫 噢，男子汉大丈夫，战场上的猛虎，怎么…… 王 海 基洛夫同志，告诉他吧。

基洛夫 李同志，如果我们另派别人，你可不要后悔呀。 李福庆 绝不后悔。君子一言，快马一棒槌。

基洛夫 根据全俄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决定，从前线各部队选 调七十名中国战士，到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去保卫中

央机关，保卫列宁。 李福庆 保卫列宁?

王 海 我们首先选中了你……

基洛夫 可是由于个人情绪问题 ……

李福庆 不，我的情绪又好了，好的蝎虎!基洛夫同志，您要 是改派别人，那就不是“咱们的老基”。

基洛夫 那……我是谁呀?

李福庆 一个不肯原谅战士的小心眼儿。

基洛夫 小心眼儿?(与王海大笑) 李福庆 报告营长，那咱们就告别吧。

王 海 (与李握手)福庆，我真美慕你呀，你将是咱们中国历

史上第一个能和伟大的列宁朝夕相处的战士。

基洛夫 去吧，到彼得格勒去，到革命的心脏斯莫尔尼去。 李福庆 是，基洛夫同志!(行举手礼后欲下)

艾 卡 (迎上)李……同志。 王 海 艾卡!

〔基洛夫拍拍王海的肩头，示意不宜介入，二人悄悄 下 。

艾 卡 这么说，你真要走啦……

李福庆 唉。我呢，是个粗人，乍一见面，就管你叫“毛子姑

娘”。

艾 卡我也不好，乍一见面，就骂你是个“逃兵”…… 李福庆 幸亏那天没走。

艾 卡 可你还是要走了，而且会把我……忘个一干二净。

**李福庆** 不能。全营同志，我一律放在心坎上。 艾 卡 你就不能首先想想我吗!

**李福庆** 哎呀。首先想一个姑娘，那成啥啦?

**艾** **卡** 随您便吧。李同志，这是我用旧军毯给你缝的袜子， 要吗?(取出袜子)

**李福庆** 要。(接过袜子) **艾** **卡** 你，光想要袜子? **李福庆** 艾卡，我……

**艾** **卡** 你个子太高，请蹲一下。

〔李蹲下时，艾卡吻他，迅即跑开。 **李福庆** 哦，艾卡……

(七)

旁 白 ：“老爷爷、艾卡这一段，您可从来没跟我们说过呀。” 旁 白：“ 嗯，没说过的事儿还多着呢。我呢，就这样从前线

来到了彼得格勒，来到列宁同志的身旁。1918年1 月14日发生了反革命恐怖分子第一次谋刺列宁的 事件 …… ”

〔列宁的会客室。

把椅子、一个茶几和大书橱。

〔玛丽亚在整理文稿、瓦莲金娜坐在茶几旁。李福 庆和赵富急上。

**李福庆** 同志，列宁主席在里边吗? **玛丽亚** 啊，他不在。

**李福庆** 坏了!肯定是送医院抢救去了，走!(欲下) **玛丽亚** 等一等，你们是……

**李福庆** 警卫队战士李福庆。 **赵** **富** 赵富。

**玛丽亚** 你们听谁说依里奇受伤了?

**李福庆** 刚才，我们站岗的时候，发现列宁同志的车上有好几

处被子弹打穿的窟窿 …… **赵** **富** 车窗上的玻璃碎了好几块! **瓦莲金娜** (大惊)这是真的吗?

**玛丽亚** 是真的。同志们，请坐，不要紧张。 **李福庆** 不紧张?我这心，都快要蹦出来了!

**玛** **丽** **亚** 谢谢你们对依里奇的关怀。 **赵** **富** 她是谁?(问李)

**瓦莲金娜** 她是列宁的妹妹玛丽亚。 **玛丽亚** 当时，我也在那辆车上。

**李福庆** 快说说，究竟出啥事儿了?

**玛丽亚** 今天上午，伊里奇到米哈依洛夫斯基马术学校，去为 一支要开赴前线的部队送行。在回来的路上，突然 出现一群亡命徒，迎着汽车同时开火。坐在列宁身 旁的普拉廷手急眼快，他抱住列宁的头倒在坐位上。 司机拉开车门问道：“你们还活着吗?”我说：“非常幸

运，只有普拉廷在抬手的时候，手指被子弹擦伤了。” **瓦莲金娜** 好险哪!

〔列宁入室。脱下大衣，轻轻抖掉雪花。

**玛丽亚** 那司机也神了，在白蒙蒙的大雾里开快车，居然一路 顺风，没出车祸。

**李福庆** 这说明列宁天生命大，一辈子修好积德，自有神仙保

佑；那些个子弹呢，愣是打不着他! 〔列宁禁不住大笑。

〔在场四人也都笑了起来。

列 宁 朋友们，子弹可是不讲情面的呀。当我在车里看到 那些凶手时，我还在怀疑，他们真地要向我们开枪 吗?

**玛丽亚** 普拉廷一下子把你按倒了。 **列** **宁** 呶，就这样 …… (模仿)

**李福庆** 嘿，这位俄国兄弟，真是这份儿的!(竖大姆指)

列 宁 不，他和你一样，也是外国兄弟。 **玛丽亚** 普拉廷是瑞士人。

**瓦莲金娜** 噢，瑞士人? **列** **宁** (指瓦)这位是?

**玛丽亚** 她是你给中国战士们要的文化教师。

**瓦莲金娜** 瓦莲金娜。是您夫人娜佳同志从教育人民委员部 抽调的。

列 宁 我相信娜佳的眼力，她肯定会给我的中国弟兄们派 一位最有经验的教师。

**瓦莲金娜** 很抱歉。我并不愿意教书，我最喜欢戏剧文学，也 就是写剧本。

列 宁 很好哇。那您为什么 ……

瓦莲金娜 现在粮食紧缺，燃料紧缺，药品紧缺，谁还需要什 么戏剧呀?

列 宁 正相反，在人们缺衣少食的艰苦日子里，我们的工农 和红军战士更需要精神食粮。(对李、赵)你们想看 戏吗?

**李福庆** 想看。可是自从来到俄国，一出戏也没看过。 **赵** **富** 我也是。

列 宁 可是在我们的城市里，卑鄙庸俗的电影、杂志泛滥成 灾。因此，我一直坚持剧院的存在，而且密切注意剧 本作家，让他们尽可能少拿出一些臆造出来的东 西。①

**瓦莲金娜** 这么说，您赞成我写剧本去了? **列** **宁** 赞成，又主张你留下来当教师。

**瓦莲金娜** 这似乎是矛盾的。

**列** **宁** 我要是您，就这样。通过给他们当教师，来熟悉这些

中国战士，一定会写出一部很有价值的剧本。 **瓦莲金娜** 可是我，至今对他们还有些疑问……

**李福庆** 老师，你都有啥疑问?

**瓦莲金娜** 比如，你们为什么参加苏维埃红军? **李福庆** 为了活得象个人。

**瓦莲金娜** 难道，你们以前不象人?

**李福庆** 不象。来到俄国，我们从十八层地狱落到了十九层 地狱。工头、老板、沙皇宪兵象对待牛马一样，整天 用皮鞭和马刀逼着我们卖命……

**赵** **富** 当上红军，我们直起了腰杆子，挺起了胸脯子。

**李福庆** 老师啊，我们正在练习，将来怎样成为中国的主人。 **玛丽亚** 噢，回答的多么精采!

**列** **宁** 瓦莲金娜同志，今天，从西伯利亚和远东大森林，到 辽阔的伏尔加两岸；从高加索的崇山峻岭，到乌克兰 草原和矿区，有几万名中国战士为保卫苏维埃政权 而献身。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史重要的一页，这一页 是用中国人民的儿子们的鲜血写下来的，苏维埃新 一代的子女们将会永远纪念他们哪!

**瓦莲金娜** 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我向您保证，一定要把这样 的戏推上苏维埃的舞台。

**列** **宁** 很好。可是你在剧本里千万别把我也给写进去。 **瓦莲金娜** 那是为什么?

**列** **宁** 因为我对中国所知甚少，可以说是孤陋寡闻哪。

**瓦莲金娜** 这不公平。在全俄国，没有任何人比您的中国论 著写的更多、写的更好了。

列 宁 还有我的这副尊容，你们看，个子不高，声音有点嘶 哑，头发，又少得可怜……

赵 富 头发少不要悲观，中国有句俗话：“贵人不顶重发。”

列 宁 “贵人不顶重发”(大笑)玛丽亚，你听听，中国人是多 么善于安慰人哪!

李福庆 依我看，凡是个头不大，头发稀少的人，都因为小时 候受过苦。我敢断定，列宁同志的出身，肯定是最穷 的穷人。

列 宁 (对玛丽亚)妹妹，是这样吗? 玛丽亚 唔(耸动肩膀) ……

瓦莲金娜 李同志，他们的父亲尼古拉耶维奇是辛比尔斯克 省的国民教育总临，由于成绩显著,被授予贵族称 号。

李福庆 什么?列宁是贵族的儿子?这不可能!

玛丽亚 怎么不可能?

李福庆 这可太奇怪啦!

玛丽亚 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李福庆 老辈人常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是这么说的吧?

赵 富 对，是这话。

列 宁 但愿这种偏见不要持续太久，至少要从你们的脑子 里铲除掉。

李福庆 偏见?

瓦莲金娜 绝对是偏见。他们的大哥亚历山大，因为参予谋 刺沙皇、被处以绞刑。

李、赵 绞刑?

玛丽亚 是的，绞刑。

瓦莲金娜 他们兄弟姊妹全都成了革命家，这说明什么?

李福庆 说明……说明我对营长王海的看法，也是一种偏见

啦 。

**列** **宁** 王海?

**赵** **富** 他们营长王海是战斗英雄，基洛夫同志还把自己心 爱的手枪给了他。

**列** **宁** (对李)那你呢?不喜欢他?

**李福庆** 他是一个白俄将军从哈尔滨带过来的；跟阶级敌人

有过瓜葛的人，早晚都是祸害呀! **列** **宁** 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李福庆** 现在嘛，这脑袋瓜子好象有点开窍了。

〔 众 笑 。

**李福庆**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兴许不该问…… **列** **宁** 呶，怎么客气起来啦?

**李福庆** 主席同志，你现在是革命的首领，等您把天下坐稳 了，是不是也得当皇上啦?

**玛丽亚** 当皇上?(放下茶杯，笑得喷水) **李福庆** 让您见笑了吧?

**列** **宁** 这个问题并不可笑。在中国历史上，领导农民起义 的人，夺取政权之后大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瓦莲金娜** 可您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哇。

**列** **宁** 同志，谁也不能打保票，断言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在 某种条件下，不会变成愚弄人民群众的君主；不会变 成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霸王。剧作家同志，你说对 吗?

瓦莲金娜 从另外一方面看，解放了的工农群众，很容易从感 恩思想发展到盲目崇拜，从而成为个人独裁的社会 基础 。

列 宁 完全正确。所以要重视教育，提高工农群众的思辨

能力。

**瓦莲金娜** (微笑)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您这样重视教育，是

不是有点儿遗传哪? **列** **宁** 遗传?

**瓦莲金娜** 您的父亲是国民教育总监哪。 〔玛丽亚端来茶盘。

**列** **宁** (大笑)玛丽亚，我的肚子都笑疼了。

**玛丽亚** 不知为什么,我也想笑了。来，大家喝茶吧。 列 宁 (对李)唔，IMTb YbM中国话怎么说?

**李福庆** 喝——茶。

列 宁 “喝——-洽”

赵 富 不是“洽”,是茶。 列 宁 “ 喝 — — 茶 ”

〔李赵鼓掌，众举茶杯。

**——切光**

(八)

旁 白：“19 18年3月17日，苏维埃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到了 莫斯科。这年春夏之间，协约国和白卫军发动了全 面进攻。列宁把卫队调往前线，我呢也离开了克里 姆林宫。”

〔夕阳辉映着高加索群山，中国营的操场上响起练 兵口令和刺杀声。

〔艾卡在晾晒洗好的绷带。

〔马二虎、张大龙手持刀枪赤臂走上。刘长乐斜挂 着值星带随后跟来。

**刘长乐** 二虎、大龙，没有命令，你们咋就停止训练啦?

**马二虎** 训练、训练，白匪在那边儿张牙舞爪，咱们呢?干瞅 着，可倒好，一天到晚，(丑化地)“立正、卧倒、刺杀!” 这叫干啥?

**刘长乐** 你说干啥?提高军事素质。

**张大龙** 得了吧!我看王海是胆子不大，不敢出击。

〔王海上，他放下步枪、饮水。 **刘长乐** 上级没有命令，不能行动。

**张大龙** 啥都讲命令，把人捆的死死的，干脆，回国算了。

**刘长乐** (磕打烟袋锅)你这个张大龙啊，又想你那个小脚娘 子了吧?

张大龙 谁想老娘们儿，谁是猪八戒揍的。 王 海 这么说，你们不赞成训练?

马二虎 训练啥?打仗用不着下操，靠的是这股子猛劲。(举 起一块大石头转圈)

艾 卡 啊——好样的!

〔几名战士跑来喝采。

马二虎 (放下石头)营长，服了吧? 王 海 不服。听口令，予备用枪。

〔刘长乐把步枪抛给二虎。 马二虎 干啥?

王 海 你面前就是白军，来吧。

马二虎 来就来。呀——(与王海拚刺刀，几个回合便被击 倒。)

张大龙 我来了!(挥刀与王较量)

〔他们刀枪相搏时，李福庆与赵富上。 李福庆 打得好!

刘长乐 福庆?……营长，大龙，快停下、停下! 王 海 李福庆!(与李拥抱)

〔众热烈问侯。

王 海 福庆，你怎么回来啦?

李福庆 眼下，苏维埃腹背受敌，列宁把卫士们打发回前线， 好家伙，我们穿过几个战区，才把你们给找到哇!

刘长乐 (指赵)这位同志是? ·

赵 富 我叫赵富，调到警卫队之前，在远东国际大队。李福

庆一天到晚把你们给夸得天花乱坠，我就跟他来了! 王 海 老赵，我们欢迎你!(众鼓掌)

马二虎 你们在离开莫斯科之前，见到列宁了吗?

**李福庆** 那还用说?列宁专门召开了欢送会。他说(模仿列 宁动作)“请替我感谢战斗在前线的中国战士，我们

的心是紧紧相连的! 〔众鼓掌，欢呼。

艾 卡 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乌拉!

王 海 (看看艾卡，又看李)福庆，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再不 回来，有那么一个人儿，恐怕就活不长远啦。

**李福庆** 谁 ?

**艾** **卡** (深情地)我。

〔众鼓掌，哄笑。 艾 卡(挥手)笑什么?

**刘长乐** 艾卡，我看你活得很不错嘛。

**艾** **卡** 你忘了。歌儿里头是怎么唱的啦?

(唱)有个艾卡好象一朵玫瑰花， 玫瑰花儿初发芽。

因为想念亲爱的人儿， 玫瑰花儿凋谢啦!

〔王海指挥众人重唱后两句。 艾卡望着那天上的星星， 星星里边儿没有他。

因为想念亲爱的人儿，

妈妈含泪埋葬了她。 〔众重唱后两句。

〔艾卡背转身去，扯着辫子。

**王** **海** 福庆，你从莫斯科回来，总该给人家带点儿纪念品 吧?

**李福庆** 实在是……拿不出手哇。

赵 富 好歹是一份儿心思。往外掏!

李福庆 (对艾)我，给你买了一面小镜子，可惜半道上参加战 斗给打碎了。

艾卡(接过镜子)镜子碎了，总比我的心碎了好的多!(与 李亲吻、拥抱)

〔刘长乐领唱二人转小调，众复诵、跳舞。 〔万尼亚跑上。

万尼亚 营长，报告营长同志，我和金良子到前沿去侦察，发 现军部派来的作战参谋，他……他被敌人给打伤了!

**王** **海** 那位参谋在哪儿?

〔金良子和留德密拉搀扶着奥尔洛夫斯基上，留德密 拉头上扎着黑色纱巾。

伤 员 同志们，哪位是你们部队的首长? 王 海 我是中国营营长王海。

伤 员 (行军礼)军部作战参谋，伊万、伊万诺维奇 · 阿诺欣。 王 海 怎么就来您一个人?

伤 员军部派我们三个人，到各团队传达紧急命令，两位机 要通讯员在途中全部……牺牲了。我的大腿动脉被 炸断、流血不止。幸亏，遇上这位女同志，她为我止 血、包扎、不然我的血早流光啦!

**金良子** 我们赶到的时候，她正拖着依万同志在弹坑旁边爬 呀、爬呀……

万尼亚 她的手掌和膝盖全都磨破了。 王 海 (对留)同志，您辛苦了，谢谢!

**留德密拉** (揭下纱巾)不用谢。 **王** **海** 留德密拉?

**刘长乐** (对伤员)她是我们上个月释放的白军医生啊。

伤 员 白军?白军不可能这样善良!她，她是真正的同志。

留德密拉 不，我还是我……离开这里之后，唯一的念头是回 家。可是，到处都在打仗，无法通过；我返回原路，想 到弗拉基高加索城去找我的奶娘，不料碰上了他们



**艾** **卡** 你知道他是红军吗?

**留德密拉** 我看到的是伤员，是人。

伤 员 啊，营长同志，这是指挥部的紧急命令。(递过) 王 海 ( 读罢，发令)各连队注意，准备出发!

众 (高昂地)是!

(九)

旁 白：“1918年8月5号，我们遵照伪造的“命令”,开进弗 拉基高加索城，进城之后才发现：我们落入敌人的 陷阱；他们张开了口袋，企图一举吞没中国营”。

〔天幕上是城市建筑剪影，里涅依教堂的钟楼上喷 出机关枪火舌。

〔王海和战友们在街心公园的矮树林中爬行，枪弹

在他们的前面爆出火花，冲锋的战士们相继中弹倒 地 。

**王** **海** 看见了吧，那里是里涅依教堂的钟楼，是全城的制高 点，你用机枪掩护，我带人去夺钟楼。

**李福庆** 我没使过机关枪；你掩护，我上! 〔刘长乐边喊边爬上。

**刘长乐** 营长、营长，马二虎带领一个排夺下了奇帕洛夫大 楼!

王 海 好样的!

刘长乐 张大龙带三连打进了什杰因盖尔的公馆!

王 海 好极了!(对李)咱们再拿下钟楼，就会在全城来它 个中心开花!

〔又一排子弹呼啸飞来。

〔万尼亚引一俄国老妇上。



**万尼亚** 营长、这位老奶奶找你。 **芭** **莎** 萨一沙!

**王** **海** 是您芭莎大婶，您怎么在这儿啊? 芭 莎 这里是我的老家呀，快，跟我回家。

**王** **海** 芭莎大婶，我们攻下钟楼之后，一定去! **芭** **莎** 攻打钟楼?怎么打?

**李福庆**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又一排子弹飞来，击落一排枝叶。

**芭** **莎** 我家后墙紧挨着教堂，把墙凿开个窟窿，直到钟楼后 门啊，来吧!

**王** **海** **走** **!**

**(十)**

〔天幕上依然是市区剪影，里涅依教堂的钟楼上飘扬 着红旗。

〔前景区是芭莎家屋一角。

〔附近传来欢庆胜利的乐曲。 〔芭莎在神龛前忧郁地祷告， 〔王海、李福庆、艾卡上。

王 海 噢，芭莎大婶，您这是怎么啦?

芭 莎 (连忙擦泪)没什么,我……很好。

艾 卡 好什么哪，庆祝胜利的大会开始半天了，几次来人请 您，您就是不去!

**李福庆** 走吧，庆祝会上不能没有您哪?

王 海 就是啊，如果我们没有您的帮助，就攻不下教堂的钟 楼，我们营就不能转败为胜。芭莎大婶，您为弗拉基 高加索城的解放立了第一功!

**李福庆** 战士们都等您去给大家讲话呢!

〔艾卡为芭莎搭上披肩、戴上大红花。

**芭** **莎** (摘下红花)孩子们，跟大婶说实话，庆祝大会结束之 后，你们是不是就要杀了她?

**王** **海** **杀谁?**

芭 莎 留德密拉——留妲。

〔 众 沉 默 。

芭 沙 我知道，她有罪，她和白党奸细欺骗你们、部队吃了 大亏……

**王** **海** 我也有责任。当时由于求战心切，他们才能以假乱 真。

**芭** **莎** 那个白党奸细呢?

**王** **海** 1他说他还要到别的团去送信，还骑跑了我那匹快马! 嘿!(下)

芭 莎 所以，你们就把仇恨都集中到留德密拉的身上啦。 李福庆 不会，谁的罪过由谁承担。

芭 莎 萨莎，你们知道，我是留妲的奶娘，求求你们，让我见 她一面行吗?

**李福庆** 我看可以。艾卡，去把她带来。

**艾** **卡** 这……合适吗?

**李福庆** 还是我去吧。(下)

**艾** **卡** 芭莎大婶，您和我们一样，是无产者，可留德密拉呢， 中国营放了她，她不感恩，反倒来坑害大家。一会 儿，您可千万不要心软，更不要替她讲情，她这个人， 是不可救药的啦!

〔一侧传来女声合唱《苏丽珂》:为了寻找爱人的坟 墓，/天涯海角我都走遍，/但我只有伤心地哭泣，/我 亲爱的你在哪里?

〔在歌声中，李福庆、张大龙带着留德密拉上。留入 室后旁若无人，沉浸在歌声中。

芭 莎 留妲、留妲奇卡!

留德密拉 (出神地复诵歌曲)

但我只有伤心的哭泣，/我亲爱的你在哪里?/ **芭** **莎** 留妲，我是你的奶娘啊。

**留德密拉** (自语)一切、一切将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已经 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东西。我、死而无怨啦!

芭 莎 你快清醒清醒，你忘了，你可是吃我的奶长大的呀! 留德密拉 (直视)芭莎大婶、奶娘!(跪倒，抱芭莎的双膝) 芭 莎 起来、孩子、快起来!

〔李福庆等人退向里间。

**留德密拉** 我以为、你还在萨拉托夫；还住在我们家……

芭 莎 你的父母出走之后，我只好回来了。留妲，告诉我， 你为什么这样憎恨红军中国营?你是中了哪路的邪 魔啦?

留徳密拉 你还不知道吧，他们杀死了维佳!

芭 莎 我知道了。(划十字)愿主保佑他的灵魂得到安息。 可是你……只为了这个?

**留德密拉** 为了给维克多复仇，我情愿赴汤蹈火，再死一百 回!

芭 莎 留妲，也许我不该说一个死人的坏话。可是面对圣 像，我不能不说真话，我赞成你爸爸妈妈的看法，维 克多这个人，根本不值得你爱!

**留德密拉** 你们不会知道，他爱我爱得多么深沉!

芭 莎 如果他真正爱你，就不该对你的父亲那么凶狠!

**留德密拉** 凶狠?他只不过是动员爸爸参加白卫军、爸爸不 去也就算了嘛。

芭 莎 “也就算了”?在你和维克多离家的那天，他又带人 来拉你的父亲。

**留德密拉** 他说是要单独去和妈妈告别，请父母放心……

芭 莎 告别?他质问你爸爸，是不是同情布尔什维克?

留德密拉 不，爸爸认为红党净是些粗人，治理不了伟大的俄 罗斯!

芭 莎 维克多说，“那你就该跟随邓尼金”。你爸爸说，“邓 尼金全靠勾引外国鬼子来打内战，你们要是取胜，俄 国的后代全得变成杂种!”维克多恼羞成怒，掏枪威 胁，说什么“本月之内你不归顺，我们的人就让你这

个外科专家悄悄地去见死神!” **留德密拉** 这……怎么可能?

芭 莎 孩子，他在你的面前是个温柔的情人；在白党里边， 他是个头号的“忠臣”。 ……就这样，你的父母含泪 逃往国外，临走前给你留下了一封信。

**留德密拉** 信?在哪儿?

**芭** **莎** (从神龛后取出)拿去看吧。

〔留德密拉匆匆读罢，跪倒在圣像前。 〔李福庆等人从里间走出。

艾 卡( 读 信 ) “ 留 妲：你被爱情迷住了眼睛，把我们的话当 成了耳旁风。如果你侥幸地活下来，希望你成为俄 罗斯真正的医生!”

〔红军歌声《可爱的田野》渐近。 〔王海上。

**王** **海** 同志们，前来支援咱们的卡尔山诺夫骑兵团已经出 发了。

**李福庆** 大婶，咱们去欢送欢送。 **马二虎** 那 … …她呢?

**艾** **卡** 我和她在一起，好吗?

**李福庆** 我赞成。走吧。(与众急下)

〔歌声大作，气势如潮—— 可爱的田野呀，

无边无际宽广的田野，

英雄们沿着田野大步前进， 我们都是红军的英雄，

姑娘们请看吧，

请你看看我们的道路，

这一条道路笔直伸向远方，

快乐就在我们的路上荡漾，嘿!

〔在歌声中艾卡跑向门外，向骑兵队挥手告别。歌声 逐渐远去—

姑娘们请看吧，

快把你的眼泪擦干，

快一起唱起我们雄壮的歌曲，

唱起我们战斗的歌曲，嘿! 〔留德密拉呆立于艾卡的身旁。

( 十 一 )

〔高加索山村边缘坡地。

〔横贯舞台从低到高拴着十几条长绳，每条绳子上都 挂满了军衣、床单等物。

〔留德密拉背对观众搓洗衣服，她身旁还堆着衣服。 〔黄金斗从一侧上，盯着洗衣人，认定后向坡上招手， 一个戴草帽的老人扛着鱼具拨开晒衣绳从坡上走 下。)

打鱼人 (盯着洗衣人)是你?

〔洗衣人抬头、又接着搓洗。黄金斗躲到一侧望风

打鱼人 (低声)留德密拉!你果真还活着? 留德密拉 你是谁?

打鱼人 (环顾四周，而后摘下睛镜连着鼻子和胡须的面具) 是我。

留德密拉 (一惊)奥尔洛夫斯基!

打鱼人 (制止)嘘——(又戴上面具)他们这是惩罚你，做苦 工?

留德密拉 你给我走开!(继续洗)

打鱼人 留妲，留德密拉…… 留德密拉 你不走，我喊人啦!

〔黄金斗从晒衣绳后钻出。

打鱼人 (从靴筒里拔出手枪，看看四周，又收起)留妲，干嘛 这么大的火气?

留德密拉 你，你把我丢进了火坑，不闻不问，你明明知道，他 们上当之后会把我怎么样?

打鱼人 我也在想，你居然还能够洗衣服，告诉我，他们，为什 么不……

留德密拉 不杀死我，对吧?

打鱼人 对呀，这完全是个奇迹!

留德密拉 因为我还没有失去女人的魅力，我……(摔打衣

服)

打鱼人 往下说。

留德密拉 你不怕被他们抓住?

黄金斗 我们侦察清楚了，中国兵正分成几股出去打仗，这儿 只有几个留守的。

打鱼人 留妲，请你说具体一点儿……

留德密拉 你想知道什么?

打鱼人 (示意黄金斗继续望风)比方说，“魅力”……

留德密拉 现在，王海已经扫除了维克多那个障碍，一个单身 汉，又处于青春期；对于他管辖的犯人，他有一切权 利!

打鱼人 跟他结婚、越快越好!

留德密拉 尽人皆知，我是你手下的奸细!所以……

打鱼人 只能偷偷摸摸?这可不大方便。

留德密拉 何况，我整天服苦役，哪还有那种情绪?依万，带 我走吧，马上就走!(扯下头巾)

打鱼人 那你……不爱他啦?

**留德密拉** 爱?跟杀夫的仇人，只能是逢场作戏。现在你来 的正好，这丑剧该结束了。

**打鱼人** 不，才刚刚开始。 **留德密拉** 刚刚开始?

**打鱼人** 为了把王海的队伍拉过来，你还得施展你的魅力! **留德密拉** 我……若是拒绝呢?

**打鱼人** 凡是在表格上签过字的人，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一侧传来艾卡的歌声。黄金斗急上。 **黄金斗** 啊，有人来了。

**打鱼人** 把这个给你。(递过一支香烟) **留德密拉** 我不会吸烟。

**打鱼人**(低声)里边有我的地址，你要设法保持联系。(飞 吻，与黄金斗退下)

〔留德密拉又用力搓洗起来。 〔艾卡挎着药箱上，翻动衣物。

艾 卡 天哪!这上百件东西，都是你一个人洗的? 〔留德密拉没有抬头，继续搓洗。

艾 卡 停下来，停下来吧!这么干，会累死的! 〔留德密拉伸出右手。

艾 卡 (托着留手)哎呀，肉皮子全磨破了! **留德密拉** (有气无力地)肥皂，我要肥皂。

艾卡(挪开洗衣盆)行了吧，谁也没让你洗什么衣裳，到此 为止吧!

**留德密拉** (接过洗衣盆)艾卡，你就让我洗吧! **艾** **卡** 你疯啦?不要命啦?

**留德密拉** 我 … … 我就是再洗十遍怕是也洗不净战士的血 迹。这血，是因为我坏，因为上了我的圈套，他们才

流的呀!(站立不稳)

艾 卡 (急去搀扶)留德密拉，前天，全营排长以上的干部开 会专门研究如何处置你的问题。对了，营长有话，会

上谁说些啥，严格保密。

**留德密拉** (抱起衣物)那就别说了。

艾 卡 (夺下衣物)你给我坐下。嗬，我那个李福庆抢先起 来说：“我们大家都是人，都是活人”。这头一句就是 废话。可他还往下说：“想一想，咱们是从什么时候 才醒过腔来?我可没有多久。那咱们凭啥不允许一 位小姐走过弯路呢?”他连说带比划：“人，来到世界 上，总要对世界进步起点儿作用，这，大概就叫人生 的意义吧?”

**留德密拉** “人生…一的意义。”

艾卡我敢说，这段话，他准是从列宁家里偷出来的。 留德密拉 可是我，给世界留下了什么呢?

艾 卡 他接着又说到了你。“咱们大家应该拉她一把，让这

个不错的女医生也活得很有意义!” **留德密拉** 啊，艾卡!(拥抱她)

艾卡你呀，先别激动，还没到表决呢。讨论到太阳落山， 营长才提出决议草案：“咱们大家先给留德密拉当医 生，然后，然后让她给全营当医生。”

**留德密拉** 王海真是这样说的?

艾 卡 王海对你，真是实心实意，可你呢?

留德密拉 他的提议，没……通过吧? 艾 卡 只有我一个人儿没举手。

**留德密拉** 为什么?

艾 卡 (做个鬼脸)我是列席代表，没有表决权。你知道，我

是个没有学问的护士。

**留德密拉** 护士?不，艾卡，你已经当了我的医生。 **艾** **卡** 我?我治你哪儿啦?

**留德密拉** (指头)这儿。(端盆泼水、欲下) 艾 卡 你上哪儿去?

留德密拉 水，太脏了，早该换上新的。

艾 卡 你放下，过会儿咱俩一块洗。留妲，跟我坦白吧，听 说你先前喜欢王海，为啥又跟那个败类好上啦!

**留德密拉**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在维克多出现之后，我就象 雾里看花，隔着一层朦胧神秘的美感 …。

**艾** **卡** 噢，这么说，你早就不是个姑娘了吧!

留德密拉 依着他 … … 当然……可是我不答应，没有神父的 祝福就睡在一起，会受到上帝的惩罚。所以，他才说 我“缺乏性感”。

艾卡 哼，我的那个李福庆，才真叫“缺乏性感”呢。他从来 就没有主动亲过我一下。有一次，我俩在葵花地里， 我用全身贴着他，使劲儿搂着。可他呢，推开我说： “艾卡，别这样，快要出事啦!”我说：“我就是想跟你 出事嘛!”

**留德密拉** (大笑)艾卡，你这个格鲁吉亚姑娘，怎么爱上了李 福庆?

艾卡我早就听说，中国人脾气好，不喝大酒，不打老婆，会 过日子。李福庆呢，比别的中国人更好，他是在列宁 身边呆过的兵，这样的小伙子，天底下才有几个?

留德密拉 难得呀，你们俩，爱得这么真诚，而我呢!如果苏 维埃政权允许，我宁愿到修道院去祈求上帝饶恕，了 此一生 …… (哭)

艾 卡 你混蛋!把布尔乔亚那 一 套给我扔得远远的!(看 到对方的惊恐，心软了)留妲，别……别想修道院那 种鬼地方，咱们是健康的女人，你又这么漂亮，革命、 战斗、爱情、生孩子，一样也不能少哇!

〔中国战士歌声 ——

地球地球居住五大洲，

二十世纪科学最讲究。

可叹普天下劳工受痛苦，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人民得自由。

一二三四(歌声继续)

**艾** **卡** 回来了，回来了!一听这嗓门儿，就知道，又打赢了! 〔李福庆跑上，张开双臂。

李福庆 (抱起艾卡，抡了一圈)告诉你，我们这一仗打的呀， 太过瘾了!你瞧，缴获野战炮三门、铁甲车两辆、战 马七十六匹、机关枪……

**艾** **卡** 听着，我根本不需要什么机关枪。 **李福庆** 有你最想要的东西——药材。

**艾** **卡** 好哇，我手里连一块干净的纱布和绷带都没有啦! **李福庆** 这下子啥都有啦!

〔王海抱着药品跑上，刘长乐和赵富抬着药箱。

**王** **海** 哎——来啦，艾卡、留德密拉，你们看，全是贵重药 品，真正德国货。可惜，我不认识拉丁文药名，留德

密拉，你是专家，请你登记清点一下。 留德密拉 是，王海先生。

赵 富 瞎说，你应该叫他同志。

留德密拉 是，营长。(看药)哎呀，这些药全是兽医用的呀，

瞧“本品适用于军马、军犬、军鸽…… ” 〔王海等人相对大笑，留德密拉也笑了。 〔金良子吃力地走来。

**金良子** 艾卡、艾卡大姐，给我点儿药，好吗? **艾** **卡** 小兄弟，你哪儿受伤啦!

**金良子** 你就别问了，反正是痛得难受。

**赵** **富**小良子，你不说清楚，给你啥药哇?

众 人 快说。

**金良子** 说就说，打扫战场的时候，我跨着一个老白党的尸 体、搜查他的证件。这家伙，突然炸尸了，“吭”一口 咬住我的小鸡子 ……

**李福庆** 咬掉了吗?

**金良子** (苦笑)幸亏……老白党没有门牙，没咬透。 〔众人笑得前仰后合。

**金良子** (愤怒)啊，你们还笑!你们的立场也太……反动啦!

王 海 (竭力控制笑意)脱下裤子，让留德密拉医生检查一 下 。

**金良子** 营长!(捂住)这地方，不叫女同志看! **艾** **卡** 脱吧。她什么地方都有权力检查。

**金良子** 非脱不可?

**刘长乐** 医生嘛，权限可大啦 **留德密拉** 脱 。

**金良子** 嗯哪。(转身、脱下裤子) 〔众围观，发出嘘声。

**留德密拉** (看罢)这一口咬得很重。艾卡，先给伤口消毒，然

后抹点药水、包扎好，再口服几片消炎药。 艾卡是。(对金)跟我来。(引金良子下)

**留德密拉** 王海，啊，营长，有个重要情况。 **王** **海** 说吗，留德密拉。

**留德密拉** 在谈公事之前，我个人想……请营长回答几个问 题 。

**李福庆** (向刘、赵示意)咱们去清点一下战利品。

〔刘长乐、赵富与李福庆下。 **王** **海** 留德密拉，你想问什么?

**留德密拉** 在回答之前，请你向我保证，只说真话。 **王** **海** 好。

**留德密拉** 萨沙，过去，我们相爱过，对吗? **王** **海** 是的，爱过。

**留德密拉** 你是一时冲动?

王 海 留达，你无法理解一个中国青年的心，他爱上一个 人，心里想的要比嘴上说的多十倍、百倍；在感情的 天平上，一个爱字，可以称得起一座山。

**留德密拉** 那，为什么在维克多出现在我们之间以后，你竟然 躲避我?

**王** **海** 维克多英俊潇洒，又是将军的公子，他似乎对你更合 适……

**留德密拉** 于是，你就选择了革命，想当一位红色的英雄。

**王** **海** 最初，我既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解放苦难的劳 工。我是由于失望。为了忘掉你，我才跑到瓦西利 耶夫岛上去找华工联合会的同乡，去排解忧愁。结 果，我却逐渐地变成了吸收革命真理的海棉，才燃烧 起重新生活的勇气。

**留德密拉** 我选择了维克多，你一定非常恨我。

**王** **海** 我恨你。我们把你放走之后，你不该去给白匪当奸

细 。

**留德密拉** 那你，为什么不杀掉我?

王 海 你，仅仅是为了替维克多复仇，而不是出于政治目

的。留达，和他们一刀两断吧!你愿意吗?

**留德密拉** 我愿意。可是他们并没有撒手。 王 海 噢 ?

**留德密拉** 有个不速之客，偷偷跑来看我。 王 海 谁 ?

**留德密拉** 就是那个假伤员，所谓的“作战参谋”奥尔洛夫斯 基。

**王** **海** 什么时间。

**留德密拉** 刚才，就在这里。 **李福庆** 就在刚才?

**留德密拉** 他还留下了联络地址(递过那支香烟) **王** **海** 这是 ……

**留德密拉** 把它拆开。

王 海 (拆烟、取出纸条，读)“弗拉基高加索市、洛里斯

梅里科夫大街，驻苏俄外交使团代表处”……

——切光

**(十二)**

〔铁栅栏、铁大门、门上镶着精雕细刻的双头鹫巨型 徽 号 。

〔晨雾弥漫，依稀可见战士们的身影。

旁 白：“1918年10月12日拂晓，部队奉命包围了梅里科

夫大街上的这座间谍和反革命活动的巢穴。敌人

察觉后立即进行顽抗 …… " 〔枪声、流弹火光交织。

〔一侧慢慢探出涂有几颗红星的榴弹炮长管。

**旁** **白：** “我们警告对方：如不停止顽抗。我们的榴弹炮将 进行毁灭性的轰击。”

〔院内枪声中止，王海率部队冲进庭院，院内升起浓

烟 。

旁 白：“敌人停止反抗，开始销毁罪证。其中有8月30日 刺伤列宁的组织者罗卡尔特的信件。”

〔王海、李福庆等押着奥尔洛夫斯基和黄金斗等人 从院内走出。留德密拉双手插兜立于一旁。

**奥尔洛夫斯基** 哼，留德密拉，有你哭的时候! **张大龙** 走!(与战士押浮虏下)

〔汽车开来声、车灯射向台上。王海举手制止其前行

王 海 去，把车上的人押过来。 〔李福庆带战士们跑去。

〔穿着英国军服的菜利由译员陪同阔步走来，留德密 拉向王低语。战士们监视莱利。

王 海 (出示文件)我代表特命人民委员宣布，代表处立即 予以关闭，所有人员听候审理。

莱 利 (傲慢地讲英语)

As a Captain Of Crer Britain.I Should all

attention to you sir.

diplomacy is verg Sensitive

and Subtle.It's reslly not a game.

译 员 “先生.我以英国少校的身份提醒你，外交这种事情 及其敏感、微妙、绝非儿戏。”

莱 利 If it causes any world dispute.you: must oear the Resposibility.

译 员“一旦引起国际纠纷，你要承担责任。” 王海 少校，请不必恐吓我们。

莱 利 “我们”指的是谁?从什么时候起，俄国的事情变成 你们中国人的事情了?王海先生，你喜欢革命，还是 回到扬子江边去闹吧。

王 海 别忙，莱利先生，但愿在扬子江边我们别再遇上! 〔李福庆推着身穿礼服的切留斯金上。

**李福庆** 这个老白党，赖在汽车里耍死狗!

**切留斯金** 萨莎，留妲，我的孩子们哪!(摘下礼帽)你们 …… 都不认识我了吗?(礼帽落地)

王 海 (拾起礼帽)您……老多了!(还过礼帽，向李轻轻挥

手示意) **李福庆** (喝令)走!

**莱** **利** 慢，如今他是史密斯先生，英国公民，我的高级顾问。 **王** **海** 那就跟您一起接受审讯。

**切留斯金** 审讯?萨莎，我有英国护照哇。(把手伸向内兜，

突然拔出手枪)叛逆!(开枪) 〔王海肩头中弹。

**留德密拉** 王海!(扶持王海)

〔战士们同时举枪、射向切留斯金。 〔切光——音乐。

**(十三)**

〔晨星闪烁，曙光微露。

〔一门野战炮横置高崖之上，炮筒上搭着一面上白下 黑的白匪军旗，旗上弹痕累累。炮架上插着的中国 营红旗猎猎飘展。

〔舞台左前方的布蓬下放着一张带轮的病床，蓬柱上 挂着一盏马灯，王海静卧床上。

〔留德密拉靠着柱子，出神地倾听着悠扬的歌声 —— 田野静悄悄，

四周没有声响，

只有忧郁的歌声，

在远处荡漾，

啊，牧童在歌唱 声音多悠扬，

歌儿里回忆起心爱姑娘，

我是多么不幸，痛苦又悲伤…… 〔艾卡悄悄来到帐前与留低语。

艾 卡 留德密拉，留妲医生。 **留德密拉** 我没睡。

艾 卡 他咋样?还发烧吧?

**留德密拉** 三十九度五，比昨天还高。 艾 卡 糟糕。(向内招手)

〔李福庆、刘长乐、赵富上。

**留德密拉** (迎住他们)我……真有点儿沉不住气啦

**李福庆** 这可不行，医生若没主意，我们就更抓瞎了。(扶她 坐下)

留德密拉 我多次观察，射进王海右肩关节里的那颗子弹，由 于是炸子儿，造成锁骨和肩胛骨骨折，伤口创面有这 么大。(双手比做小碗口)我几次想给他清除创面， 挖掉烂肉，可是我们一点儿麻药都没有哇!硬要动 刀子 ……

**艾** **卡** 那可不行，疼死人啦!

**李福庆** 我已经派人去掏换麻药；三天 了：还没个影儿。 **艾** **卡** 就是五天、十天也要等。

**留德密拉** 越拖越糟，我担心引起肩部骨髓炎，那就有截肢的 危险。

**李福庆** 我提议，今天就动刀，不把烂肉刮干净，长不出好肉

来呀!同意的，请举手。 〔众互相观望。

**王** **海** 我……赞成。 〔众围至床前。

赵 富 老弟，我怕你挺不住哇!

刘长乐 哎，有了。我有一种特殊的麻药。 众 人 你有麻药?

刘长乐 这么办 …… (向众低声宣讲) 艾 卡 我 看 没 用 。

王 海 行。就这么办。

**刘长乐** 那就听我指挥，开始准备吧!(与李福庆、赵富下) **留德密拉** 器械消毒了吗?

**艾** **卡** 一直在锅里煮着。 **留德密拉** 好，端过来吧。

〔天色渐亮，朝霞似锦。

〔留德密拉洗完手，刷指甲。艾卡端着器械盘上。 **王** **海** 医生，你把刷子拿反啦。

〔艾卡把留德密拉拉到一旁。

艾 卡 留妲，人们都说，外科医生做手术，好象皮匠缝皮裤， 哗啦哗啦洒脱得很。可是一旦给亲人开刀，那手哇， 就不灵了。

**留德密拉** 那可不见得。

**艾** **卡** 您的手……正在发抖。

**留德密拉** 这是因为……没有麻药。

**艾** **卡** 是啊，他是肉疼，咱们是心疼。 **留德密拉** (竭力镇定)开始吧。

〔两人消毒之后揭开患部，留拿起手术刀。 **王** **海** 艾卡，请你绑住我的手脚。

艾 卡 (对留)有这个必要吗? **留德密拉** 绑吧。

〔艾卡捆绑王海手脚，留开始操作。 〔刘长乐披着值星带上场观察。

〔王海竭力克制，抓着床单的左手在发抖。 刘长乐 需要特别的麻药了吗?

王 海 啊——来吧!

刘长乐 喂，姑娘们，小伙子们，上啊!

〔手术中的轮床被推到舞台中央。

〔一群俄罗斯男女青年，边唱边舞上。歌声—一

田野里有一棵小白桦， 一棵枝叶茂密的白桦， 谁也不来伤害它。

我走到这里来散步， 用树枝做一支小笛子，

和一支三弦琴 笛利笛利弹起来。

**刘长乐** (呼唤)哎——弟兄们，接着给我上啊!(从背后抽出 唢呐，鼓腮吹奏)

〔八对中国战士在喧腾的鼓乐声中扭着泼辣、火爆的 大秧歌舞上。其中八个男扮女装的战士头上戴着彩 纸大花。

〔刘长乐紧盯着王海，指挥歌舞节奏的起伏。

〔留德密拉取出弹片，静，只听弹片落入铁盘声。 〔基洛夫带随员上。

**李福庆** 啊，同志们，“咱们的老基”,基洛夫同志来了! 〔众热烈欢迎。

**基洛夫** 怎么,你们在庆祝什么节日啊?

**李福庆** 不，不是过节。我们在配合留妲医生给王海治病。

**基洛夫** 恕我直言，同志们，治病需要安静，而你们，却闹得山 摇地动。

**留德密拉** 请原谅。在我们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这也许是一 种发明。

**基洛夫** 王海!(取出手帕，为王擦汗) **王** **海** 谢谢。

**基洛夫** 噢?还拿出这么多的碎弹头?您，是一位很好的野

战外科医生。 **留德密拉** 谢谢。

**基洛夫** 同志们，我要借这个机会，宣读一项决议。 **李福庆** 团队注意了，集合!

〔男扮女装的战士们迅速脱下穿戴，列队。 **李福庆** 立正!

基洛夫 (宣读)“北高加索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决议；鉴于 中国独立营在同苏维埃的敌人所进行的战斗中屡建 功勋，特授予该营英雄奖旗一面。”

〔基洛夫的随员持奖旗从旁走出，王海示意，李福庆 向基洛夫敬礼后郑重地接过奖旗。

基洛夫 (继续宣读)“主席团决定，将中国营扩编为第十国际 团，任命王海同志为团长，并奖给一只金表，表上的 题词是“捍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英雄王海同志惠 存。”

(托着带链子的怀表，递给王海，并亲吻王海脸颊)

〔众击鼓、呼叫、鼓掌。基洛夫与战士们谈笑风生。

〔两名身着皮夹克的人从一侧走来，他们是梁辛和奇 若夫。

**李福庆** (迎去)梁辛，你调到啥部门儿去啦?

**梁** **辛** (出示证件)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小组。 **李福庆** 噢，你们是“契卡”?

**奇若夫** 对。有紧急事情，要和谢尔盖 ·米罗诺维奇 ·基洛夫

单独谈谈。 **李福庆** 请等一下。

〔基洛夫被李福庆引至台口，李退回。 〔背景渐虚。

〔基洛夫看了“契卡”的文件。

**基洛夫** (看毕，交还文件)我已经明确地说过了，他们两个人

劳苦功高，思想透明，我们写出过鉴定。 **奇若夫**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

**基洛夫** 奇怪，为什么偏偏相信纸片，而不看看活生生的人?

难道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制造更多的敌人吗? **奇若夫** 基洛夫同志……

基洛夫 (果断地挥手)无中生有的纠缠必须停止。同志啊， 他们很快就要进行艰苦的远征，你们应该真诚地祝

他们一路顺风。 〔切光。

〔[音乐 —— 蕴含着悲剧色彩的萧斯塔科维奇的交响 乐章。

旁 白“1919年春天，北高加索的红军无论在兵力上或装备 上都处于明显的劣势，指挥部为了保存实力，决定部 队顺着里海沿岸，向阿斯特拉汗撤退，这一次在严冬 季节的五百公里的行军，本身就是一次极其壮烈的 战斗 … …

**(十四)**

〔风卷飞雪、天地浑浊。

〔疲惫不堪的战士们相继聚集在背风的冷杉树冠下。

**刘长乐** 王海呀，人困马乏、缺吃少穿，再往前走怕是够呛啦!

**王** **海** 清点人数、鼓起精神，咱们就是爬、也要爬到阿斯特 拉汗和大兵团会师啊!

〔艾卡和留德密拉搀扶着万尼亚上，万尼亚瘫倒。 **王** **海** 快，把他放下。(脱大衣盖万)

**万尼亚** (颤抖着)团长，离我远……远一点儿，我得的是伤寒 病!

**王** **海** 你就是得了瘟疫，也是我的亲弟弟!(抱着他坐起

来)告诉我，万巴亚，你在想什么? **万尼亚** 我想故乡，想贝加尔湖 ……

**王** **海** 这就不对了，你是中国团的战士，那你就应该想中

国 。

**万尼亚** (茫然)我……还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怎么 想啊?

**王** **海** 万尼亚，等消灭了白匪，我一定带你去中国，看看万

里长城看看松花江，尝尝三鲜馅儿的饺子 …… **万尼亚** 那该有……多好哇!(垂下头)

众 人 万尼亚，万尼亚!

〔王海痛苦的放下万尼亚，脱帽。战士们将万尼亚抬 下 。

〔奇若夫，梁辛与四名行刑队员上。

梁 辛 啊，你们可太难找了，简直是大海里捞针啊。 **王** **海** 老梁，你们这是……

梁 辛 执行任务。(对奇若夫)他就是王海，她是留德密拉。 **王** **海** 这位同志 ……

**粱** **辛** 肃反非常委员会的奇若夫委员。

**奇若夫** 为了便于执行命令，请先把武器交出来。 **王** **海** 谁的命令?

**奇若夫** 由非常委员会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联合签署。

**王** **海** 让我交枪，基洛夫知道吗?

**奇若夫** 在命令上签名的人，比他更要具有绝对权威，看看签 名吧。(出示《命令》下角)

**王** **海** ( 一 惊)啊?是他?(取下匣子枪递过) **奇若夫** 留德密拉，你的武器。

〔留德密拉放下药箱。 **梁** **辛** 枪呢?

**留德密拉** 我不是带枪的人。

**奇若夫** 你和王海，站到那边去。 **李福庆** 这是……这是要干什么?

**奇若夫** 不许讲话。现在由梁辛同志宣读命令。(递过)

**梁** **辛** (读)“由于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进行阴谋破坏和叛 乱活动，致使社会主义祖国处于万分危险之中，经调 查，混进苏维埃红军，并窃据团长要职的王海便是反 革命份子之一。”

**艾** **卡** (大笑)简直是胡说八道。 **奇若夫** 注意听着!

**梁** **辛** (读)“王海，原系沙俄将军、白军匪首切留斯金的养 子。在赤风岗战斗中，他的本性发作，公然让罪大恶 极的切留斯金在重兵把守的俘虏队中得以逃生

…."

**刘长乐** 造谣!纯粹是造谣。当时白匪的兵力比中国营多十

倍，切留斯金爬上装甲车冲出步兵包围圈…… **李福庆** 他逃跑，王海当时根本就不知道!

**奇若夫** 住口!这是极其严肃的阶级斗年，谁再捣乱，就按同 情反革命处理，往下念。

梁 辛 (读)“更加无耻的是，由于王海贪恋女色，当他已经 得知白匪奸细留德密拉的身份之后，竟把部队带进 敌占区，让白匪对英雄的中国战士进行屠杀。”

李福庆 奇若夫同志，尽人皆知，后来留德密拉主动检举，我 们才一举清除了反革命的黑窝，这个功劳难道你会 不知道?

**奇若夫** 知道。那是阶级敌人狗咬狗，丝毫改变不了她的政 治面貌!

**王** **海** 奇谈怪论!

**刘长乐** 你究竟有没有头脑，难道是用屁股思考吗?

艾 卡 老天爷，我看明白了，你一定是白匪的同伙，跑来祸 害我们的呀!

〔金良子跑下

**奇若夫** 噢?你是这样想的?(打手势)

梁 辛 (读)“综上所述，王海从感情到行为，都十足是国际 帝国主义的走狗，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兹决定，撤

销其一切荣誉称号，与白匪奸细留德密拉，西施克娃 一并就地枪决。”

**留德密拉** (高叫)不——不要杀他，你们杀了我，不要杀他!

**艾** **卡** (跪地痛哭求救)奇若夫同志，我给您跪下了!就算 留德密拉有过错，可她立过大功还不行嘛!

留德密拉 艾卡，不要为我苦苦哀求了。死亡，我并不惧怕。 (对奇若夫)可是他(指王海)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 红色政权，白军对他恨之入骨哇!而你们，如此轻率 地要杀掉你们自己的同志，不觉得可悲、可耻吗?

**奇若夫** 这种反革命叫嚣，我听的太多了。(举手)预备—— 〔艾卡撕开前襟，挡在王海和留德密拉的前面。

艾卡 杀吧，杀吧!你们这群疯狗! **奇若夫** 混蛋!(用枪柄欲打艾卡)

**李福庆** (架住奇若夫手腕)奇若夫，你究竟是人是鬼? **奇若夫** 你敢违抗命令，马上让你见鬼!

**李福庆** 梁辛，老梁，你别忘了，你也是中国战士啊!

**梁** **辛** 老李，也许……也许你是对的，可这是命令啊!

〔金良子引马二虎等战士愤怒地涌上。

**马二虎** 谁要杀我们团长?谁?

**梁** **辛** 老马，这儿没有你的事儿。

**马二虎** (捶梁)梁辛，你小子最没有良心! **奇若夫** 同志们，我们这是在为党除奸!

**马二虎** 狗屁!(双手抽出手榴弹)杀人的命令不取消，老子

就带上一连人，暴动啦! **奇若夫** 你、你要和谁为敌?

**马二虎** 跟所有不讲理的混蛋!他奶奶的，我们为俄国穷人 打天下，还干出错儿来了。弟兄们、抄家伙!

〔若干战士默默向前逼进。

**王** **海** 弟兄们，快放下武器，大敌当前，咱们的任务是向阿

斯特拉汗挺进，不能自相残杀!

**张大龙** 团长啊，你不杀他，他们就要杀你啦!

**奇若夫** (喊)李福庆，出列?……同志，你为什么不制止哗 变?你可是当过列宁的卫士。

**李福庆** 啊，谢谢你的提醒。同志们，大家要保护好王海和留

德密拉，继续远征，我走啦! 众 “你走?为什么要走?”

“你不能走哇?” **王** **海** 你要去哪儿?

**李福庆** 上莫斯科，去找列宁评理。 **奇若夫** 去找列宁?

**李福庆** (对奇)在我归队之前，他们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中

国团，就跟你没完!(挎抢转身急下) 艾 卡 喂——你等等我(追下)

**(十五)**

旁 白：“就这样，我们怀揣着一团怒火，走哇、走啊，走出了 高加索山谷，越过了汹涌的顿河。我们有时候坐 船、有时候搭车，大部分是靠双脚往前挪。这一天， 来到哈尔科夫的西南边儿，我俩都想找个地方歇一 歇 …… "

〔左侧是一片树林，右侧露出木屋一角。

〔李福庆挎着破背囊从树丛中爬出观望，艾卡手持 木棍蹒跚走来。

**李福庆** 你看，这个破村子，鸡不叫狗不咬，烟囱不冒烟，兴许 没有人?

**艾** **卡** 我这嗓子渴得直冒烟，到小屋去找点水喝!(欲去) **李福庆** 别冒失。你坐这儿，我去侦察。

艾卡你去?瞧你那个样儿，就象从山洞里钻出的妖精，吓 死人啦。

**李福庆** 那你呢?就是个女妖精了。

艾 卡(掏出小镜，对照擦脸)我呀，等到了莫斯科， 一定打 扮得象个公主，见到列宁之后，把奇若夫他们告输 了，咱俩马上结婚，我再也不想等了。

**李福庆** 对 。

**艾** **卡** 结了婚、生出孩子怎么办?

**李福庆** 我给你多整鸡蛋补养身板儿；小家伙会走了，咱们就 把他抱回山东老家。

**艾** **卡** 那，咱的孩子算是哪国人? **李福庆** 好说，算是山东——莫斯科。

**艾** **卡** 胡说。(搂着李)他长的能象谁?

**李福庆** 还能象谁?就凭咱的孩子管保错不了，象我，壮实； 象你、水灵，俊。

艾 卡 最好，咱们和王海他们俩一块举行婚礼。 **李福庆** 王海和留德密拉能成吗?

**艾** **卡** 人家光在心里使劲儿，不象你。

**李福庆** 留德密拉也不象你，总想跟我“出事儿”。 艾 卡 (打李)不许说。给我坐在树后。(欲走) **李福庆** (拉她)你干什么去?

**艾** **卡** 把侦察任务交给你的新娘吧，别插嘴。只有你才有 办法见到列宁；再说，这里是红军白军拉锯的地方，

白匪最恨中国人，你万一出点儿事儿，那可就…… **李福庆** 不行，你呆在这儿。(按她坐下)

**艾** **卡** 你想娶我，就得听我的，别忘了咱们的任务。(又走)

**李福庆** 等一等。(取出手雷)带上这个，看见敌人，在五十米 之外就扔过去；近了，就伤着自己啦。

艾 卡 先生，我又不是新兵。(把手雷塞进布包)等着我，亲 爱的。(吻李离去)

〔李福庆持枪在树丛后观察。

〔艾卡靠近木屋，在门外侧耳倾听，轻轻拉开门，进门 后迅即退出，随后跟出两名穿短裤的白军，接着又出 来一个只穿衬衣的白军，他们持枪拦住艾卡的去路。 〔李福庆见状跃起。

**艾** **卡** (双关语)乱动什么?你有一百人我也不怕! **白匪军** 进去吧，被窝儿还热乎着哪!

**艾** **卡** 离我远点儿，上莫斯科去呀! **白匪军** 上莫斯科?你这个疯娘们儿!

〔艾卡被匪兵们拖进木屋，可闻叫骂声。

〔轰然一声巨响，烟火冲开门窗。 **李福庆** (以掌击地)艾——卡!

〔歌声 ——

有个艾卡好象一朵玫瑰花，

玫瑰花儿初发芽，

因为想念亲爱的人儿 玫瑰花儿凋谢啦!

[灯光徐徐转暗、歌声继续：

艾卡望着那天上的星星，

星星里边没有他，

因为想念亲爱的人儿， 妈妈含泪埋葬了她。

**(十六)**

〔克里姆林宫、列宁办公室。 〔空间回荡着贝多芬的乐曲。

〔列宁在双卷筒式的大地图前忽而拉绳、忽而蹲下。 〔马丽亚上，观望着列宁。

**列** **宁** 玛莎，稀客，难得在上班时间看见你。

**玛丽亚** 看看表吧，早就下班啦。你还在忙些什么?

**列** **宁** 地图。这个半自动化的东西不灵了，我想仔细看看 高加索可就是提不上去。

**玛丽亚** 恰好有一位中国战士从高加索来，找不到你，又去找 我。

**列** **宁** 是那个李福庆吧? **玛丽亚** 你怎么知道的呀?

**列** **宁** 他幸亏遇上了我的司机基尔同志，说他带着申诉来 过十几次，都吃了闭门羹。

**玛丽亚** 他自然会声明，他在这里当过卫兵 ……

列 宁 答复是如果在斯莫尔尼宫或克里姆林宫当过卫兵的

人都找列宁来聊天儿，那他还能办公吗? 玛丽亚 他怎么知道李福庆是来聊天儿的呢?

列 宁 警卫队长断言，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玛丽亚 事情还要多大呀，他的团长和女军医生命受到威胁； 他冲破千难万险，路上还牺牲了一位同伴。他把材 料分别送到非常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部。同时强烈恳 求“面见列宁”。结果，见您见不上，两大机关不予答

复，反而责怪他“总想越级行动。” **列** **宁** 胡闹!(折断 一 支铅笔)

**玛丽亚** 瓦洛佳，别为这件事生气，更别指名道姓地批评许多

*人…* *…*

列 宁 噢，玛丽亚，你也学得世故啦，要知道，革命不是办喜 事，而且我们也不是克伦斯基之流，他们只知道互相 称功道喜。坦率地说，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如果不 说是可恶，至少是可悲到了极点。

玛丽亚 嗯，我去接他。(欲下)

列 宁 接谁?李福庆?我已经派基尔去了。

玛丽亚 知道地址吗?

列 宁 知道。(翻桌上的文件)

玛丽亚 谢尔盖耶夫大街二十二号二楼二号，这是他留给我 的 。

列 宁 对，我只记得有四个二字。 门外声：“ 可以进来吗?”

**列** **宁** 请进。

〔瓦莲金娜上。

**瓦莲金娜** 晚安、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 晚安、玛丽亚 ·依里奇尼娜。

列 宁 (与之寒喧)我请您来，是会见一位老朋友，您的学生 李福庆。

**瓦莲金娜** 噢，他在莫斯科?

**列** **宁** 已经来了一个月，整整七百二十个小时了。 **瓦莲金娜** 我必需去看看他。(起立)

**列** **宁** 为什么这样急?

**瓦莲金娜** 因为，我一直被您的倡议燃烧着，而且掌握了一些 第 一 手材料。

**列** **宁** (兴奋)显然，不光是在屋子里翻阅档案材料吧? **瓦莲金娜** 当然不是。而材料，往往也是令人惊奇的呀! **玛丽亚** 举个例子好吗?

**瓦莲金娜** 在苏维埃红军中，究竟有多少中国战士，他们的部 队番号有哪些?

**玛丽亚** 我们《真理报》只有零零星星的报导。 **列** **宁** 就连我这个主席也讲不清楚。

**瓦莲金娜** 可以念一下吗?

**列** **宁** 我正在听啊，瓦丽亚。 **瓦莲金娜** (取出手册，读)

“莫斯科混成旅二十一团中国营； 东线第三军二十九狙击师中国团； 中线第五军十四团中国营；

高加索第十一军中国骑兵营；

十二军五十八师一旅中国营；

乌克兰十三军四十二师中国营；

第四十五沃伦斯基红旗步兵师中国营； 第292捷尔宾特国际团中国营；

西伯利亚有六个中国国际大队； 阿拉伯耶夫斯克中国英雄支队； 北高加索第十中国国际团 ……

列 宁 请等一下。这正是李福庆所在的部队吧?

**瓦莲金娜** 怎么啦?这是一支相当出色的部队，我摘录过基 洛夫同志为他们写的鉴定材料 ……

列 宁 基洛夫也给我写了报告。他予感到有一种可憎的倾 向，将导致对自己人进行屠杀。

**瓦莲金娜** 请原谅我的迟钝，至少在中国战士中间，还没听说 有人遇到过这种不幸。

列 宁 既便有万分之一，也会刺伤中国兄弟的心。这是一 些什么样的战士啊，我想，几十年后也未必人人都能 真正了解他们!

**玛丽亚** 当务之急，是要采取紧急措施。

**列** **宁** 是啊、是啊，对于这种屠杀，我有着一万倍的焦虑! 在某些“左派”的头脑中，存在着可怕的逻辑，使一些 忠诚的战士不幸天折……玛莎，这是比依然存在于 我肉体中的弹头更叫我痛苦的呀!

**玛丽亚** 瓦洛佳，你在发抖啊。

**列** **宁** 不要紧，可能是低血糖引起的。 **玛丽亚** 我去找几块点心，弄点儿热茶。 **列** **宁** 你坐下，我来。(快步入室)

〔李福庆上。

**李福庆** (激动)玛丽亚同志，您好!瓦莲金娜老师，您好!

**玛丽亚** (与李握手)实在对不起。你几次去找我，我们总是 在开会。

**李福庆** 见到了就好；见到了就好哇。玛莎同志，我带着一大

串问号来见列宁，因为我相信他伟大的智慧。 **瓦莲金娜** 有多大的智慧就有多大的痛苦。

〔列宁端着茶点上，玛丽亚急去接过。 **李福庆** 列宁同志!(军礼)

**列** **宁** 亲爱的李福庆!(与李拥抱)

**玛丽亚** (对瓦)我们款待一下远方的客人。

**李福庆** 不、谢谢。我什么也不想吃。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 您知道我在想什么……

列 宁 知道。你看，这是我在申诉书上的批字；这是我草拟 的电报稿；这个(从写字台上拿过一个布包)是给你 在路上准备一点儿吃的。回程的乘车证……

**李福庆** 还有……请让我代表死去的艾卡，代表王海和留德 密拉，亲亲您，行吗?

**列** **宁** 呶。

〔李福庆紧紧拥抱着列宁。

**(十七)**

〔黑龙江岸边。

〔满天是闪烁的群星和绚丽的北极光。 〔空间响起女孩和老人的对话。

**女孩声：** “ 老爷爷，那后来呢?”

**李福庆** 后来，我日夜兼程，赶到了前线，找到丁部队?

**女孩声：** “ 太好啦，王海和留德密拉一定获得了自由，他们幸 福吗?”

**李福庆** 就在我前往莫斯科的路上，王海和留德密拉的头上 还顶着“阶级敌人”的罪名，他们……

**女孩声：** “ 他们怎么啦?”

**李福庆** 他们英勇地战死在伏尔加河岸边 …… **女孩声：** “老爷爷，那后来呢?”

**李福庆** 后来，我的战友们全都变成了俄罗斯上空的星星 ……(焚香、烧纸)

〔歌声激昂。天幕上映出英雄们的群象。

**——全剧终**